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北伐前廣東各派武裝力量的分合
(1917 – 1925)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Warlord Cliques in
Canton before Northern Expedition, 1917 – 1925

指導教授：劉季倫 教授

研究生：郭俞伸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摘要

本文擬對民國 6 年（1917 年）7 月護法運動展開，至民國 14 年（1925 年）下半國民政府統一廣東期間，活躍於廣東省境內、廣州政府¹旗下的各路武裝勢力彼此之互動深入研究，剖析廣東省本地勢力（粵系）及響應護法號召而前後到來的外省客軍（桂、滇、湘諸省以及海軍等）在此段期間中的競合與發展，藉此探究護法運動期間，南方諸省軍事派系互動對當時政局之影響。

在傳統的革命史觀脈絡下，孫中山被塑造為護法的當然主角，其餘南方國民黨人及地方勢力若非無足輕重的配角，即是將遭剷除的反派，形象十分扁平。在此傳統積累之下，在廣東權傾一時的幾位人物較難獲得合理的評價，遑論他們對廣州政府、護法運動乃至於民國史的影響。

本文尚未有全面性翻案之嘗試，將以既有的資料重新梳理 1917 年至 1925 年間廣東省境內各派武裝勢力的分合，以期釐清南方各派系武裝的發展脈絡，及其對廣州政府之影響。

關鍵詞：護法運動、廣州政府、中國軍閥、地方勢力、客軍

¹ 此處將 1917–1921 年的護法軍政府、1921–1922 年的廣州中華民國政府、1923–1925 年的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皆統稱為廣州政府。



誌謝

還記得當年碩士班入學時，系主任劉祥光老師曾言：「讀研究所就像圍城，外頭的人拚了命的想進來，裡頭的人也拚了命的想出去。」當時還以為老師只是在嚇唬我們這些新生，沒想到一語成讖，2013年入學的我，竟然到了2022年才完成這篇論文。這段期間發生的事情實在無法一一詳述，但必須致謝的對象可不能疏漏。

這篇論文能夠順利完成，必須歸功於劉季倫老師與劉維開老師的悉心指點與引導，以及兩位老師無比的包容與忍耐，在我身陷低潮時願意給予我鼓勵和支持，使我不至於半途而廢。也得感謝為這篇文章提出諸多寶貴意見的潘光哲老師、楊維真老師與張力老師，雖然未必能達到老師們的要求，但若沒有老師們的提點，這篇論文恐怕還是一盤散沙。

感謝那些曾給予我任何建議的同學與朋友們，你們無意中的幾句話或許影響了這篇論文的走向。昱瑋學長協助我完成了論文的架構；愷哲、淨仁、家榆、育才、國儲學長與研究所的同學及前後輩們帶來了許多精闢的觀點。即便屬於不同的領域，衍方、彥均和瑞增來自不同角度的看法也令我受惠良多。在此也得特別感謝慧屏，願意陪我天南地北的閒談，紓解這段期間言以形容的壓力。

花了這麼久的時間完成論文，在生活上也受了不少人的幫助，首先是所辦的姚助教，若沒有助教的催促，我可能會錯過交出論文的最後機會。接著是給予我經濟助力的幾位老闆們：黨史館的王主任、文化局的范科長、事務所的郭建築師，以及許多合作過的夥伴。也得感謝文化局的陳前局長，讓我徹底打消了放棄的念頭；還有鹿基的林醫師，每個月傾聽我無止盡的抱怨。

最後，最重要的必定是我的家人們，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寫作，走到這條漫漫長路的終點。感謝這一路走來，每一位相遇的人。

目次

摘要.....	I
誌謝.....	III
目次.....	IV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二、相關文獻回顧.....	3
三、章節架構安排.....	8
第一章 護法至北伐前的廣東政局概述.....	12
第一節 護法運動前的廣東情勢.....	12
一、清末民初地方主義的興起.....	12
二、民國初年的廣東局勢變遷.....	13
第二節 護法運動時期的廣東.....	15
一、府院之爭與護法.....	15
二、護法戰爭.....	16
三、粵軍回粵與護法運動再起.....	20
四、第二次北伐與孫陳反目.....	22
五、滇桂軍入粵與護法運動式微.....	24
第三節 後護法運動時期的廣東.....	26
第二章 粵軍.....	28
第一節 陳炯明派粵軍.....	29
一、陳炯明與援閩粵軍.....	29
二、粵軍回粵.....	30
三、孫陳交惡.....	32
四、盤據粵東.....	34
第二節 許崇智派粵軍.....	35
一、崛起.....	35
二、主持粵軍.....	36
三、失勢.....	37
第三節 其餘粵軍.....	38
一、南路八屬.....	38
二、福軍.....	42
三、肇軍.....	44

第三章 舊桂系	46
第一節 舊桂系的成形.....	46
一、陸榮廷的崛起.....	46
二、舊桂系之政治結構.....	47
三、1912 至 1915 年間的舊桂系.....	48
第二節 桂軍入粵.....	49
一、護國戰爭.....	49
二、舊桂系的擴張.....	49
第三節 盛極而衰.....	51
一、劉震寰桂軍.....	51
二、定桂軍與討賊軍.....	52
第四章 滇軍	54
第一節 第一次駐粵滇軍.....	54
一、護國戰爭與滇軍入粵.....	54
二、第一次駐粵滇軍與軍政府.....	55
二、二李相爭.....	58
三、粵軍回粵與第一次駐粵滇軍的結局.....	59
第二節 第二次駐粵滇軍.....	60
一、唐顧之爭.....	60
二、滇軍二度入粵.....	61
三、第二次駐粵滇軍與軍政府.....	62
四、孫中山逝世後的駐粵滇軍.....	65
第五章 護法海軍	68
第一節 護法海軍的派系問題.....	68
一、海軍閩粵之爭.....	68
二、廣東諸勢力與海軍.....	70
第二節 軍政府與海軍的分合.....	71
一、程璧光時期的護法海軍.....	71
二、粵軍援閩與海軍立場轉變.....	73
三、粵桂戰爭與海軍派系消長.....	74
第三節 六一六事變前的海軍動向.....	76
一、海軍派系演化.....	76
二、護法海軍與陳炯明粵軍.....	77
結論	79

大事記（1915 年 12 月至 1926 年 1 月）	83
徵引書目	98
檔案史料	98
西文專書	98
中文專書	98
專文	99



圖表目次

表 5-1 1918 年 10 月護法海軍組織表	76
表 5-2 林葆懌離任後的護法海軍	76
表 5-3 六一六事變前的海軍改組	77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廣東省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自清中葉以來，廣東便是中國對外的重要門戶；在根深蒂固的古老傳統，與挾堅船利砲而來的新穎思潮交互刺激下，不斷的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既有一閃即逝的維新變法，亦有撼動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最後則是終結了舊體制的革命，足見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在同一段時期，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出現明顯消長，地方督撫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央政府漸顯力不從心。至民國肇建之初，由於政府頻繁更迭，中樞政局混亂，對遙遠的南方諸省更是鞭長莫及。在動盪的政局中，地方勢力往往以各種名目擁兵自重，防備周邊競爭對手窺伺；或反其道而行，以各種手段擴張地盤，進而成為一方之霸。

廣東省為中國南方最富庶的省分，省會廣州更是南方政治、經濟及文化之核心，亦為水陸交通之樞紐，東控閩浙、北拒湘贛、西扼滇桂、南抵港澳，向外更可聯繫列強、爭取僑商，使得廣州周邊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然除珠江三角洲地區外，廣東省境地形破碎，又為崇山峻嶺圍繞，山脈與水系將省內劃作多個次分區²，各自形勢封閉、易守難攻，足以在紛亂時期支撐小型地域性武裝的發展。

對革命黨而言，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不少幹部皆出身廣東，與地方緊密聯繫。從歷次起義，到護國、護法等運動，莫不將廣東視為重要基地，在此積極紮根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號召力。但廣東省龐大的政治經濟資本也吸引了周邊勢力的覬覦，不斷嘗試染指瓜分其資源，為廣東省帶來了嚴重的「客軍」問題。在南北激烈對抗的背景下，各路本地與外省勢力也展開合縱連橫，使廣東的政治風貌更加多元。

本文擬將研究的時間設定於 1917 年護法運動之始，至 1925 年下半年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成立，初步完成廣東省內的統一為止。1917 年 7 月，孫中山在廣州揭起護法大旗，南方諸路勢力齊集於軍政府之下，一時聲勢浩大；然而，護法旗下的各派山頭各懷其志，表面上服膺於孫中山所擘劃的藍圖，私下則相互傾軋，彼此明槍暗箭惡鬥不

² 對於廣東省的地理環境政治變遷之相互關係，可見張長壽，〈清末廣東政治變遷之研究(1868－191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7-25。

斷，使缺乏可靠力量的護法軍政府始終難有作為。

為實踐北伐統一的目標，護法軍政府不斷向省內與周邊的大小勢力招手，期望找到一支可靠、可用的武力，但往往事與願違。曾響應軍政府的各路豪傑不計其數，包含實力足以稱雄西南的唐繼堯、陸榮廷、譚延闓，也有廣東本地的資深戰友陳炯明、許崇智、李福林，更多則是來自各地的散兵游勇。然而，這些來源紛雜的團體各自擁有不同的目標，與軍政府的關係十分微妙，此時可能是關鍵的盟友，彼時卻成為險惡的仇敵，其互動影響了廣州政府的政治發展，甚至往後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的形成。

大致瀏覽當前相關著作後，可以約略歸納幾項研究的切入點。首先是本主題尚缺乏整體性的研究，單以廣州政府、護法運動或西南地方實力派的著作頗豐，但其主軸大多聚焦於單一集團或派系，以該集團本身的發展脈絡，以及與廣州政府之互動為主，較少論及各個派系之間的互動。實際上更常以廣州政府的角度先入為主地闡述其餘地方勢力的行動，反而無法還原真實的情狀。

其次則是相關著作大多已略顯陳舊，國內的民國史研究近年來有淡出主流之勢；嘗試窺其原因，可能是研究風氣趨向本土化、生活化，過去較少受到關注的臺灣史及文化史於近二十年獲得了長足發展與深耕。而傳統的政治史部門由於主要題材多已有前人留下著述，若無更新的材料加以補充修正，並不容易出現開創性的成果。儘管新材料的開拓有限，但在方法與觀點上則有較為多元的面向可供選擇。

最後則是研究方法部分尚有改善之空間，由於民國史研究在臺灣式微，恰巧中國亦在近年浮現了一波研究民國史的熱潮，加上人口基數的支撐，研究成果在數量上自然極為驚人。然而，中國的學術研究無法避免政治力量干預，而研究者本身亦難脫馬克思主義史觀之影響，在研究上多有先射箭再畫靶的奇特現象，使其結論不脫政治框架，且帶有預設的價值判斷，進而嚴重扭曲了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與真相。

綜合以上三項，本文將就 1917 年 7 月至 1925 年 8 月之間，活躍於廣東省境內的本省、外省軍事集團，及其幕後力量與廣州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探討；並嘗試建立一整體性的研究，重新檢視、詮釋這些過去常被忽視的派系集團。

二、相關文獻回顧

（一）、當前研究趨勢

如前段所述，當前針對廣州政府在 1917 年至 1925 年間的研究，如護法運動、軍閥政治、民初軍事等主題，不論在臺灣、中國或外國學界皆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但也因新題材有限，近年已逐漸淡出學界主流。臺灣學界對於民初政治、軍事史的關注不若以往，既有的相關研究大多已有十餘年到數十年的歷史，儘管作者本人與時俱進，但其作品內的觀點、運用的史料皆已陳舊，亟需重新檢視與修訂。

在中國學界方面，民國史在近年尚屬熱門，相關的研究與作品不斷推陳出新，且由於地利之便，仍有新的材料可供發掘，使得產出數量汗牛充棟。然而在品質部分，中國的民國史研究者仍有無法避免的致命缺陷，其學術研究必須服膺於政治審查，且近年更有逐步收束的趨勢，嚴重限制了研究者的創新與批判空間。為避免外部政治力量干預，研究者只能繼續將陳腐的教條套用在史料之上，使其觀點與結論千篇一律，甚至做出違背史實的論述。儘管如此，中國學界的民國史研究成果依然值得重視，而在新一代研究者的努力之下，中國學界的民國史研究潛力不容小覷。

至於海外部分，日本及歐美學界對民初地方派系的研究較為可觀，如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對馮玉祥³、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對新桂系⁴等等。但其研究範圍通常較為廣博，對細節的著墨相對中文作品較為籠統，且在能運用的史料上也有其限制，未必能取得臺灣或中國的關鍵材料，對其成果也有所影響，但仍足以扮演旁觀者清的角色。

（二）、既有研究回顧

關於整體的背景脈絡部分，包括民初地方主義的發展、護法運動的歷程，以及廣州政府的情況等，相關的研究成果十分豐裕。較具代表性者如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述及了清末民初地方

³ 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著，丘權政、陳昌光、符致興譯，《馮玉祥的一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譯自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⁴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著，陳仲丹譯，《中國政壇上的桂系》，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譯自：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 – 193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主義的興起⁵；莫世祥《護法運動史》⁶則詳細的梳理了護法運動的歷程，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相關的學術論文尚有陳欽國〈護法運動：軍政時期之軍政研究（1917-1921）〉、⁷秦蕙萍〈民初地方主義之研究——元年至五年間中央與地方權力的衝突〉⁸等等；其餘關於地方主義、聯省自治、護法戰爭等主題之論文數量龐雜，在此不一一列舉。

其次，對於西南地方勢力之研究，中國方面有謝本書主編的《西南軍閥史》三卷⁹作為代表。該套書由西南軍閥史研究會之學者分別撰述而成，資料來源除檔案、報刊外，亦蒐羅不少親身經歷者的記述與回憶，可作為較整體性之參考材料。至於各派地方勢力，以下則分別敘述：

1. 粵系部分

在廣東活躍的本省派勢力中，向來以陳炯明一系粵軍最受關注，對陳炯明的研究亦最為顯著，國內已有陳曼玲的〈陳炯明與粵軍（1917-1925）〉¹⁰對陳派粵軍的盛衰作出了相當完整的探討；在孫中山與陳炯明的關係上，則有張世瑛〈陳炯明研究——以孫陳關係為中心的探討〉¹¹一文；另外近年又有劉好榕〈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¹²再次整理了陳炯明的政治觀點及其勢力的轉變。

在本文預計提及的各派系與主要人物中，對於陳炯明的研究著述最為完整，包含其本人留下的函電¹³、年譜¹⁴等皆已出版，陳炯明次子陳定炎除為其父編纂年譜外，亦著有《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

⁵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

⁶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臺北：稻禾，1991。

⁷ 陳欽國，《護法運動：軍政時期之軍政研究(1917-1921)》，臺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⁸ 秦蕙萍，〈民初地方主義之研究——元年至五年間中央與地方權力之衝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⁹ 馮祖貽、謝本書，《西南軍閥史》三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1994。

¹⁰ 陳曼玲，〈陳炯明與粵軍(1917-19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¹¹ 張世瑛，〈陳炯明研究：以孫陳關係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¹² 劉好榕，〈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¹³ 段云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¹⁴ 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上下兩卷，臺北：桂冠，1995。

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¹⁵，力求為其父翻案，提供了過去較少獲得關注的切入點。而為陳炯明整理函電的學者段云章、倪俊明等人亦著有《歷有爭議的陳炯明》¹⁶一書，深入探討孫中山與陳炯明由合作到敵視的變化過程。

在陳炯明之外，粵系的二號人物許崇智亦受到關注，包括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初三次革命〉、¹⁷〈許崇智與廣東革命政府〉¹⁸兩篇。但除陳、許兩人之外，如龍濟光、李耀漢、李福林、魏邦平、鄧本殷等要人之研究與相關材料則仍散見各處，目前尚無系統性的整理。

2. 桂系部分

護法運動到北伐之間的桂系，可分為舊桂系全盛至衰亡時期，與新桂系的成形時期兩階段，兩者皆與廣州軍政府的活動息息相關。由於桂系在民國史中角色吃重，自然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方向多在北伐之後新桂系與中央的互動，對草創時期的新桂系較少著墨。在新桂系的發跡部分，本文將以黃旭初之回憶錄¹⁹作為骨幹，黃氏為新桂系之第四號人物，在集團內之地位僅次於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人，其回憶錄整理集結出版後成為十分重要的材料，補足了新桂系在1920年至1925年間較為缺乏的資料。此外在論文部分尚有王文裕〈北伐前的桂系與國民政府〉²⁰可供參考，惟其討論仍偏重於北伐前後的活動。

相較之下，舊桂系的研究成果更為零散，目前有謝蕙風〈桂系與廣州軍政府(1917－1920)〉²¹、黃益謙〈陸榮廷與廣西〉²²較符合需求，其餘仍散於各地文史資料及時人回憶錄之中，仍需耗費心力抽絲剝繭。

¹⁵ 陳定炎、高宗魯，《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97。

¹⁶ 段云章、沈曉敏、倪俊明（編著），《歷有爭議的陳炯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¹⁷ 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初三次革命〉，《東吳文史學報》第八期，臺北：東吳大學，1990。

¹⁸ 關玲玲，〈許崇智與廣東革命政府〉，《東吳文史學報》第七期，臺北：東吳大學，1989。

¹⁹ 黃旭初（原著）、蔡登山（主編），《黃旭初回憶錄》五冊，臺北：獨立作家，2016。

²⁰ 王文裕，〈北伐前的桂系與國民政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²¹ 謝蕙風，〈桂系與廣州軍政府(1917－1920)〉，《聯合學報》，第七期，苗栗：聯合大學，1990。

²² 黃益謙，〈陸榮廷與廣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6。

3. 滇系部分

對滇系勢力的研究多半由唐繼堯的政治活動作為切入點，唐繼堯在護國戰爭後成為西南一霸，在其指揮下，滇系勢力跨入川、陝、黔、湘、粵、桂、閩等南方諸省，勢力盛極一時。對於唐繼堯與滇系的研究，已有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²³一作，對唐繼堯的崛起與治滇歷程有詳盡之描述，亦包括其與廣州政府之互動；前述提及的謝本書亦編著有《唐繼堯評傳》、²⁴《民國勁旅：滇軍風雲》²⁵等作品，針對唐繼堯的研究在西南各勢力中以算是熱門主題。然而除唐繼堯之外，實際在廣東活動的兩次駐粵滇軍，對於該主題的研究則相對缺乏，兩次駐粵滇軍的成員如朱培德、李根源、楊希閔、范石生等人的個別活動皆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目前除有李烈鈞之自傳²⁶外，李根源之弟李根澐後人於近年出版《民國英傑——李根澐將軍傳》²⁷，為駐粵滇軍的研究提供不少可用的材料。

4. 湘系部分

活躍於廣東的湖南勢力先後有程潛、譚延闓兩部湘軍，程潛在護國戰爭之際便與兩廣方面合作，試圖爭奪湖南的主導權，失敗後退回廣東，依附於廣州政府，繼續遙控其留在湖南的舊部。譚延闓在護法運動期間主政湖南，但最終仍在內部鬥爭中失敗，只得帶領支持者轉往廣東活動，成為軍政府之下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其目標仍在反攻湖南。對譚延闓的研究國內有劉鵬佛〈譚延闓與民國政局〉²⁸作為可做為基礎；對於程潛的討論在國內則較為缺少，中國目前已有陳先初《程潛與近代中國》、²⁹陳利明《程潛傳》³⁰可供參考。但上述多半是針對個人之研究，對於整體勢力的發展脈絡與活動歷程，仍有不少空白之處尚待補充。

5. 海軍部分

海軍是孫中山得以發起護法運動的重要基礎，然而，海軍在活動

²³ 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²⁴ 謝本書，《唐繼堯評傳》，商丘：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²⁵ 謝本書，《民國勁旅：滇軍風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²⁶ 李烈鈞，《李烈鈞將軍自傳》，收入：《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

²⁷ 李成錫，《民國英傑——李根澐將軍傳》，臺北：薪傳國際，2018。

²⁸ 劉鵬佛，〈譚延闓與民國政局〉，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²⁹ 陳先初，《程潛與近代中國》，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

³⁰ 陳利明，《程潛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上有先天性的限制，受重視的程度亦不若陸軍，且內部存在派系鬥爭的問題，故其整體影響力相對有限，但仍然多次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對於護法海軍的研究，有湯銳祥《護法艦隊史》³¹一作，以及其主編的《孫中山與護法海軍論集》³²等，對護法運動時期的海軍活動已留下一定成果。近年則有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1912－1945）》³³一書，亦提及了廣東護法海軍的始末。

6. 其他勢力

除上述各大型勢力之外，尚有來自貴州（谷正倫、盧燾）、江西（賴世璜、李明揚）、四川（熊克武）、浙江（陳肇英）、福建（張貞）、河南（樊鍾秀）等地的小規模武裝，在護法運動至北伐之前進入廣東活動。但學界對與此類團體的研究相當稀少，預估有不少材料尚待發掘。

（三）、主要使用材料

本文預計採用的材料大致上可分為以下三類：

1. 檔案與史料彙編

國內關於護法運動時期的相關檔案，目前多收藏於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分散在一般檔案中的《總理檔案》、《先烈先進檔案》、《中華革命黨檔案》、《中國國民黨檔案》等部分，而在《漢口檔案》、《政治檔案》等系列中亦有部分相關資料可採用。此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亦有收藏 1917 至 1925 年間的相關檔案，但在使用上較為困難，故仍以國民黨黨史館所收藏的材料為主要參考。史料彙編部分則有《革命文獻》、《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等。

2. 報刊雜誌

其次為當時之報刊雜誌，常見者包括《廣州民國日報》、《大公報》、《申報》、《華字日報》等；在雜誌部分，則有香港《春秋》、《天文台》等，其部分資料如黃旭初之回憶錄已獲得整理出版，在使用上將更為便利。

3. 地方文史資料

地方文史資料將會是本文的一大資料來源，尤以《廣東文史資

³¹ 湯銳祥，《護法艦隊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

³² 湯瑞祥(主編)，《孫中山與護法海軍論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³³ 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1912－1945）》，臺北：獨立作家，2015。

料》、《廣西文史資料》及《廣州市文史資料》最為重要，其他如湖南、雲南諸省的文史資料選編亦有參考價值，但其內容多為回憶錄，故需透過檔案、報刊及各類相關研究進行補充與修正。

本文期望透過上述三類資料，再配合時人之回憶錄、傳記以及後世學者之專著與研究論文，相互補足缺失之處，以探究 1917 至 1925 年間廣東省各派武裝之間的互動與分合。

三、章節架構安排

本文預計分為兩個部分，首先以 1917 年至 1925 年間的廣東省政局作為基礎，簡要描述背景脈絡。以護國戰爭結束後的中國南方情勢為始，當時的廣東省境內除蜂起的本地武裝外，實力最強的乃是來自廣西的舊桂系，以及遠從雲南而來的駐粵滇軍；而具有北京政府撐腰的廣東將軍龍濟光亦擁有一定實力，使得廣東省境內局勢依然詭譎。

西南各省的地方勢力自民國初年以來始終保有一定的獨立性，對北京政府的態度皆有所保留。隨著中央政爭更趨激烈，地方勢力也開始蠢蠢欲動。1917 年 7 月，孫中山號召議員南下廣州，揭開護法運動的序幕，南北戰火隨之爆發。護法運動賦予有名無實的西南地方軍人取得合法性的契機，由於護法軍政府的軍事力量十分薄弱，必須爭取地方勢力的武力支持才能勉強存續；而地方勢力則透過與軍政府的合作，汲取更多政治、經濟資源，加強自己對根據地的統治，雙方於是結成了相當不穩定的同盟關係，卻也進一步挑起西南各路勢力之間的矛盾。

對廣州政府而言，其終極目標在於武力推翻北京政府，但卻苦無可靠的軍事力量，只能暫時依賴西南地方勢力的支持，但也因此遭到裹挾，反而有志難伸，更須利用派系之間的矛盾才得以苟延殘喘。而就西南諸省方面，其領袖則各有所圖，如陸榮廷、唐繼堯皆有稱霸南方之意圖，進則問鼎中原，退則固守西南；陳炯明、譚延闓等人則傾向於鞏固自身的根據地，擴張性相對較不明顯，對廣州政府的理想興趣缺缺。至於其他更小規模的勢力，可能是大派系崩解後的殘餘、來自外省的流亡客軍、或是本土的小型非正規武裝等，則更關注於在大派系的夾縫間圖生存，並儘可能的由僅有的根據地中取得利益。

西南諸省名義上一致對外，實際上則相互傾軋，趁亂擴張地盤，使得護法運動陷入僵局。堅決主戰的孫中山見南方軍人逐漸失控，便

使陳炯明等親信整編粵軍警衛營以壯聲勢，但最終仍遭舊桂系排擠而去。1920年6月，北方直皖兩系衝突箭在弦上，無暇顧及南方；唐繼堯與陸榮廷為爭奪南方領導權而交惡，給了孫中山絕佳的反攻時機。在陳炯明、許崇智指揮下，粵軍將舊桂系逐出廣東，進而追擊入桂，一舉瓦解舊桂系勢力。然而亟欲北伐的孫中山又與掌握粵軍實權的陳炯明發生齟齬，後者在粵軍諸將支持及北京政府暗助下發動「六一六事變」，使得孫中山的北伐大計再度落空，護法運動至此名存實亡。

1922年12月，孫中山成功策動粵、桂、滇三省軍人合作討陳，重新奪回廣州，但亦使滇桂客軍坐大，與本地軍人針鋒相對；陳炯明、鄧本殷等粵軍派系亦在粵東、南路八屬繼續抵抗，廣東省境內局勢依然糜爛。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歿，南方局勢再起波瀾。獲得蘇聯奧援的廣州政府逐步掌握主導權，將楊希閔、劉震寰、陳炯明、鄧本殷各部一一消滅，並取得廣西新桂系的合作，完成兩廣統一；同時將省內各路勢力漸次改編，以國民革命軍的名義納入指揮，才使得民初以來紛亂的廣東局勢得以整合。

簡要交代背景脈絡後，後面章節將各別分析活躍於廣東省境內的地方勢力，整理渠等與廣州政府的互動情況。首先，粵系作為紮根廣東本土的力量，其規模最為龐大但內部派系極為混亂。當龍繼光垮台後，其舊部大多獲得收編，分屬不同派系之下；孫中山由廣東督軍朱慶瀾處要得粵軍20營作為骨幹部隊，這支隊伍在陳炯明、許崇智等人指揮下赴閩南活動，以避開舊桂系威脅，隨後在兩次粵桂戰爭中擊垮舊桂系，實力大為擴充。

然而粵軍實際上的領袖陳炯明與孫中山在北伐的計畫上出現分歧，使得孫陳反目，粵軍也由此分裂。陳派粵軍奉陳炯明為領袖，盤據粵東地區，直到兩次東征之後才被消滅，僅有少數人馬退往北方繼續抵抗；由陳派粵軍派生而出的鄧本殷一系則在南路八屬發展，實際上自成一格，與惠州的陳炯明遙相呼應，直至1925年年底才被南征的國民革命軍拔除。未追隨陳炯明的粵軍仍由忠於孫中山的許崇智率領，該部幾經波折後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之基礎，核心人物李濟深、陳銘樞、張發奎、陳濟棠等往後仍在民國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除陳炯明、許崇智之粵軍外，在廣東省內尚有頗具規模的幾支本土武裝，如李福林「福軍」、李耀漢「肇軍」等，其發展亦值得一書。

粵系之後則論及桂系。以陸榮廷為首之舊桂系在護國戰爭後支配兩廣、進窺湖南，一時聲勢浩大；但隨著地盤擴張，舊桂系內部亦浮

現矛盾，遭其強行收編的小股武裝亦不願屈居其下，使得舊桂系勢力在粵桂戰爭中一觸即潰，敗退回桂後繼續瓦解，使得廣西省境內出現一系列「自治軍」相互競逐，劉震寰等部桂軍再度入粵，與廣州政府展開若即若離的合作，最終於 1925 年 6 月遭國民革命軍消滅。廣西各路自治軍歷經混戰後由李宗仁、黃紹竑之「定桂討賊軍」勝出，先後擊敗捲土重來的陸榮廷與獲得直系支持的沈鴻英，再擊退唐繼堯的入侵後，奠定了新桂系的基礎。

滇系在此段期間中亦具有重要影響力。護國戰爭後，張開儒、方聲濤兩部滇軍駐留於廣東，是為第一次駐粵滇軍，也是孫中山、陸榮廷、唐繼堯在護法戰爭期間極力爭取的對象，彼此傾軋下也使得這支隊伍分崩離析，一部分離粵出走，一部份則淪為舊桂系附庸，最終在粵桂戰爭中覆滅。

1921 年，唐繼堯為部將顧品珍所逐，顧氏兵敗後其殘部由楊希閔、范石生等人率領輾轉來粵，助孫中山奪回廣州而獲重用，一度權傾一時，是為第二次駐粵滇軍。然楊希閔等人對廣州政府陽奉陰違，又與本地勢力關係險惡而漸遭孤立，最終於 1925 年 6 月與劉震寰桂軍一同遭國民革命軍擊滅，其殘部編入朱培德部滇軍，再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之一部。

海軍在護法運動期間也是廣州政府內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在護法開始之際，海軍總長程璧光便率領半數艦隊響應，成為孫中山手中的關鍵武力。但護法海軍內部派系鬥爭極為嚴重，海軍自清末以來便由閩人掌握，出身廣東的程璧光與麾下閩籍軍官貌合神離，當其遇刺身死後，閩籍軍官便與舊桂系合作，排除了親孫的粵籍軍官。而當孫中山擊敗舊桂系，粵籍軍官又奪回主導權，使得海軍內部進一步分化，最終大多數艦艇選擇重歸北京政府，護法海軍於 1923 年之後大抵失去影響力。

除上述規模較大的粵、桂、滇三系以及海軍，廣東省境內仍有不少來自外省的客軍活動，其中較具影響力者如程潛、譚延闓之湘軍。前者在護法戰爭期間來粵，往後仍多次嘗試重返兩湖，但成果十分有限。後者則在 1923 年湖南護憲戰爭落敗後轉進入粵，其部隊規模較程派湘軍更大，後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程派湘軍則與粵、桂、贛省之小股武裝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

除湘軍外，尚有在護法運動中來自福建、江西、浙江的隊伍，以及在川滇黔長期混戰中失去地盤、輾轉來粵的川軍、黔軍等，更有遠

從河南、陝西來投的游雜勢力，皆曾於 1917 年至 1925 年的廣東留下足跡。



第一章 護法至北伐前的廣東政局概述

本章將對 1917 年護法運動開始，至 1925 年國民政府大致底定兩廣局勢之歷程做一概要性敘述，以此釐清背景脈絡，再帶入各派勢力之發展情況。

第一節 護法運動前的廣東情勢

一、清末民初地方主義的興起

胡春惠在《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中指出，中國大一統觀念的凝聚力在於君主的統治技巧、官僚政治的效率與儒家文化的影響三個基礎。但自 19 世紀中葉西風東漸以來，一系列挫折動搖了大一統觀念的三個基礎；加以清末新政助長了地方的差異性與獨立性，更進一步削弱了凝聚力。³⁴

為應付來在內部與外部的嚴峻挑戰，清廷自上而下展開自強運動，賦予地方督撫更多權限，在人事上可自行任用低階官員、保舉高階官員；軍事上亦得籌辦團練、調動駐軍；財政上則開厘設卡，增加收入以辦理繁雜軍政事務；各類新政學堂、諮議局、工廠、新軍等亦由督撫委派私人管理或延攬本地仕紳，成為地方勢力的人才基礎。如此地方大員權傾一時，彼此相互連結，甚至中央政府也得徵詢其意見以利推動政務，成為地方干預中央之濫觴。

清末官制改革雖有計畫收回督撫權力、重建中央權威之構想，以度支部總管財政、練兵處整訓新軍，民政、郵傳、農商等部則統籌各項新政，以避免類似東南互保的情況重演。地方督撫自不願權力受限，故與本地仕紳商人相結，並透過立憲派人物呼籲儘速制定憲法、組織內閣，藉以抗衡中央的集權企圖，同時也成為民國初年風行一時的聯省自治運動之始源。

在地方與中央討價還價之際，清廷卻在 1911 年的保路風潮中點燃了革命的導火索，各省相繼宣告獨立幾乎摧毀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即便民國肇建，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天平已更為偏斜，為民初的地方勢力割據創造了絕佳的契機。

³⁴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前言 3。

二、民國初年的廣東局勢變遷

自辛亥革命以來，作為革命大本營的廣東省湧現大批民軍，除傾向革命黨之新軍官兵外，絕大多數皆為地方武裝，僅在廣州周邊便有眾十萬³⁵。然而，廣東民軍多由會黨動員而來，內部龍蛇混雜、紀律惡劣；後由胡漢民、陳炯明等人大刀闊斧整編，將廣東軍隊整理為二師一獨立旅³⁶，另有舊巡防營、海軍艦艇若干等。

二次革命期間，由於準備時間倉促，廣東各軍士氣低落、補給困難，在龍濟光「濟軍」威逼利誘下迅速潰散，鍾鼎基兵變失敗被逐，逃往香港；蘇慎初收拾殘局後宣布取消廣東獨立，自任臨時都督，但隨即被張我權逐走，再被龍濟光全盤接管。廣東各軍多遭遣散或收編，少數轉入地下繼續抵抗，情勢類似於辛亥革命之前。

龍濟光（1867-1925），雲南蒙自人，清末曾署理廣西提督，1911年始調來廣東，與廣東之淵源不深。龍濟光入主廣東後便著手擴編濟軍，達到4旅、38營之眾；而原廣東軍隊則被縮為一師（8團、19營）³⁷，中高階官佐盡遭撤換調動。龍濟光之親信大多來自滇、桂等地，此番入粵後亦收編不少本地軍人，如肇羅陽鎮守使李耀漢、高雷鎮守使李嘉品等部皆從屬於龍氏。

龍濟光在廣東的高壓統治難服人心，又在洪憲帝制期間大力支持袁世凱，更使其成為眾矢之的。1916年3月15日，鄰省廣西響應護國戰爭，將假道入桂的濟軍龍觀光、李文富部繳械，桂軍隨後屯兵梧州，與雲南護國軍在省境等待進攻時機。廣東省內民軍亦在革命黨人鼓動下再次蜂起，部分依附龍濟光的本地軍人也出現動搖，不再聽候龍氏調遣，甚至公然響應護國軍。加上袁世凱已放棄帝制，龍濟光在南方獨木難支，只得於4月6日宣布「獨立」，但仍自任廣東都督，繼續與護國軍周旋。

5月8日，西南各省領袖與中華革命黨、進步黨人在肇慶成立護國軍軍務院，擁唐繼堯為撫軍長，計畫展開北伐。但因袁世凱逝世，黎元洪復出繼任大總統後恢復《臨時約法》與民元國會，護國運動已

³⁵ 謝本書、馮祖貽，《西南軍閥史》第一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50-51。

³⁶ 第一師師長鍾鼎基、第二師師長蘇慎初、獨立旅旅長張我權。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第一卷，（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45-46。

³⁷ 余炎光、陳福霖（主編），《南粵割據——從龍濟光到陳濟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39-41。

無存續之必要，軍務院亦在 7 月 14 日宣告解散。

在軍務院短暫存在的時期，入粵的護國軍、桂軍及易幟的廣東本地武裝被編成護國軍第二至第六共五個軍，總司令依序為李烈鈞、莫榮新、李耀漢、譚浩明、林虎，另有「潮軍」莫擎宇、獨立旅程子楷等部，龍濟光濟軍則維持原編制。其中李烈鈞第二軍屬滇軍，為護國軍骨幹部隊；第三軍莫榮新、第五軍譚浩明為桂軍；第四軍（肇軍）李耀漢、潮軍莫擎宇為廣東本地勢力；第六軍林虎及程子楷旅則為依附於桂軍或李烈鈞的游雜武裝。

袁世凱於 6 月 6 日病逝後，龍濟光隨即宣布取消獨立，試圖倚賴國務總理段祺瑞之勢力自保，繼續盤據廣州，同時和深入粵境的李烈鈞、莫榮新等部爆發衝突，但皆被擊敗。段祺瑞為保龍濟光，只得同意讓勢力如日中天的舊桂系領袖陸榮廷出任廣東督軍，龍濟光調任兩廣礦務督辦，移駐海南，但在陸榮廷到任前仍暫署廣東督軍，陸則暫署湖南督軍，藉此為龍濟光拖延時間。

陸榮廷傾向控制較為富庶的廣東，因而堅辭湖南督軍，並將入湘桂軍撤回廣西，以加強對龍濟光的壓力。10 月 2 日，陸榮廷於肇慶自行宣布就任廣東督軍，兩日後進入廣州，迫使龍濟光退往海南，藉此將廣東納入舊桂系之手。

陸榮廷（1859 – 1928），廣西武緣³⁸（今南寧市武鳴區）人，與龍濟光俱為舊巡防營出身，龍濟光於 1911 年調離廣西後，陸榮廷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機逐步排除異己，其勢力在廣西省內盤根錯節，形成舊桂系之核心。護國戰爭期間，桂軍再藉響應護國之名將地盤擴張至湖南、廣東等鄰近省分，尤以相對富庶且本地勢力較弱的廣東為主要目標。

龍濟光被逐往海南後，陸榮廷一面安插親信，一面拉攏廣東本地較具規模的勢力，李耀漢、莫擎宇、魏邦平等部皆受制於桂軍，僅駐守韶關的護國第二軍舊部未受控制，該部往後將發展為駐粵滇軍，仍是一股難以忽視的力量。1917 年 4 月 10 日，陸榮廷升任兩廣巡閱使，舊桂系將領陳炳焜、譚浩明分任廣東、廣西督軍，桂軍亦大幅擴編至 7 軍³⁹、兵力約 5 萬人，實力與首發護國的滇系已不相伯仲。為了

³⁸ 武緣為武鳴舊稱，清代隸屬思恩府，府治在武緣縣境，1912 年 1 月改思恩府為武鳴府，同時廢武緣縣，1913 年 6 月廢府重新置縣，定名武鳴縣。

³⁹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336-337。

鞏固兩廣地盤，舊桂系在 1917 年上半的北方政爭中採取觀望態度，反而與國民黨人接觸，擺出南北對立的勢頭。

第二節 護法運動時期的廣東

一、府院之爭與護法

在陸榮廷積極支配兩廣之際，北京政局亦發生變故。護國運動落幕後，黎元洪重新繼任大總統，但實權卻被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雙方在大總統與國務總理權限、臨時約法存續、國會議員資格、閣員人選問題⁴⁰上多次發生齟齬，是為「府院之爭」。袁世凱逝世後，北洋軍人亦出現分化，逐漸形成亦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與已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另有北洋元老張勳領銜的督軍團，其成員橫跨直皖兩系，獲皖系鼓動以牽制黎元洪，但其影響力亦深受段祺瑞所忌。

1917 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況漸趨白熱化，先前日本在英國支持下搶先攻佔德國殖民的青島，進而引發《二十一條》的巨大爭議。為避免類似的危機再次發生，北京政府遂傾向與協約國合作，對德國採強硬態度。段祺瑞在梁啟超勸說下企圖藉此機會擴軍⁴¹，引起黎元洪警覺，一度拒絕同意對德絕交案，但在段祺瑞以辭職要脅下退讓，於 1917 年 3 月 14 日宣布對德絕交。

絕交案通過後，參戰問題隨即浮上檯面，國會內之國民黨政團大多支持點到為止的絕交⁴²，反對進一步投入戰局，段祺瑞唆使「公民團」威脅議員一事更引發輿論反彈，段內閣中的國民黨成員集體辭職，參戰案遭到擱置，黎元洪得到美國方面支持⁴³後，於 5 月 23 日進一步面去段祺瑞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職務，雙方關係已瀕臨破裂。

5 月 29 日，段祺瑞策動督軍團叛變，北方各省督軍陸續宣布獨立以要脅黎元洪退讓，黎氏則請來督軍團領袖張勳協助調停，不料此舉

⁴⁰ 主要爭議圍繞在內務總長、舊國民黨人孫洪伊與段祺瑞親信、陸軍部次長兼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之間的鬥爭上，最終以孫、徐二人一同去職落幕。莫世祥，《護法運動史》，（臺北：稻禾，1991），10-11。

⁴¹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18。

⁴² 舊國民黨各政團中僅丙辰俱樂部一系反對絕交案，該政團以馬君武、居正等激進派為首，約有 70 位成員，可視為中華革命黨在北京議會中的代表，但影響力不如舊國民黨的韜園派、益友社（約 200 人）、政學會（約 250 人）等團體。

⁴³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21。

反而鑄成大錯。張勳反而逼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更於7月1日宣告復辟，然而僅12日便被段祺瑞弭平，黎元洪逃亡日本使館後通電去職，由副總統馮國璋代理，段祺瑞亦復任國務總理，府院之爭暫時告一段落，對德參戰案延至8月也獲得通過，但戰爭的矛頭卻指向南方各省。

在府院之爭的混亂中，留在上海的孫中山亦注意到時局將變，除與國民黨一同聲討段祺瑞威脅國會與約法之意圖，亦向西南各省地方實力派呼籲擁護約法，尤以對北方存有疑慮的陸榮廷、唐繼堯為拉攏目標。然而，南方各路勢力儘管通電響應⁴⁴，但一時尚無實際行動。

除運作南方軍人支持外，孫中山在籌措資金時亦取得德國方面暗助，駐華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 1864 – 1941）透過中華革命黨幹部曹亞伯及上海領事館翻譯施爾默（Hans Schirmer）居中聯繫，給予孫中山200萬元，以期阻止中國對德宣戰⁴⁵。孫中山找上素來與革命黨人關係匪淺的海軍總長程璧光，成功說服海軍參與護法。

由於上海周邊皆為北方軍人所據，護法行動難以推展，孫中山等人遂於7月6日率海軍艦隊轉赴廣東，在廣州揭起護法大旗。

二、護法戰爭

（一）、護法軍政府成立

1917年7月17日，孫中山於廣州發表演說，將南北對抗定調為「真假共和之爭」，要求在廣州召開國會、另組政府。對於新政府之架構，中華革命黨方面主張以孫中山作為元首，陸榮廷、唐繼堯、程璧光等實力派領袖副之；但其餘國民黨穩健派則傾向於合議制，以免西南地方實力派離心。與革命黨關係密切，也身兼唐繼堯暗樁的駐粵滇軍第三師秘書長崔文藻便曾向唐匯報：

「於廣州組織海陸軍統帥府，內設正統帥一員、陸軍統帥二員、即公推我公（唐繼堯）與幹老（陸榮廷，字幹卿）任之；海軍統帥一員，推程璧光任之。原議設政府統帥各一員，中山為正、我公副之，嗣因地勢上及軍事上之故，增設副統帥二員。此種辦法純為敷衍幹老

⁴⁴ 〈廣西省議會籲請護法討逆通電〉（1917年6月25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合編），《護法運動》，（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392-394。

⁴⁵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24-25。

而設。此係第一步，其勢不得不然。」⁴⁶

該電文明確指出孫中山一派在組織新政府時的態度，為敷衍陸榮廷（以及唐繼堯）而特別為其安排副統帥職務。但無論舊桂系或滇系都有鞏固自身勢力範圍的壓力，最終不得不妥協，採納中華革命黨偏好的元首制。非常國會儘管未達法定人數⁴⁷但仍於 8 月 25 日成立，隨後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樹立以大元帥一人掌握軍政大權的體系，而非《臨時約法》所規範之內閣制。

護法軍政府於 9 月 1 日成立，按照中華革命黨的構想，孫中山毫無懸念的獲選為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也獲選為元帥（程璧光拒絕，最終僅選兩人），但兩人遲未就職，連帶使得軍政府各部總長為避免與西南軍人決裂而紛紛推辭，僅陸軍總長張開儒一人就職⁴⁸，各部僅能由孫中山指派親信代理，使得護法軍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刻便與西南地方實力派貌合神離。

對掌握兩廣實權的舊桂系而言，孫中山的到來與護法軍政府成立賦予其足夠的正當性，使其可以公然割據南方，與北京方面分庭抗禮。但舊桂系仍對這股無法控制的力量十分忌憚，尤其孫中山與不少中華革命黨幹部皆為廣東人，極有可能與廣東本地勢力相結，動搖舊桂系對廣東的支配。因此舊桂系對護法軍政府採取消極應付之態度，處處掣肘軍政府的行動。

滇系唐繼堯遠在雲南，其主要目標在於支配四川、貴州等鄰近省分，廣東非其主要關注對象，與護法軍政府的合作純粹為爭取合法性而來，對其態度亦屬消極敷衍。但滇系在廣東留有一支可觀的武力，駐粵滇軍原被視為牽制舊桂系與護法軍政府的棋子，然而駐粵滇軍內部卻與唐繼堯態度相左，成為一股不穩定的因素。

（二）、護法戰爭與軍政府改組

在護法軍政府成立的同時，南北戰火一觸即發。皖系成員傅良佐於 1917 年 9 月 9 日接任湖南督軍，取代親近廣州方面的譚延闓，但譚

⁴⁶ 〈崔文藻陳述與孫文等密議成立政府密電〉（1917 年 8 月 11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合編），《護法運動》，410-411。

⁴⁷ 國會參眾兩院合計有 870 餘名議員，僅 150 餘人來到廣州。

⁴⁸ 外交總長伍廷芳、財政總長唐紹儀、海軍總長程璧光、參謀總長李烈鈞、秘書長章太炎未就職，內政總長孫洪伊仍留滬聯絡，交通總長胡漢民為就桂系排擠而去，僅駐粵滇軍第三師師長張開儒就陸軍總長職，但也推遲到 1918 年 2 月，距離軍政府成立已半年。

氏離任前已預先做好布置，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於 9 月 18 日遭到免職，隨即宣告自主，成立「湘南護法軍」，推舉資深革命黨人程潛為總司令，揭開護法戰爭的序幕。

10 月 2 日，陸榮廷於南寧召開軍事會議，成立「兩廣護國聯軍」，以廣西督軍譚浩明任總司令，率桂軍 5 個軍 80 營人馬入湘助戰；同時為阻止盤據海南的龍濟光、依附皖系的惠州清鄉督辦張天翼、潮梅鎮守使莫擎宇等部威脅後方，同意將原廣東省長朱慶瀾麾下的 20 營省署親軍改編為海軍陸戰隊，交由陳炯明統領，隨程璧光海軍、方聲濤駐粵滇軍開往閩粵邊境作戰。

由於北方直皖兩系內鬥，湘、桂、粵聯軍在激烈拉鋸戰後於 12 月佔領長沙，湖南省亦成為舊桂系地盤，與傾向罷兵的直系展開初步談判。此時北洋主戰派聲勢仍強，馮國璋無力阻止，只得放任戰火再起，北軍雖無法攻入湖南，但仍壓制湖北的護法軍，一度形成僵持局面。1918 年 2 月，北洋第三師吳佩孚部展開新一波攻勢，連克岳陽、長沙、衡陽等重鎮，將聯軍逼回湘桂邊境。

在廣東省內，不滿舊桂系壟斷權力的本地軍人亦暗中與北方接觸，惠州清鄉督辦張天驥於 10 月 12 日起兵反桂，但為劉志陸、陳炯明所敗；潮梅鎮守使莫擎宇於 10 月 22 日舉兵，並獲得福建督軍李厚基增援；海南島的龍濟光也於 11 月 10 日就任兩廣巡閱使，派出濟軍在廣東南路地區登陸，廣東局勢一度危急。桂軍主力此時仍在湖南，陸榮廷不得不借重駐粵滇軍與護法軍政府的部隊，並撤換不得人心的廣東督軍陳炳焜，以廣惠鎮守使莫榮新取而代之，再以方聲濤駐粵滇軍第四師、陳炯明粵軍配合部分桂軍東進；其餘桂軍、粵軍由李根源統一指揮，向南阻擊龍濟光；至 1918 年 4 月，龍濟光所轄各路濟軍皆被擊潰，海南亦被桂軍所占，龍氏只能逃回北方。

1918 年上半，南北雙方互有勝負，在湖南、四川、陝西等省分激烈爭奪。護法軍雖然在北方諸省皆獲得響應，但除陝西靖國軍外皆不成氣候；北軍也鼓動部分南方軍人抵抗，亦難收效果。除在戰場上僵持外，北京政府與護法軍政府同樣得應付內部的派系鬥爭，在北京方面，大總統馮國璋與國務總理段祺瑞之間爆發第二次府院之爭，前線北軍亦心存觀望；而在廣州方面，舊桂系對護法軍政府處處設限，使其令不出士敏土場，又與政學會為首的國民黨穩健派合作，意圖推舉岑春煊取代孫中山，或將元首制的軍政府重新改組為合議制。

護法軍政府手中能控制的武力極為有限，除先前交由陳炯明統屬

的省署衛隊 20 營之外，僅張開儒的駐粵滇軍第三師及部分海軍願意與軍政府合作。1918 年 1 月 3 日，孫中山決心起兵驅逐舊桂系的廣東督軍莫榮新，遂令粵軍、滇軍、海軍各部響應，圍攻廣州觀音山督軍署；但粵、滇軍皆未回應，海軍亦不敢行動，直到孫中山親自登艦指揮後才同意開火。

由於桂軍主力分散在湖南、粵東、粵南各地，一時無力阻止，莫榮新只得暫時退讓，但仍未放鬆對軍政府的壓迫。砲擊督軍署一事儘管讓軍政府贏得面子，但反而加深了西南軍人與軍政府之間的矛盾。

1 月 15 日，由舊桂系主持的護法各省聯合會亦在廣州召開，推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國民黨穩健派的伍廷芳、唐紹儀分掌外交、財政，陸榮廷、唐繼堯、程璧光任軍事總代表，將護法軍政府的勢力排擠出決策圈，反過來推動軍政府的改組，非常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留滬活動的孫洪伊、汪兆銘等人亦勸說孫中山讓步，以維繫護法運動大局。

在孫中山身邊只剩下中華革命黨的死忠成員依然堅持不退，甚至改採激烈手段反擊，其先前便曾行刺與孫中山疏遠的駐粵滇軍第四師師長方聲濤（1917 年 12 月 17 日）不成，此次又將矛頭對準海軍總長程璧光，指控其與舊桂系勾結，朱執信、羅翼群、張民達等人於 1918 年 1 月 26 日遣刺客於廣州大沙頭車站將其暗殺身亡。⁴⁹

程璧光之死反而讓護法海軍徹底倒向舊桂系，軍政府態勢益發孤立，在韶關的駐粵滇軍亦受到唐繼堯干預，張開儒自身難保，莫榮新後獲得唐繼堯默許誘捕張開儒，接管駐粵滇軍，再拔去一根眼中釘。1918 年 5 月 4 日，非常國會通過軍政府改組案，以七總裁合議制取代元首制，改選唐紹儀、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孫中山、林葆懌、岑春煊七人為總裁，但孫中山並未就職，於 5 月 21 日離穗，輾轉回到上海沉潛。

（三）、第一次護法中斷與南北議和

1918 年秋，南北政局趨向緩和，北方皖奉兩系結盟以制直系，於 8 月選舉第二屆國會，由皖系政團安福俱樂部囊括絕大多數席次，並推選北洋元老徐世昌為新任大總統，段祺瑞與馮國璋兩人同時下野，

⁴⁹ 主事者之一的羅翼群於 1964 年曾回憶此次暗殺事件之細節，詳見：羅翼群，〈記孫中山南下護法後十年間粵局之演變〉，收入：《廣東文史資料》第 25 輯「孫中山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96-104。

結束第二次府院之爭。廣州軍政府並不承認第二屆國會的合法性，只承認民國國會與黎元洪、馮國璋之大總統地位。儘管矛盾仍存，彈南北雙方前線軍人大多無意續戰，於 1918 年 11 月各自下令停火，準備仿照辛亥革命時南北議和前例，於上海舉辦和會。

然而南北雙方內部利益分歧依然複雜，議和代表人選、出席名義、談判條件等問題尚需時間妥協，加上北軍在陝、鄂、閩等省分仍有零星衝突，使得和談在 1919 年 3 月後多次觸礁，遲遲未有進展。南北雙方總代表唐紹儀、朱啟鈞皆屬餘派系色彩較淡的人物，背後缺乏足夠力量支持，難做出有效承諾；儘管雙方名義上首領徐世昌、岑春煊皆力主和議，但掌握實權的段祺瑞、馮國璋、陸榮廷、唐繼堯等實力派人物各有盤算，使得南北議和淪為空談。

1919 年 5 月五四運動爆發，歹戲拖棚的南北議和也隨之破裂，北方總代表朱啟鈞辭任，由安福系大將王揖唐繼之，但其皖系色彩反而使得和議更難推動。⁵⁰幾輪談判之後，廣州軍政府與直系達成默契，共同抵制皖系勢力擴張。在吳佩孚居中交涉下，西南地方實力派與直系軍人、大總統徐世昌三方形成對皖系的包圍網，進一步壓縮皖系地盤。

1920 年 6 月，吳佩孚率軍撤防北歸，譚延闓則率湘軍緊隨其後，迅速接收湖南全省，逐走皖系湖南督軍張敬堯，使直系在緊接著爆發的直皖戰爭中搶得先機。

三、粵軍回粵與護法運動再起

在南北議和期間，廣州軍政府內部情勢依然紛亂。舊桂系成功排擠孫中山後，兩廣境內僅存駐粵滇軍一支武力對其構成威脅，而唐繼堯亦謀奪駐粵滇軍主導權，以利與舊桂系抗衡。

1918 年 3 月，唐繼堯將駐粵滇軍改編為靖國軍第六軍，由政學會核心人物李根源擔任軍長，但李根源反而因人事問題親近舊桂系，使唐繼堯於 1920 年 2 月下令將其解職，請軍政府參謀部長李烈鈞主持駐粵滇軍，兩名師長鄭開文、朱培德亦通電服從；但舊桂系依然任命李根源為滇軍總司令兼粵湘贛邊防督辦，強行改編駐粵滇軍，唐繼堯則以扣押駐粵滇軍將領家屬為要脅，迫使諸將與李烈鈞共進退。

⁵⁰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83。

同月 24 日，李烈鈞率衛隊以視察滇軍情況離穗，擺脫桂軍攔阻後與駐粵北的楊益謙、朱培德等部會合，帶走三分之二的滇軍轉進湘南地區，唐繼堯又刻意揭露舊桂系與直系的五條密約，使得滇軍二李相爭從代理人戰爭惡化為滇桂內鬪，雙方各自陳兵邊境，儼然有兵戎相見之勢。實際上滇軍主力仍陷於四川，桂軍亦分散兩廣各地，在岑春煊介入調解下，舊桂系同意李烈鈞所部滇軍離去，本人返回軍政府復職（不久又離職赴滬）；李根源之滇軍則改編為「海疆軍」，移防海南，該部亦成為桂軍之附庸。

滇桂相爭也使得風雨飄搖的廣州軍政府更顯危急，部分議員擔憂成為南北議和的犧牲品，包含吳景濂、褚輔成、伍廷芳等要人與多數國民黨議員集體離開，轉往上海或回到北京，僅存政學會一派繼續與舊桂系合作，並再次改組軍政府，不顧議會已不足法定人數，仍選舉熊克武、劉顯世、溫宗堯為總裁，取代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三人，但僅溫宗堯一人上任；此時唐繼堯又釜底抽薪，於 1922 年 4 月 14 日退出廣州軍政府之運作，反與孫中山聯繫，並鼓動國會議員前往昆明、重慶開議。然而川滇局勢隨即惡化，議會難以為繼，來回奔波終究徒勞。

滇桂兩系貌合神離，舊桂系為防遭到唐繼堯與孫中山夾擊，只得加緊與直系的合作，計劃在直皖開戰之際出兵入閩，解決皖系督軍李厚基與盤據閩南的陳炯明援閩粵軍。1920 年 7 月，直系在北方擊敗皖系，桂軍亦集結閩粵邊境，於 8 月 11 日向粵軍展開攻擊。16 日，陳炯明率粵軍反攻，前線閩、浙各軍不願為桂軍作砲灰，紛紛作壁上觀，使得粵軍長驅直入，以「粵人治粵」號召廣東本地武裝響應，直接威脅廣州；粵軍於 10 月 22 日攻克惠州後，岑春煊、陸榮廷等人見大勢已去，便辭去軍政府總裁職務，率桂軍退回廣西，第一次粵桂戰爭便以粵軍全面勝利告終。

當舊桂系勢力敗退，雲南唐繼堯圖川不成，於 1921 年 2 月遭滇軍將領顧品珍兵變驅逐後，南方局勢頓時對廣州方面大為有利，孫中山便決意再次改組軍政府，清除過去與舊桂系合作的「附逆」議員（即政學會），並撤銷名存實亡的護法軍政府，改組「廣州中華民國政府」，孫中山於 5 月 5 日就任非常大總統，宣告護法運動第二階段開始，縱使廣州政府本身並未按照《臨時約法》組織，反而構建了以孫中山為核心的元首制政府。

四、第二次北伐與孫陳反目

作為孫中山最主要的支持者，粵軍領袖陳炯明並不樂見廣州政府採取過激行動，以免招致更多威脅。陳炯明此時身兼廣東省長、陸軍總長、內務總長、粵軍總司令四職，在廣東權傾一時，陳派粵軍亦大幅擴充為 1 軍 3 師 6 獨立旅的龐大集團。陳炯明期望先致力建設廣東省，鞏固根據地之後透過聯省自治之模式逐步完成統一，但孫中山則力求儘速北伐，以武力達成目標，雙方矛盾漸生。

儘管孫中山與陳炯明對彼此作風頗有微詞，但廣州政府正面臨舊桂系之反撲，桂軍返桂後仍坐擁大批軍隊，但糧餉不濟，使得陳炳焜、沈鴻英諸將對陸榮廷的領導多有質疑，桂軍內部亦分化為支持陸榮廷的武鳴派與支持陳炳焜的柳州派（陳為柳州人），雙方先前已在廣東督軍問題⁵¹上有所齟齬，為轉移內部之不安，陸榮廷遂與北京方面妥協，就任兩粵邊防督辦，在北方械彈支援下圖謀反攻。

1921 年 6 月 13 日，桂軍兵分多路攻入粵境，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但孫中山與陳炯明早有佈署，除聯繫滇黔各省助戰外，也派遣黨人潛入廣西運作民軍，前線粵軍亦在陳炯明、許崇智等人指揮下展開反擊，迅速將桂軍逐退，反而攻入廣西。桂軍第一擊失手後氣勢大衰，其補給亦幾乎耗盡，在粵軍攻勢下一敗塗地，諸將紛紛脫離陸榮廷指揮，宣告自治或投向廣東方面。9 月 30 日，粵軍黃大偉部攻克最後據點龍州，陸榮廷、譚浩明等人經越南逃往上海，舊桂系對廣西的統治自此宣告瓦解。

儘管舊桂系潰敗，但廣西境內仍有大量桂軍散入鄉間，續以「自治軍」名義活動，對駐紮廣西的粵軍造成不小的威脅，廣州政府派任的省長馬君武僅能控制部分南寧、梧州、桂林等主要城市與交通線，其手中武力有限，仍須仰賴粵軍四出平亂。

然而孫中山確認為北伐時機已成熟，最大阻礙舊桂系已被掃除，雲南顧品珍、貴州盧燾皆親近廣州，願意支援北伐；而北軍又身陷川陝、兩湖等地戰事，難以集中迎敵。孫中山遂決定在桂林設置陸海軍元帥大本營，以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為首，準備假道湖南北上，同時拉攏皖系、奉系，以圖在背後牽制直系。

⁵¹ 由於陳炳焜治績不佳，又與護法軍政府關係惡劣，陸榮廷為避免內訌加劇，遂以莫榮新取代陳炳焜擔任廣東督軍，並讓陳炯明率援閩粵軍離去，此舉成為陳、陸二人不和之起點。

在桂林集結的北伐軍為以粵軍為首，但大抵排除了陳炯明粵軍第一軍的人馬，意在安撫對北伐仍抱持疑慮的陳炯明⁵²，但反被陳炯明的支持者斥為免死狗烹之舉。孫陳矛盾在北伐問題上雖趨於尖銳，但陳炯明仍與孫中山保持聯繫，繼續在廣東推動地方自治，並與各地聯省自治派人士結交，尤以湖南趙恆惕為要，進而與趙之後台吳佩孚搭上關係，又成為招人疑慮的一點。

當北伐軍在桂林集結之際，西南局勢又現變化，唐繼堯於 1922 年 2 月率軍回滇，顧品珍兵敗陣亡，顧派滇軍頓時群龍無首，只得逃往黔桂邊境暫避，無暇支應北伐。貴州省長兼黔軍總司令盧燾亦無力制止黔軍內鬥，被迫下野，由親近北方的袁祖銘取代，黔軍亦退出北伐。原欲在北方響應的陝西靖國軍亦於 1922 年初被直系所敗，于右任離陝赴滬，北伐軍又失去一位盟友。

北伐軍原計畫先以兩湖為目標，佔領武漢後再進圖北方，但湖南督軍趙恆惕不願北伐軍入境，遂透過陳炯明向孫中山疏通，請求孫中山向北軍實力較弱的江西進軍，也避免與聲望如日中天的吳佩孚正面對壘。同時負責籌備北伐軍糧餉的粵軍參謀長鄧鏗突然遇刺，更使得北伐軍後方軍心動搖。

鄧鏗遇刺案又牽動了敏感的孫陳關係，鄧氏為粵軍核心成員，長期擔任粵軍參謀長一職，向來受到陳炯明的重用與信任，而鄧又與孫中山關係良好，因此在孫陳之爭中扮演關鍵的聯繫角色。鄧鏗遇刺之內部至今眾說紛紜，孫中山與陳炯明之支持者互相指稱對方為幕後黑手，較為可信的說法為鄧鏗厲行查緝煙土，而陳炯明之親信人物陳覺民、陳炯光、洪兆麟等又有掩護煙土走私之嫌，為免惹禍上身才用刺客行兇⁵³。但無論真兇為誰，鄧鏗之死加速了孫中山與陳炯明關係的破裂。

4 月 21 日，孫中山免去陳炯明除陸軍總長以外之職務，並撤銷粵軍總司令一職，陳氏隨後離穗，轉抵惠州暫避風頭。此舉使得陳派月軍諸將極不諒解，要求恢復陳炯明省長、總司令兩職，並撤換與陳炯明素來不合的胡漢民等，同時又以糧餉不濟為由鼓動官兵鬧餉。財政

⁵²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144。

⁵³ 陳曼玲、莫世祥俱採此說，陳炯明之子陳定炎則指稱鄧案為孫中山所致。莫世祥，《護法運動史》，207。陳曼玲，《陳炯明與粵軍（1917－19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279-281。陳定炎、高宗魯（合著），《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97），372-374。

總長廖仲愷雖出面安撫，但粵軍官兵人心浮動，只得緊急請孫中山回到廣州坐鎮。6月12日，孫中山在對記者的公開談話中將北伐時程拖延歸咎與粵軍掣肘，揚言不惜武力鎮壓粵軍，其言論雖未將矛頭指向陳炯明本人，但已使粵軍諸將忍無可忍。

6月15日晚間，粵軍高級將領葉舉、洪兆麟、熊略、陳炯光等人決心發動兵變，於翌日凌晨包圍孫中山所在的越秀樓，要求孫中山兌現諾言，在大總統徐世昌辭職後一同下野，以促南北和平。孫中山在事變發生前已收到魏邦平、林樹巍、林直勉等人告警，但並未採信，直到粵軍發動攻擊後才撤離，轉移至永豐艦上指揮，並與粵軍展開交涉，但無法取得共識。

已攻入江西的北伐軍聞訊後決定撤退，但軍中粵軍諸將軍心動搖，甚至爆發內訌，陳派粵軍搶先佔據韶關，斷北伐軍後路，李烈鈞、許崇智等人為保全隊伍，遂分兵向廣西、福建撤退；孫中山在白鵝潭等候50餘日後始得知北伐軍反擊失利，只得乘艦轉赴上海，護法運動至此陷入第二次低潮。

五、滇桂軍入粵與護法運動式微

孫中山抵滬後仍積極籌畫反攻廣東，一方面透過與皖系、奉系結盟，使許崇智粵軍得以在福建站穩腳跟，該部亦改稱「東路討賊軍」。除安置許崇智外，孫中山亦向廣西方面招手，再次引入滇、桂勢力入粵參戰。

粵軍於1922年初撤離廣西後，廣西各自治軍遍地蜂起，彼此相互攻擊、爭奪地盤；駐紮梧州的桂軍劉震寰部在第二次粵桂戰爭中率先投降，此時成為各路自治軍圍攻的目標，情勢岌岌可危。而先前在雲南顧、唐之爭中出省流亡的顧派滇軍盤據黔桂邊境，該軍由張開儒統領，亦被視為孫中山潛在的盟友。1922年10月，張開儒率滇軍入桂⁵⁴，與劉震寰、沈鴻英⁵⁵等部桂軍、朱培德滇軍會合，於12月6日藤縣白馬廟會議中決議響應孫中山，以楊希閔為討賊軍滇桂聯軍總司令，大舉攻入廣東。

⁵⁴ 張開儒抵桂後即被部下排擠而去，由楊希閔接掌該部。

⁵⁵ 沈部在第二次粵桂戰爭中宣告自主，自稱「救桂軍總司令」，與陸榮廷劃清界線，但仍在粵軍壓迫下逃往湖南，依附吳佩孚。在六一六事變之際，沈鴻英一度嘗試入侵廣東，但為陳派粵軍所阻，只得回到粵桂邊境活動。

陳炯明儘管回到廣州主持大局，但經過北伐失敗與六一六事變，廣東省內財政情況一片狼藉，不得不仰賴借款籌措軍費，但情況仍捉襟見肘；部分粵軍將領亦不服陳炯明，暗中與孫中山派來之代表聯繫，甚至其親信葉舉、洪兆麟、翁式亮等人亦然。

駐防西江一帶的粵軍第一師梁鴻楷、第四師關國雄部在孫陳之爭中保持中立，但麾下中階軍官李濟深、鄧演達等人為許崇智舊部，與陳派粵軍關係較淡，僅第三師陳章甫屬陳派粵軍，然其部屬亦未必支持陳炯明。

由於粵軍內部不穩，滇桂軍迅速席捲西江地區，1923年1月中旬時已攻克肇慶、三水，兵臨廣州城下。陳炯明於15日退出廣州，退回惠州根據地重建勢力。

滇桂軍攻克廣州後便不再聽從調遣，四處佔地為王，由以沈鴻英部最甚，更試圖襲擊孫中山的代表⁵⁶。鑑於沈鴻英勢力坐大又有勾結北方之舉，楊希閔、劉震寰再與孫中山聯手，再次將其逐回廣西，以減少競爭者的數量。

1923年2月21日，孫中山返抵廣州，第三度在廣州建立政府，於3月2日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但此次新政府的成立已不再已護法為號召。由於南方動盪，國會議員大多返回北京開議，直系透過眾議院議長吳景濂控制國會，於1923年6月驅走大總統黎元洪，又在爭議之中選舉曹錕為總統，再通過直系擘劃的新憲法以取代《臨時約法》。國會議員的反覆使孫中山大失所望，不願在廣州重新召開國會，而是建立了以大元帥為核心的集權統治。

1924年1月4日，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開會時提出「現在護法可算終了」⁵⁷，指稱國會與臨時約法已成為政客弄權之招牌，既然國會失去法律及民意基礎，約法亦無維護之必要，應以革命手段達成建國之目的。在1月20日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重申不再護法，應以革命為號召，此番言論可視為護法運動的終局。

⁵⁶ 1923年1月26日的江防會議事變，沈鴻英部將領李易標、劉達慶邀胡漢民、鄒魯、魏邦平等人在江防司令部開會，席間乃試圖開槍襲擊，在滇軍楊如軒（江防司令部為其駐地）介入下才脫險，預定接任省長的胡漢民被迫辭職，魏邦平的舊部粵軍第三師也被繳械。

⁵⁷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307。

第三節 後護法運動時期的廣東

在孫中山第三度重建廣州政府的同時，陳派粵軍亦在粵東重新集結，聲勢復振。而廣州政府又陷入財政危機，由於滇桂軍控制財源，軍政府只得變賣公產、開徵各項稅捐以支應軍費，使得廣州各商會怨聲載道，成為之後商團叛變事件的起因。滇桂軍方面則各懷鬼胎，不願與陳派粵軍全力作戰，從而消耗自身力量，使得陳派粵軍在 1923 年底一度威脅廣州，幸得譚延闓湘軍、樊鍾秀豫軍等部緊急開到，才將陳派粵軍逐回粵東。

由於滇桂軍等外省客軍在迎戰陳派粵軍的表現差劣，又與本地居民關係惡劣，反而加劇廣東省內動盪，這才使得孫中山萌生另建新軍的構想。孫中山在上海籌劃反攻廣東之際，也與蘇聯展開接觸，在蘇聯顧問協助下開始改組鬆散的國民黨組織，改採民主集中制

(Democratic Centralism) 的政黨架構，繼而奠定聯俄容共的基礎。

在 1924 年 1 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開辦軍官學校的決議獲得通過，孫中山即委派蔣介石負責籌備，蘇聯方面亦派來大批軍事顧問協助。俗稱黃埔軍校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於 1924 年 4 月 28 日開學，蔣介石、廖仲愷任校長及黨代表，此亦為國民黨成立「黨軍」之始。而在組建黨軍同時，也計畫將各軍統一整理，撤銷先前各省軍之番號。

1924 年 11 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奉軍勝利收場，作為反直系聯盟一員的孫中山獲邀北上共商國是；儘管北方風向丕變，但廣東省內依然陷於分裂：陳派粵軍控制粵東，與作為盟友、掌握南路八屬的鄧本殷部遙相呼應，對廣州政府形成包圍之勢。為打破包圍態勢，廣州政府方面決定先對陳派粵軍展開攻擊，動員滇、桂、粵各軍於 1925 年 2 月發動第一次東征，重挫陳派粵軍聲勢，亦暴露滇桂軍之異心。

楊希閔滇軍在入粵之時尚有五旅之眾，其中楊如軒、楊池生兩旅於 1923 年改投北方，蔣光亮旅戰力低劣，僅楊希閔與范石生兩旅較有戰鬥力，但楊、范二人關係不睦，戰力略強的范部於 1925 年初回到廣西試圖反攻雲南，未與楊希閔合作；儘管楊希閔吸收蔣光亮舊部後將部隊擴編為兩個軍，但實力早不若以往。劉震寰之桂軍本身實力貧弱，只得依附於楊希閔，其雖有返回廣西之企圖，但為控制廣西的新桂系所拒。

1925 年 6 月，廣州政府決心與滇桂軍攤牌，指楊希閔與陳炯明、

唐繼堯勾結，將楊、劉二人免職。楊希閔錯估情勢，滇軍各部駐地分散、消息不通，數日內便遭各個擊破，解除廣州的心腹大患，並將先前由滇桂軍支配的各項稅捐收回。

國民政府於 1925 年 7 月 1 日成立，取代大元帥大本營，麾下粵、滇、湘、桂各軍亦接受改編，統一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至第五軍，後又將編餘部隊合組為第六軍，第七軍番號則給予盟友新桂系。9 月，國民革命軍展開第二次東征，同時亦向南路八屬發動攻擊，於 11 月將陳派粵軍餘部徹底肅清；南路鄧本殷亦在 12 月全線崩潰，殘部退往海南，直到 1926 年 2 月完全被消滅，廣東省自此始完成統一。



第二章 粵軍

在民初西南各省的地方實力派之之中，粵軍成形時間最晚，儘管廣東省作為革命黨人大本營，但四鄰強敵環伺，早先幾次成軍皆無法持久，便捲入動盪而潰散，始終難以形成一股穩定的力量。粵軍的成立通常以 1917 年 10 月護法戰爭期間，廣東省長朱慶瀾被迫離任前將其省署衛隊 20 營交予陳炯明統帶，以「援閩粵軍」名義開往閩粵邊境作戰為始。

援閩粵軍在護法運動最低潮時期成為唯一聽命於孫中山的部隊，陳炯明、許崇智、鄧鏗等主要指揮官皆為孫中山之親信，且粵軍官兵素來不滿外來的舊桂系統治廣東，儘管侷促閩南一隅，向心力與士氣卻相對高昂。

1920 年 8 月，舊桂系藉北方直皖戰爭之際向援閩粵軍發動攻擊，企圖一舉解決該部，但反被粵軍擊潰。陳炯明遂以「粵人治粵」為號召乘勢反攻粵境，過往屈居舊桂系之下的廣東本地武裝紛紛響應，接連重挫桂軍，僅僅三個月便將桂軍徹底逐出廣東，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亦得以重返廣州，而戰功彪炳的陳炯明也成為粵軍實質上的領袖。

1921 年 6 月，退回廣西的桂軍在內部壓力下再次入侵廣東，但仍遭陳炯明擊退，粵軍進而大舉反攻入桂，至 9 月基本控制廣西全境，舊桂系核心成員大多通電下野，但仍有少數退入偏遠地區繼續抵抗，始終難以徹底壓服。

儘管陳炯明在兩次粵桂戰爭中收編大量廣東本地武裝及桂軍，實力大為膨脹，但粵軍在連番激戰後銳氣不若以往，後勤亦捉襟見肘，且因擴軍過快，粵軍內部亦開始出現分化，部分成員已非陳炯明能直接指揮。同時，孫中山仍堅持武力北伐，與傾向聯省自治、主張暫緩出兵的陳炯明漸行漸遠，兩人最終走向決裂，粵軍亦因此一分为二。

1922 年六一六事件後，粵軍分裂為擁護陳炯明的一派與支持孫中山的一派。陳派粵軍以陳炯明為領袖，但實權掌握在葉舉、洪兆麟、林虎等主要指揮官之手；另有盤據廣東南路地區的鄧本殷一系粵軍遙相呼應。孫派粵軍以許崇智為首，退往閩贛邊境繼續周旋，後在滇桂軍支持下重返廣州，將陳派粵軍逐往惠州。

陳派粵軍後仍盤據粵東地區四年餘，直至 1926 年才被國民革命軍在兩次東征後徹底消滅，其殘部部分遭到繳械，部分逃往北方，直到北伐期間仍有活動。相較陳派粵軍，許崇智粵軍之組織較為鬆散，除

少數骨幹外大多是在粵桂戰爭與對抗陳派粵軍時收編或擴建的隊伍，許崇智本身對軍隊的關心程度亦不高⁵⁸，僅能掌握粵軍三個軍中第二軍的一部份，但其資歷在甫成立的國民政府中依然極具分量，卻也因此成為眾矢之的。

1925年8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身亡，素來與右派親近的許崇智當即遭到圍剿，就此失去兵權，粵軍內部亦展開整肅，將許崇智僅有的勢力徹底清除。許崇智被逐後，粵軍領導權轉入第一師師長李濟深之手，往後發展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繼續在近代史上活躍者。

第一節 陳炯明派粵軍

護國戰爭期間，孫中山派出朱執信、陳炯明等親信潛回廣東，鼓動民軍支援護國軍，驅逐首鼠兩端的廣東將軍龍濟光。一時廣東省內民軍蜂起，與護國軍聯手逐走龍濟光。護國戰爭落幕後，新任省長朱慶瀾於1916年8月23日抵穗履新，與陳炯明等人合作整編各地民軍及投降的濟軍，將各軍汰弱留強後改稱廣東警衛軍。

朱慶瀾與廣東幾無淵源，亦非軍人出身，無力抵抗舊桂系的壓迫，警衛軍各部亦漸遭桂軍吞奪消滅；且朱慶瀾與孫中山交好，既得罪舊桂系又得罪北京政府，北京方面於1917年7月25日下令朱慶瀾與廣西省長劉承恩⁵⁹對調職務；舊桂系則唆使肇羅陽鎮守使李耀漢驅逐朱慶瀾，並使省長職位許之。朱慶瀾自知難敵，遂於8月26日向省議會請辭，並將餘留的20營警衛軍改組為省署衛隊，以陳炯明任司令，作為孫中山的基本武力，此20營部隊亦成為粵軍的濫觴。

一、陳炯明與援閩粵軍

陳炯明（1878－1933），字競存，廣東海豐人，青年時曾中秀才，畢業於廣東法政學堂，1909年加入同盟會，並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曾參與多次革命黨起義。民初，陳炯明曾任廣東都督，但於二次

⁵⁸ 蘇聯顧問對許崇智及其隊伍之評價可見：亞·伊·趙列潘諾夫(著)、王啟中(譯)，《蘇聯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5)，20。

⁵⁹ 陳曼玲，《陳炯明與粵軍（1917－1925）》，104。劉承恩為湖北襄陽人，北洋出身，嘗於廣西任職，與陸榮廷關係亦融洽。

革命後被逐流亡，儘管未加入中華革命黨，但仍於 1915 年受孫中山之意回到廣東組織反袁。

朱慶瀾離任後，廣東省議會原欲推選胡漢民繼任省長，但舊桂系已與北京方面達成共識，將李耀漢拱上省長大位；軍政府方面不願橫生枝節，亦同意由李耀漢接任。不料，廣東督軍陳炳焜卻要求接管陳炯明所部，陳炯明則以其部隊將改編為海軍陸戰隊為由拒絕，並引入程璧光居中調解，暫時躲過被吞沒的危機。

10 月，護法戰爭箭在弦上，桂軍主力入湘參戰，並計畫派遣偏師入閩以牽制北軍；軍政府方面趁機提出改編陳炯明部的爭議，成功迫使陸榮廷讓步，將陳炳焜調往南路迎戰龍濟光，以廣惠鎮守使莫榮新代理督軍，陳炯明部隨海軍開往粵東地區，協助鎮壓被北方策反的惠州綏靖總辦張天驥、潮梅鎮守使莫擎宇等部。

11 月 27 日，陳炯明就任征閩粵軍總司令，偕同程璧光、方聲濤出兵入閩。陳部 20 營警衛軍官兵大多來自東江地區⁶⁰，與陳炯明具有地緣關係，另有少部分為龍濟光濟軍降部，在汕頭整編成 6 個支隊、1 預備隊、1 警備司令部，計五千餘人，陳炯明任總司令，參謀長鄧鏗，許崇智、洪兆麟、鄧本殷等俱為支隊司令。由於糧餉、械彈短缺，援閩粵軍直到在邊境屯駐近半年才有餘力進軍，此時已有 30 營一萬餘名官兵⁶¹，實力大為增長。

皖系福建督軍李厚基擁有北洋第十、第十四兩個混成旅（旅長唐國謨、臧致平）及閩軍一旅，兵力 2 萬餘人，但閩省境內亦有大批民軍響應護法，李厚基等人亦非福建出身，與閩人貌合神離，在迎擊援閩粵軍時反而落居下風，直到浙軍來援才穩住陣腳，暫時擊退援閩粵軍。但北軍援兵軍心不穩，浙軍陳肇英、呂公望部及海軍肇和、應瑞等艦艇先後倒戈，援閩粵軍聲勢復振，在南北停戰前已攻占長汀、漳州等 26 縣，其勢力範圍稱「閩南護法區」。

二、粵軍回粵

在南北停戰（1918 年 11 月）至粵軍回粵（1920 年 8 月）之間，

⁶⁰ 另有駐潮州的楊坤如一營來投，實際上共 21 營。李潔之、郭翹然，〈粵軍史實紀要〉，收入：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粵軍史實紀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9。

⁶¹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50。

陳炯明於閩南積極整訓隊伍，援閩粵軍擴編為兩個軍，第一軍軍長自兼，參謀長鄧鏗（兼），下轄第一至第五支隊（司令洪兆麟、熊略、李炳榮、羅紹雄、鄧本殷）、第一至第四路統領（統領梁鴻楷、黃夙倫、丘耀西、陳炯光）。第二軍軍長許崇智，參謀長蔣介石，下轄第六至第九支隊（司令關國雄、蔣國彬、吳忠信、謝文炳），總兵力逾2萬人。

主要指揮官之中，李炳榮、羅紹雄、鄧本殷、關國雄為警衛軍出身，洪兆麟、謝文炳雖為湘人，但與陳炯明相識已久，過從甚密；熊略、陳炯光、葉舉來自惠州、潮汕地區，與陳炯明具地緣關係，上述人物大多成為陳派粵軍核心班底。除許崇智、鄧鏗之外，孫中山在援閩粵軍發展期間又派遣不少親信任職，如吳忠信、蔣介石等，與陳炯明之關係相對淡薄。另蔣國彬為閩軍降部，其過去曾在許崇智麾下任職而獲得留用。⁶²

在南北停戰議和之際，北方直皖兩系矛盾漸深，舊桂系選擇與直系結交，意圖拔除皖系在福建的根據地，並一鼓作氣解決陳炯明粵軍。1920年7月10日直皖戰爭爆發，以方聲濤福建靖國軍、呂公望浙軍、林葆懌海軍艦隊配合桂軍主力入閩，計劃一鼓作氣消滅李厚基及陳炯明。

粵軍方面亦偵知桂軍動作，孫中山一方面拉攏唐繼堯、一方面派遣朱執信潛回廣東，運動不滿舊桂系的本地武裝起兵；陳炯明則展開前線佈署，欲李厚基談判交還地盤，並威壓態度觀望的福建民軍，以免多線作戰。

8月11日，廣東督軍莫榮新令桂軍發動攻擊，但呂公望、方聲濤、林葆懌等並未響應，同屬舊桂系的沈鴻英亦按兵不動，僅潮梅鎮守使劉志陸一部投入戰場。相較之下，粵軍於8月16日展開反攻，許崇智、葉舉、鄧鏗兵分三路進擊，以「粵人治粵」為口號，使得不少粵籍官兵集體倒戈，前線桂軍幾乎一敗塗地。

9月，朱執信成功策反廣惠鎮守使李福林、警察廳長魏邦平等，控制廣東江防艦隊並由側翼威脅廣州，開赴前線支援的林虎、李根源等部則受阻於鐵路，只得退卻。在粵軍勢如破竹的推進下，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人亦於10月23日宣告辭職，莫榮新於10月26日退出廣州，各路桂軍先後撤回廣西，第一次粵桂戰爭便以粵軍全面勝利告終。

⁶² 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第一卷，100-101。

三、孫陳交惡

穩定廣東局勢後，陳炯明於 1920 年 11 月 12 日通電就任省長，並廢除廣東督軍一職；孫中山隨後亦回到廣州，於 12 月 1 日重建護法軍政府。由於粵軍在回粵途中收降大批先前依附桂軍的粵籍士兵，兵力再次擴充，雖維持兩個軍不變，但各支隊皆擴編為旅，第一軍亦擴編為 3 個師（師長鄧鏗、洪兆麟、魏邦平，每師 2 旅）、6 獨立旅（旅長鄧本殷、翁式亮、楊坤如、熊略、李炳榮、陳炯光）、5 路（司令李福林、鍾景棠、黃大偉、羅紹雄、黃明堂）。第二軍軍長仍為許崇智，維持原本的四個旅不變。⁶³

廣東局勢稍定後，孫中山於 1921 年 5 月 5 日就任非常大總統，謀劃再次展開北伐，但陳炯明則傾向於鞏固南方的根據地為要，致力於推行地方自治與禁菸禁賭等措施，又嘗試與當時風行的聯省自治運動接觸，期望先將廣東建設為「模範省」，再以聯省自治的模式推展到全中國。⁶⁴但陳炯明的理想並不受孫中山青睞，成為兩人反目的遠因，但隨著桂軍威脅再起，孫陳關係的裂痕尚未萌發。

桂軍敗回廣西後，由於失去廣東的資源挹注，軍費開支暴漲，但無人願意裁兵，內部矛盾急遽惡化，陸榮廷為防地位動搖，只得孤注一擲，於 1920 年 12 月就任兩粵邊防督辦，公然依附北京政府，積極籌備對粵作戰。1921 年 6 月 13 日，桂軍兵分四路出擊，第二次粵桂戰爭於焉爆發。

6 月 20 日，陳炯明就任援桂軍總司令，翁式亮、葉舉、許崇智亦兵分三路迎擊，除陳派粵軍外，滇、黔、湘、贛等省亦有部隊呼應，對桂軍形成包圍態勢。桂軍復仇心切，擴編太快又缺乏補給，經驗與士氣上皆非粵軍對手，在開戰兩個月後便全線潰退，梧州、桂林、南寧等重鎮先後落入粵軍手中，桂軍將領紛紛投降或宣告自治，陸榮廷只得退往龍州堅守，但仍於 9 月 30 日遭粵軍攻克，舊桂系勢力自此瓦解。

解除來自廣西的威脅後，孫中山再次將目標投向北方，於 1921 年 12 月 10 日在桂林設大本營，任命各軍總司令，並要求陳炯明一同籌

⁶³ 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粵軍史實紀要》，24-25。

⁶⁴ 〈與《字林西報》記者吉爾伯德的談話〉(1921 年 2 月)，收入：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增訂本)》下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552-553。

備北伐。然粵軍在第二次粵桂戰爭中損失不小，尚須時間休整，對孫中山的態度十分冷淡⁶⁵，雙方關係明顯惡化。而陳炯明又與同樣推動聯省自治的湖南督軍趙恆惕交好，趙亦透過陳炯明向孫中山勸說，阻止北伐軍假道湖南，改由北軍實力較弱的江西出擊。如此拖延之下，北伐軍補給大受影響，部分滇、黔軍人亦脫離指揮，回省活動；而粵軍參謀長鄧鏗於3月21日遇刺一案，更使得孫陳關係迅速惡化。

4月21日，孫中山下令免除陳炯明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長三職，僅保留陸軍部長職務，陳炯明卸職後即返回惠州根據地，留桂粵軍聞訊後亦離撤防，返回廣州集結並索要欠餉。

陳炯明在此段期間的動向十分耐人尋味，在《陳炯明集》中出現如此一條紀錄：

「第一，孫先生走得太快，我趕不上。第二，孫先生輕身可以亡命，我不能再亡命。」⁶⁷

此段文字語焉不詳，亦不知對何人所言，但可探查出陳炯明對孫中山行事作風的感嘆，並暗示自己無意涉險。但陳派粵軍諸將卻對孫中山冷落陳炯明的作為十分不滿，以葉舉為首呼籲孫中山收回成命，但未獲得正面回應。

北伐已於5月13日展開，李烈鈞、許崇智等部攻入贛南，進展相當順利；但此時北方政局又起變化，第一次直奉戰爭以直軍勝利坐收，受奉系支持的大總統徐世昌被迫去職，黎元洪再次復位，民國國會亦於6月1日宣告恢復，推翻徐世昌、恢復舊國會與約法的理由已不存，洪兆麟等陳派粵軍將領又藉此試探，要求孫中山辭去非常大總統職務。

孫中山對此的反應十分激烈，公開痛斥粵軍將領鬧餉之舉，甚至威脅以毒氣彈轟擊之⁶⁸。實際上，廣州周邊之陳派粵軍多達60營、近兩萬人之眾，支持孫中山者僅魏邦平一師，雙方武力差距懸殊，此番言論僅是虛張聲勢，但卻引來粵軍諸將更激烈的反應。

孫陳反目後，陳派粵軍於1922年下半大致控制廣東省境，所部編

⁶⁵ 〈關於孫中山北伐的談話〉（1921年11月1日），收入：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增訂本）》下卷，703。

⁶⁶ 〈關於北伐的談話〉（1921年11月中旬），收入：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增訂本）》下卷，709。

⁶⁷ 〈與某君的談話〉（1922年6月中旬），收入：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增訂本）》下卷，951。

⁶⁸ 《華字日報》，1922年6月14日。

為 6 個軍（軍長林虎、劉志陸、尹驥、李易標、熊略、楊坤如）⁶⁹，各軍下轄師旅若干，總兵力約 5 萬餘人。陳炯明本人雖被擁為粵軍總司令，但實權掌握在總指揮林虎、副總指揮洪兆麟、參謀長葉舉三人之手。除陳派粵軍主力外，尚有派生自陳派粵軍的鄧本殷部盤據南路八屬地帶，其部隊亦有萬餘兵馬。

四、盤據粵東

陳派粵軍食指浩繁，即便陳炯明請出香港富商陳席儒出任省長以助籌款，但成效杯水車薪，使得粵軍士氣低落。部分粵軍在六一六事變中遭裹脅而來，並未真心服膺陳炯明，如原屬許崇智部下的梁鴻楷等部，在孫中山拉攏滇桂軍展開反擊後遂集體倒戈，駐防潮汕的洪兆麟、尹驥等部也因欠餉而與孫中山重啟聯繫，使得陳炯明多面受敵，於 1923 年 1 月 15 日退出廣州，退回根據地惠州。

陳派粵軍雖敗退，但孫中山與滇桂各軍的衝突隨即爆發，沈鴻英首先叛離，給予陳炯明重要的喘息機會，粵軍諸將亦紛紛重投其麾下，儘管陳炯明仍有意談判⁷⁰，但葉、洪、林三人為首的粵軍諸將皆反對⁷¹，使得雙方漸行漸遠，在沈鴻英反叛、商團事變、孫中山北上之際，陳派粵軍皆曾出兵。陳炯明於 1924 年 12 月 27 日就粵軍總司令職⁷²，更象徵合作已無可能。

1925 年 1 月，陳炯明再度計劃進攻廣州，廣州方面亦展開東征，雙方在東江一帶展開大戰，陳派粵軍不支，除惠州楊坤如繼續堅守外，主力各軍於 3 月底盡退往閩、贛邊境。6 月，廣州大本營因準備討伐滇桂軍，無暇顧及東江，只得暫時放棄地盤，讓陳派粵軍再次進駐，但猶如迴光返照。

1925 年 8 月，陳派粵軍得知廖仲愷遇刺、許崇智失勢後，遂指控國民政府與蘇聯勾結，圖謀再次起兵，於 9 月 18 日率先發動攻擊。9 月 27 日，國民政府展開第二次東征，10 月 14 日攻克惠州，陳派粵軍

⁶⁹ 後有粵軍黃大偉部二千餘人 1923 年 7 月叛降，被編為第七軍。

⁷⁰ 陳曼玲，《陳炯明與粵軍》，310。

⁷¹ 此三人中，葉舉為陳炯明同鄉，對陳炯明最為忠誠；洪兆麟為湘人、林虎則為桂人，洪兆麟對陳偶爾奉陰違，而林虎則與另兩人關係冷淡，更與陳炯明針鋒相對。

⁷² 〈復任粵軍總司令職通電〉（1924 年 12 月 27 日），收入：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增訂本）》下卷，1046。

失去最重要的基地，餘部紛紛潰退，至 11 月初再無組織性的抵抗，僅劉志陸、謝文炳等部退往北方，直到 1928 年北伐結束後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第二節 許崇智派粵軍

許崇智（1887－1965）雖在革命黨人中資歷不亞於陳炯明，但在粵軍甫成立時屈居陳炯明之下，作為粵軍的第二號人物。許崇智，字汝為，廣東番禺人，出身廣州望族，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三期，期間加入同盟會，後在福建新軍第十鎮第二十協擔任協統，在辛亥革命時迫使福建提督孫道仁響應革命，進而為革命黨佔有福建。

一、崛起

許崇智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加入中華革命黨，任軍務部長；護法運動期間又擔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府參軍長，深獲孫中山信任。

由於許崇智與福建淵源較深，在廣東的號召力略遜於陳炯明，故與援閩粵軍總司令一職擦身而過⁷³。在援閩粵軍駐閩期間，許崇智透過地緣關係收攏不少舊部，在上杭、長汀一帶取得大量戰果，在援閩粵軍擴編為兩軍後，更當仁不讓出任第二軍軍長。

陳炯明與許崇智之間頗具競爭心態，陳炯明將許崇智視為自身地位的主要威脅之一，在粵桂戰爭後大幅擴充麾下粵軍第一軍時，許崇智的第二軍竟遭冷落，自認有功無賞的許崇智一度辭職，後被胡漢民勸回⁷⁴，部分不滿陳炯明培植私人的黨人與粵軍官兵亦聚集在許崇智麾下，繼續與陳炯明抗衡。

第二次粵桂戰爭後，陳炯明忙於穩定兩廣局面，對北伐興趣缺缺，孫中山遂令許崇智率粵軍第二軍參戰，一度推進至江西中部，迫走直系江西督軍陳光遠。但因六一六事變爆發，北伐軍被迫折返，試圖反攻陳炯明；不料粵軍第一師梁鴻楷部半途脫走，部下團長陳修爵倒戈，造成梁部大敗，北伐軍亦在陳派粵軍阻擊、北軍抄襲後方的壓力下被迫轉進，許崇智與李福林、黃大偉等部退往閩南。

⁷³ 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國政局》，（臺北：大安，1991），40-42。

⁷⁴ 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國政局》，56。

二、主持粵軍

1922年8月，孫中山透過徐樹錚安排許崇智入閩，驅逐投向直系福建督軍李厚基；孫中山隨後將許崇智的粵軍第二軍擴編，稱東路討賊軍，許崇智任總司令，參謀長蔣介石，編成3個軍（軍長黃大偉、許崇智兼、李福林），下轄13個旅，兵力約2萬人。

12月，滇桂軍在孫中山拉攏下入粵驅逐陳炯明，稱西路討賊軍，陳派月軍於1923年1月退出廣州，回到惠州一帶盤據，而東路討賊軍準備不足，直至2月才離閩，彼時滇桂軍已控制廣州，在城內爭奪地盤，反使情勢更加混亂。

許崇智原計劃由潮汕一路返回廣州，不料卻被洪兆麟所阻，許崇智不願與已接受改編的陳派粵軍啟釁，只得暫時駐軍梅縣靜候。孫中山聞訊後便指示負責改編陳派粵軍的李烈鈞將駐潮汕的隊伍調離，但洪兆麟、尹驥等人百般拖延，直到4月才動身開往閩贛邊境。同時，沈鴻英又叛離廣州方面，連帶影響東江地區的陳派粵軍，林虎、楊坤如、洪兆麟等部亦起兵響應，擊破駐梅縣的李福林部，駐潮安的黃大偉先前因改編問題與許崇智交惡，亦趁此機會反叛，許崇智腹背受敵，反攻失利，只得退往揭陽，潮汕地區又被陳派粵軍奪回。

此次敗仗亦重挫了許崇智的威望，所部僅存三旅、五千餘人，短期內無力再戰，使孫中山不得不仰賴滇桂軍抵抗粵軍。1923年7月，陳派粵軍大舉進襲，許崇智部於博羅設防，在滇軍拒絕救援的情況下擋下粵軍的攻勢。9月，許崇智遣卓仁機、張民達、莫雄兵三路攻河源，自己則返回廣州處理欠餉問題，但代理指揮的參謀長張國楨無力指揮，桂軍劉震寰也未給予增援，許部粵軍反遭包圍重創，被迫退回廣州堅守。

在陳派粵軍兵臨城下之時，許崇智之親信莫雄因病休養，其旅在粵軍壓力下竟不戰而退，幾乎使得廣州城門戶洞開，幸賴譚延闓、樊鍾秀緊急趕到，才擊退陳派粵軍的攻擊。事後，滇桂軍要求以通敵罪懲辦莫雄，儘管許崇智等人力保，但莫氏依然被拘。許崇智經此打擊後與滇桂軍關係勢如水火，卻又無可奈何，遂於11月25日辭去粵軍總司令，離穗赴滬。

粵軍諸將儘管厭惡滇桂客軍，但對許崇智之去留仍抱有不同意見，張民達、李福林等人堅持擁護許崇智；卓仁機、李濟深、鄭潤琦則傾向於支持梁鴻楷，但擁梁派認知到滇桂軍威脅，梁鴻楷之聲望與

實力皆不如許崇智，因此也轉向支持許氏。⁷⁵孫中山為牽制滇桂軍，亦期望許崇智以總司令兼任廣東省長，但在滇桂軍介入下不得不放棄，許崇智亦未返回。

1924年4月，東江地區戰事再次吃緊，孫中山在次電召許崇智回歸，許崇智之弟許濟及粵軍宿將梁鴻楷亦出面勸說，許崇智遂提出整頓粵軍、整理財政、控制兵工廠，以蔣介石為參謀長，推舉胡漢民為省長等條件，獲得應允後始於4月20日返回廣州，獲得多數粵軍將領擁護，但粵軍諸將僅將許崇智視為應付客軍的擋箭牌，對其整頓粵軍、控制糧餉械彈的舉措多有抗拒，使許崇智雖大張旗鼓改動，但實際成效相當有限。

1925年1月，陳派粵軍趁孫中山北上之際再次來襲，號「救粵軍」；大本營方面亦動員各軍迎戰，許部粵軍與黃埔學生軍自右翼進軍，長驅直入潮汕，迂迴攻克梅縣、興寧，擊敗洪兆麟、林虎等部，一時聲勢復振。

3月，孫中山於北京逝世，滇桂軍趁勢控制廣州，阻止東征各軍返回；許崇智亦在汕頭聯繫粵軍，並譚延闓湘軍、朱培德滇軍一舉夾擊滇桂軍。由於滇桂軍誤判局勢，在粵軍攻擊下迅速敗退，甚至出乎許崇智所預料，儘管許氏本人未及參戰，但作為粵軍總司令，其地位足以躋身孫中山逝世後的權力核心。

三、失勢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許崇智出任軍事部長、廣東省主席，又獲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地位幾乎與汪兆銘、廖仲愷比肩，但當廖仲愷於8月遇刺身亡後，情勢急轉直下。廖仲愷時任財政部長，又是國民黨左派領袖，對蘇聯與共產黨的態度親善，與屬於右派的許崇智相反；又廖仲愷大刀闊斧進行整頓財政，部分粵軍將領對此頗感反彈，使得許崇智亦被懷疑涉入廖案。

但廖仲愷身故後，財政部卻由許崇智兼管，其下屬藉機把持財政，而許氏不但未制止，本人豪奢的作風也深受同僚所忌。許部粵軍自控制財政後迅速腐化⁷⁶，不但戰力嚴重下滑，甚至也影響到國民政府的財政根基。

⁷⁵ 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國政局》，90-91。

⁷⁶ 亞·伊·趙列潘諾夫(著)、王啟中(譯)，《蘇聯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5)，20-24。

蔣介石曾五度與許崇智共事，兩人關係由和睦逐漸趨於緊張，在1922年蔣介石突然辭退東路討賊軍參謀長，聲言「遭疑、遭忌」⁷⁷而避往上海，且拒絕回到許崇智部下，許亦怪罪蔣未盡職責，使其在回粵途中慘遭敗績，兩人關係至此破裂。在第一次東征與回師討伐滇桂軍之際，蔣介石率黃埔學生軍偕同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行動，雙方有因爭功、聯繫、追擊⁷⁸等問題上迭生爭執；蔣介石尤其不滿許崇智壟斷財政，影響軍校運作，遂與汪兆銘、鮑羅廷等合作倒許。

1925年9月18日，蔣介石下令將許派粵軍分別繳械，並於次日託陳銘樞轉交一封長信給許崇智，信中斥責許崇智身居要職卻毫無作為，放任財政敗壞、部屬驕縱，嚴重影響革命大局，要求其辭職離粵。⁷⁹許崇智見大勢已去，只得辭職下野，避居上海，此後淡出政壇；其舊部由李濟深、李福林等人吸收，後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五軍的一部份。

第三節 其餘粵軍

一、南路八屬

除規模較大的陳炯明、許崇智兩系粵軍外，在此起彼落的廣東本地武裝中，較具影響力者尚有鄧本殷的「八屬聯軍」。南路八屬意指廣東省南部與海南島「高、雷、欽、廉、瓊、崖、羅、陽」⁸⁰，在地理上自成一格，易形成割據之勢。

在護法開始之際，南路八屬為龍濟光所據；龍被逐走後落入桂軍之手，先後有沈鴻英、林虎、李根源等部駐紮。1920年第一次粵桂戰爭期間，南路八屬的黃志桓、陸蘭清及駐瓊州的海疆軍蔡炳寰部見戰況不利，紛紛脫離桂軍自立，後皆由援閩粵軍鄧本殷部收編。

⁷⁷ 可能是蔣介石反對許崇智寵信張民達、張國楨等將領之故。詳見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國政局》，134-137。

⁷⁸ 許崇智之愛將張民達於1925年4月8日在東江意外落水身亡，對許崇智而言是一大打擊，影響了繼續追擊陳派粵軍的構想。

⁷⁹ 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國政局》，141-144。

⁸⁰ 指高州、雷州、欽州、廉州、瓊州、崖州、羅定、陽春（或陽江）八地，其中欽、廉二州今位於廣西、瓊、崖二州位於海南，當時皆為廣東省所轄。

鄧本殷（1879－1926⁸¹）字品泉，廣東防城⁸²人，自幼失學，1899年參軍，辛亥革命前夕擔任廣東西路巡防營管帶，由廣東提督龍濟光統領。革命後鄧本殷所部被裁，一度投靠漳泉鎮守使黃培松。而龍濟光在1913年二次革命中復出，佔領廣州後重擴編所部濟軍，鄧本殷也重投其麾下，參與了護國戰爭。

1916年，龍濟光為陸榮廷所敗，逃往海南；鄧本殷所部為新任廣東省長朱慶瀾收編，成為警衛軍的一位營長。朱慶瀾在1917年受舊桂系所迫而去職下野，臨行前將一部分的警衛軍轉交給護法軍政府，其中就包括了鄧本殷的部隊，經整編之後鄧出任第四支隊司令（所部3個營），在援閩之戰中嶄露頭角⁸³，轉任第六支隊司令兼安溪清鄉督辦，駐守安溪。

在第一次粵桂戰爭中，鄧本殷部進入南路八屬掃蕩桂軍，輕而易舉地收編了八屬各地的民軍及桂軍，1921年1月進佔瓊崖，後任瓊崖善後處處長、第四旅旅長等（轄2團6營）。鄧本殷統治海南之初推行「瓊人治瓊」，起用大批本地籍官員，並四處修葺基礎建設，一度使海南氣象一新⁸⁴。二次粵桂戰爭期間，儘管桂軍在戰鬥開始時一度侵入欽州、廉州、高州等處，但並未對鄧本殷構成威脅，鄧部還隨粵軍由海路反攻欽州，威脅桂軍側翼。

桂軍在二次粵桂戰爭中潰敗，主要幹部非降即走，但不少中低階軍官率所部化整為零，遁入鄉間展開游擊戰。粵軍於1922年大致退走後，廣西各路自治軍⁸⁵紛紛起事，在省內相互爭奪地盤。六一六事件後，孫中山號召滇桂各軍協力討伐陳炯明，自治軍林俊廷⁸⁶部亦響應，

⁸¹ 據〈粵軍虎將鄧本殷〉一文指出鄧本殷在1926年實為詐死，之後隱居上海，抗戰中曾組織抗日游擊隊，並生活至1960年代。但其資料無確切來源，故只列在註解。

⁸² 今廣西防城港市。

⁸³ 時鄧本殷與第三支隊司令羅紹雄並為中路，由葉舉指揮，攻佔饒平，鄧部在閩軍優勢兵力反攻下仍堅守城池，為援閩粵軍後續的軍事行動打下基礎。

⁸⁴ 留在本地的瓊崖籍官員不多，瓊人治瓊的構想沒多久便成為賣官鬻爵的管道，如萬寧縣（今萬寧市）數年內連換八任縣長，使鄧本殷大受攻擊。

⁸⁵ 主要是由陸榮廷下野後，殘留在廣西的舊桂系中階將領集合桂軍殘部組織而成，由於駐桂粵軍實力不足，只能固守幾座城市，到1922年初大部分被逐至邊境。1922年5月，自治軍的五位主要領導人（劉日福、陸福祥、陸雲高、蒙仁潛、李宗仁）在南寧集會，推蒙仁潛為省長、前桂林鎮守使林俊廷為總司令，組織廣西自治軍臨時軍務處，控制南寧一帶，一般稱之為桂西地方自治軍，與桂北、桂東南蜂起的自治軍相區別，但實際上都只是鬆散的地方武裝聯盟。

⁸⁶ 林俊廷（1876－1933），字莆田，廣東防城人，土匪出身，後陸榮廷收編，曾參與

遣部將申葆藩進攻欽州，任「廣東討賊軍南路總指揮」⁸⁷，與據守廉州的黃明堂粵軍一同對付親近陳炯明的鄧本殷，但申葆藩抵達欽州後即按兵不動，作壁上觀。

申葆藩（1887－1929），字介臣，廣東欽州⁸⁸人，1917年加入舊桂系莫榮新部，早年事蹟有兩說：一說為畢業於欽廉講武堂，曾任南路民軍統領，後為舊桂系收編⁸⁹；一說為早年隨叔父投軍，在陸榮廷手下任傳令兵，並逐級升官⁹⁰。申葆藩在舊桂系部下歷任游擊司令、廣東江防司令等職，1921年舊桂系被陳炯明擊敗後，申葆藩逃亡香港，所部交由下屬張瑞貴統領，之後輾轉成為林俊廷「廣西自治軍」一部。

此時廣州軍政府面臨沈鴻英在北江地區反叛、陳派粵軍依然盤據東江，兩路之威脅性遠勝鄧本殷，使其得到重要的發展時機。1923年4月，原屬陳炯明粵軍的黃志桓前往海口與鄧本殷會面，希望鄧出兵南路八屬，作為陳炯明的後援。此時控制欽州的申葆藩與控制廉州的黃明堂爆發衝突，實力較弱的黃明堂向廣州求援，孫中山雖要求南路討賊軍的其他部隊出兵援助，但援兵遲遲未到，黃明堂最終被逐出廉州。鄧本殷遂透過黃志桓聯絡申葆藩、蘇廷有等人，在當年8月宣布成立「高、雷、欽、廉、瓊、崖、羅、陽八屬聯軍」，由鄧本殷、申葆藩任正副總指揮，黃志桓任參謀長，宣布南路八屬自治。

申葆藩、黃志桓、蘇廷有三人皆欽州同鄉，黃、申二人曾在莫榮新麾下共事，蘇、鄧亦在粵軍相熟，八屬聯軍便在交錯的私人關係與政治利益交換下成立。

八屬地區長期陷入小型武裝勢力混戰的局面，依各路勢力親近的對象大致上可分為三類：親陳炯明一派以鄧本殷為首，控制海南。親孫中山一派被籠統的編成「南路討賊軍」以廉州的黃明堂為首，包括欽州申葆藩、高州呂春榮、雷州林樹巍、陽江梁士鋒等，但只有黃明堂真心擁護廣州政府，其餘多半各懷鬼胎。此外還有盤據陽春、新興、羅定一帶的余六吉、蘇繼開、徐東海等勢力，這一類多是土匪出

護國戰爭。第二次粵桂戰爭後受桂軍軍官推舉為廣西自治軍司令，但在往後的衝突中敗給捲土重來的陸榮廷，一度投靠廣州政府。1925年在滇軍支持下重返南寧，但不久又被李宗仁擊敗，從此退出政界。

⁸⁷ 謝本書、馮祖貽(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二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231。

⁸⁸ 今廣西欽州市。

⁸⁹ 陳予歡(編)，《民國廣東將領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55。

⁹⁰ 張淦侑，〈中華民國欽廉將領志〉，收入《方輿》第18期，2012，頁數不詳。

身，戰鬥力最差，在政治態度上較為曖昧。

申葆藩擊敗黃明堂後，南路討賊軍形同瓦解，隨後鄧、申結盟，成立八屬聯軍並向高、雷、羅、陽一帶擴張地盤。廣州政府方面由將主力放在東江流域，對於南路方面相對上較不重視⁹¹，在1924年初組織了以梁鴻楷、黃明堂、林樹巍等部為首的聯軍，在陽江、羅定一帶與八屬聯軍對峙，雙方互有勝負。然而由於各部無法配合及地方不安的情況下⁹²，廣州政府在南路八屬的進展十分緩慢。到當年年中，八屬聯軍已逼退了黃明堂等人。

在1923年至1924年的戰爭中，八屬聯軍先後擊敗、併吞了呂春榮、林樹巍、梁士鋒等部，余六吉等土匪武裝亦被收編，至此大致上統一了南路八屬地區，兵力也擴編至六師，約三萬人，數字上的實力已可以與廣州、惠州三方對立。

聯軍雖然自稱在孫、陳兩派之間保持中立，但實際上與陳炯明一方關係密切，又與北京方面接觸，如鄧本殷即被北京方面任命為瓊崖護軍使。而孫中山也有拉攏八屬政權的打算，但沒有得到回應。1924年5月，廣州方面支持重廣西敗退的林俊廷前往八屬地區活動⁹³，稱「八屬軍務督辦」。林俊廷過去曾是申葆藩上司，但在廣西自治軍瓦解後已失去影響力，只好帶著少數部隊留在西江一帶。

廣州方面之所以願意支持林俊廷向南路八屬發展也有其緣故，由於八屬聯軍發展迅速，部隊擴充太快，造成內部出現矛盾，尤其是鄧本殷與申葆藩之間的衝突，使廣州方面認為有機可乘。

《廣州民國日報》在1924年3月26日載〈鄧本殷部在雷州被繳械〉一文，指出因鄧、申之間爆發分歧，申部將駐守雷州的鄧部三營包圍繳械，八屬聯軍內部分裂為鄧本殷、黃志桓一系與申葆藩、蘇廷有一系相互對抗，但由於廣州方面威脅，雙方尚未決裂，這也是林俊廷介入南路的主因。

⁹¹ 以《廣州民國日報》為例，東江戰事一般放在頭版，南路八屬之消息則多在二版之後。

⁹² 梁鴻楷實際上甚少至前線指揮，多半待在香港；林樹巍、黃明堂實力較弱，多半是被動應戰，能取勝但無法保住戰果，且難有大規模行動。地方勢力如呂春榮、陳章甫則持觀望態度，但最後都加入八屬聯軍。而南路八屬本來就是廣東省經濟最弱的一區，戰事頻仍使得匪患猖獗，廣州方面為了鎮壓、收編這些土匪也花了不少心思。

⁹³ 雙方有達成某種協議，在孫中山北伐或對付陳炯明時，林俊廷須從背後牽制鄧本殷。亞·伊·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俄國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141。

由於林俊廷本身實力不足，其目標為透過私人關係拉攏申葆藩脫離八屬聯軍，雖然申葆藩將所屬的張瑞貴一部撥給林俊廷，但他仍婉拒倒戈。在遲遲等不到支援的情況下，林俊廷始終沒有進一步的動作，直到八屬聯軍主力在 9 月反撲，將林部逐出八屬。

此後，隨著北京方面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政局大變，段祺瑞重新出山擔任臨時執政，與南方的對峙趨於緩和，孫中山也在 1924 年年底北上「共襄國是」，並在隔年 3 月逝世於北京。在這段期間中，廣州政府經歷了北伐的失敗⁹⁴、商團事變、第一次東征到孫中山逝世後的內部政爭，使得廣州方面針對南路八屬的軍事行動減緩。儘管八屬聯軍內部的矛盾並未因暫時穩定而消失，但已藉此延長了他們的存在時間，直到 1925 下半，國民政府第二次東征期間順勢南下，將八屬聯軍完全消滅。

南路八屬地區自民初以來總是被視為邊陲，這一帶地形複雜、交通不便、經濟落後，除了原本就存在於此的地方武裝之外，各派勢力對此的關注都不高。八屬聯軍之所以能在此迅速壯大，一部份是因為出身援閩粵軍的鄧本殷部實力相對優於八屬本地的武裝；一部份則是地緣因素，鄧本殷、申葆藩等八屬聯軍首領皆出身當地，較容易獲得居民的支持，即便是實力更強的南寧或廣州，也不如出身欽廉本地的鄧、申更容易在此生根。

作為支持陳炯明的派系，八屬聯軍在民國史中被塑造的形象並不好；比起出身革命黨的陳炯明，八屬聯軍的首領們似乎更帶有一點傳統、保守的軍閥色彩，也因此招致更差的評價，然而他們在這段歷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並不能就此隱去他們的存在。

二、福軍

福軍以其領袖李福林而得名，李福林（1872 – 1952）字登同⁹⁵，廣東番禺人，綠林出身，在廣州河南一帶活動，後於官府追緝下逃往南洋躲避。李氏在新加坡透過洪門介紹加入同盟會，又被派回廣州聯絡舊部響應革命。辛亥革命期間，李福林自稱「福字營」統領，率三千民軍隨朱執信進駐廣州城，是為「福軍」之始。

⁹⁴ 指 1924 年的一次北伐，主要目標是支援奉系與皖系在北方的軍事行動，不同於 1926 年之後的北伐。

⁹⁵ 或云李福林為匪時常持燈筒偽裝手槍打劫，而有「李燈筒」之外號。

此後，李福林繼續盤據河南地區，以「保境安民」為由防備其他勢力染指，並與當地仕紳、官商廣結善緣，藉由收取護航費用作為部隊經濟來源，也進行走私、強盜等勾當，在地方上頗具影響力。李之部屬大多出自李氏親族，或南海、番禺、順德三縣之綠林夥伴，地方意識與凝聚力極強，但隊伍紀律差劣，戰鬥力薄弱，離開根據地作戰往往兵敗收場，但只要回到河南修整便能迅速恢復。

陳炯明在辛亥革命後整編廣東民軍，然李福林獲得國民黨高層鄧澤如、本地富商江孔殷、譚禮庭等人庇護，不但未遭裁撤，反而併吞了王和順、石錦泉等規模較小的民軍，勢力更為擴充。在龍濟光治粵期間，李部選擇與龍氏合作，藉此保住地盤並掩護革命黨人活動⁹⁶；後於護國戰爭期間又透過譚禮庭牽線依附桂系，繼續保住廣州河南的控制權，並得到廣惠鎮守使之頭銜。

1920年陳炯明率軍回粵，李福林拒絕督軍莫榮新調遣，反而與省警察廳長魏邦平合謀，在河南、佛山地區宣告獨立，威脅桂軍側後，使得李福林的勢力再次躲過陳炯明整肅，仍保持相當的獨立性。

孫中山於1922年展開北伐時，李福林亦率軍同行，此為該部首度離開廣州周邊作戰，但仍留下部分親信「保商衛旅營」駐守河南。由於陳派粵軍起事，北伐軍後路遭截，李福林遂隨許崇智退往閩粵邊境，並助徐樹錚驅逐依附直系的福建督軍李厚基。1922年10月，李福林就任東路討賊軍第三軍軍長，統轄福軍六千人，編作四個旅；本人則提前返回廣州號召舊部響應。

福軍在回粵途中遭遇陳派粵軍洪兆麟等部襲擊，大部潰散，僅存十分之一返回廣州。此次兵敗嚴重打擊李福林的實力；但在孫中山支持下，李福林將福軍殘部與新募得的「警備軍」重新編組，成為建國粵軍第三軍，李福林仍任軍長，後兼任廣州市長，所部復得五六千人，仍駐留於廣州近郊，仍以兼營鏢商、走私為業，甚少開拔出戰。

1925年國民革命軍成立，李福林福軍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五軍，下轄第15師及第16師，實力在各軍中最弱，往後仍未曾離開廣州行動，直到李福林於1928年因廣州事變而辭職⁹⁷，將餘部交由親信鄧彥

⁹⁶ 據曾擔任李福林第五軍政治部主任的黃乾甫所回憶，當年介紹李福林加入同盟會的國民黨元老鄧澤如曾暗示李福林「保存實力，隨機應變」，使其與龍繼光合作。黃乾甫，〈我所知道的李福林〉，收入《廣東文史資料》第9輯，（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3），116-117。

⁹⁷ 寧漢分裂期間，留守廣東的李濟深意圖吞併李福林手中僅存的第15師（第16師已被調往南京），李百般推託後遇上張發奎、黃琪翔率軍回粵，遂與其合作共抗李濟

華主持後隱居香港。隨著李福林退居幕後，福軍也逐漸遭李濟深之粵軍吞併而消失。

與大多數曇花一現的廣東民軍不同，李福林透過與孫中山的私人交誼而獲得了政治上的後盾；加上本身對根據地的有效經營，使得福軍在廣東的動盪中始終屹立不搖，甚至成為國民革命軍創始的五個軍之一。

三、肇軍

肇軍顧名思義，為廣東肇慶地區的地方勢力，首領為李耀漢。李耀漢（1878－1942）字子雲，廣東新興人，清末投身綠林，活躍於新興、陽春一帶，後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招安，成為巡防營連、營長。民初，李耀漢所部巡防營移駐肇慶，由肇羅綏靖處督辦周之楨統領；李之上司趙定國辭職後，由李耀漢繼續其眾三營，由翟汪、李華秋、邱可榮三人擔任營長，是為「肇軍」雛形。⁹⁸隨後，李耀漢又在龍濟光斡旋下兼併巡防營賀蘊珊、古日光部，並擴編部眾至十五營，成為僅次於龍氏「濟軍」的強大勢力。

護國戰爭期間，李耀漢先在朱執信聯繫下與廣州周邊的李福林、魏邦平合作，又與自廣西而來的桂軍、滇軍聯繫，一時叱吒風雲。舊桂系陳炳焜就任粵督後，為拉攏本地勢力，遂保舉有兒女姻親的關係李耀漢以肇羅陽鎮守使兼任廣東省長、魏邦平任省警務處長，李耀漢的聲望霎時大漲，儼然成為廣東本地武裝的領袖，李福林、魏邦平、莫榮新等皆與其交好，藉以抵抗舊桂系的蠶食鯨吞。

李耀漢在擔任省長期間繼續擴編肇軍，達到 22 營之眾⁹⁹，並於肇慶開設講武堂，下一代的粵軍名將陳銘樞、陳濟棠、蔡廷鍇、余漢謀等皆曾於肇軍擔任基層軍官。肇軍的駐地為廣三鐵路沿線到西江地區，其駐防地中多設關卡抽取厘金作為軍餉來源，但管理十分鬆散，官兵貪汙情況嚴重，連帶也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

莫榮新接任廣東督軍後，對勢力日益增長的李耀漢相當忌憚，李

深；而中共趁張發奎與李濟深相鬥之際發起廣州暴動，暴動雖然失敗卻也讓南京方面取得藉口，迫使張發奎、黃琪翔、李福林等人引咎辭職。

⁹⁸ 汪祖澤，〈李耀漢與肇軍〉，收入：《廣東文史資料》第 11 輯，（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8），82。

⁹⁹ 彭智芳、龔志塗，〈廣東肇軍始末〉，收入：《廣東文史資料》第 19 集，（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5），76。彭、龔二人皆為肇軍中人。

亦有意對抗舊桂系，便透過老上司李準與北京政府聯繫，得到廣東督軍之職，並與龍濟光、莫擎宇等共謀倒桂。但在護法戰爭中，龍濟光部遭桂軍、滇軍痛擊，敗回海南；莫擎宇亦被陳炯明、劉志陸迅速擊敗，李耀漢在此間保持中立，不願援桂亦不敢助龍，也讓舊桂系取得干預的藉口。

在政學會智囊楊永泰運作下，莫榮新以廣東省長職位引誘李耀漢之親信翟汪，又於1918年9月免去李耀漢本兼各職，再調遣桂、滇各軍包圍肇軍防地，迫使李耀漢出走香港，不久又逼走翟汪，給李耀漢的勢力一濟重創。1919年，群龍無首的肇軍已陷入癱瘓狀態，一部由虎門要塞司令邱渭南、余六吉統帥，駐防虎門地區；另一部由陳銘樞、陳濟棠等率領，留在雲浮一帶，但皆受到舊桂系箝制。

粵桂戰爭爆發後，廣東本地武裝紛紛響應陳炯明，李耀漢亦回到新興重起爐灶，拉攏陳銘樞、余六吉等舊部對抗桂軍，稱粵軍第六軍軍長。當陳炯明接掌廣東後，又將矛頭指向曾依附舊桂系的肇軍，以肇軍官兵殺害朱執信之罪名再度逼退李耀漢，並將肇軍各部縮編為一旅，編入粵軍第一師，肇軍至此已形同消滅。

李耀漢往後曾依附於桂軍沈鴻英麾下，但隨著沈部在廣西的內戰中兵敗而再次下野，此後淡出軍政，晚年回到家鄉終老。

李耀漢之背景與陸榮廷類似，皆出身綠林且具有巡防營經歷，但陸榮廷一度稱雄兩廣，李耀漢雖擁有一定實力，但僅能寄人籬下，有志難伸，雖趁著舊桂系陳炳焜、莫榮新之間的齟齬謀得了擺脫支配的機會，卻又挑錯了盟友，最終遭到舊桂系的報復而迅速瓦解。肇軍的活動對廣東局勢的影響有限，但卻培養出不少名將，似有歹竹出好筍之意。

第三章 舊桂系

廣西省在清末民初屬於相對貧困的省份，¹⁰⁰加上地理、族群、文化紛雜，政府的控制力難以深入基層，動亂也就易於發生，其中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者即為 19 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也使廣西省被視為一個具有反叛傳統¹⁰¹的地域。在清末的內憂外患中，廣西省成為會黨、土匪活躍的溫床，舊桂系的核心成員亦大多具有綠林之背景。

歷經太平天國、中法戰爭後，動盪不安的廣西省更是土匪蜂起；清廷則剿撫並行，盡力抑制西南地方的不穩，避免再度爆發難以承受的大規模變亂。許多獲得招安的綠林武裝原封不動的改編為正規軍，參與了清末的軍隊改革，並進一步掌握權力，在清末民初的變局中呼風喚雨。其中之翹楚莫過於東北的奉系領袖張作霖，以及與之遙相對望的廣西舊桂系首領陸榮廷。¹⁰²

第一節 舊桂系的成形

一、陸榮廷的崛起

陸榮廷（1856¹⁰³ – 1928），字幹卿，廣西武緣（今南寧市武鳴區¹⁰⁴）人，其少時曾為船工，後投軍為兵，部隊裁撤後又落草為寇，活躍於中越邊境。由於陸部之活動已威脅到中越邊境的法國商人，故後者要求清廷予以處理，遂由廣西提督蘇元春出面招安，以陸榮廷任管帶，其部屬譚浩明、韋榮昌亦擔任哨長，舊桂系之核心人物自此進入廣西軍界發展。

¹⁰⁰ 據《西南軍閥史》第一卷引用〈度支部試辦宣統三年各省各衙門預算說明書〉記載，廣西省之收支相抵尚不足 137 萬兩；西南六省中僅廣東省有盈餘，約 240 萬兩。馮祖貽、謝本書，《西南軍閥史》第一卷，（貴陽：貴州文史出版社，1991），4。

¹⁰¹ 《中國政壇上的桂系》之第二章以歷史、地理因素分析了廣西的「反叛傳統」之形成。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中國政壇上的桂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28-35。

¹⁰² 在舊桂系的全盛時期嘗有「南陸北張」之渾名流傳。

¹⁰³ 陸榮廷的明確生年尚有爭議，約 1856 至 1859 年間皆有，本文採黃益謙，《陸榮廷與廣西》一文之考證，以 1856 年（咸豐六年）為準。黃益謙，《陸榮廷與廣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6），48。

¹⁰⁴

蘇元春去職後，陸榮廷以其部能戰、軍紀相對較佳為由，又取得兩廣總督岑春煊賞識，調至邊防大臣鄭孝胥麾下任職，升任榮字營分統，部隊亦逐步擴編。在當時軍費拮据，又有以整編新軍、裁汰舊軍之政策，陸榮廷部卻能不斷擴張，足見其在岑春煊部下之地位，兩人之合作也延續至民國初年。

陸榮廷於 1911 年署理廣西提督，主掌廣西新舊各軍，也成為僅次於巡撫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之後的第三號人物；而沈、王兩人都出身外省，¹⁰⁵且皆為文官，陸榮廷實際上已是廣西省內層級最高的本省官員，且軍權在握，其地位在省內已不易撼動。辛亥革命爆發後，廣西革命黨人於 11 月 7 日說服沈秉堃等人宣布獨立，並推舉其出任都督，王芝祥與陸榮廷則任副都督。陸榮廷雖傳與革命黨有所聯繫，¹⁰⁶但在鼎革之際仍採取觀望態度，並藉機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由於武昌前線局勢吃緊，南方各省的革命黨人急於支援，使陸榮廷獲得了排除異己的正當理由，便順勢迫使缺乏軍隊支持的沈秉堃、王芝祥出面「援鄂」，並帶去了大批革命黨與新軍，大幅削弱了省內的革命黨人力量；陸榮廷也藉維護地方秩序之名展開擴軍、收編，進一步剪除來自省內的不穩定因素。

二、舊桂系之政治結構

由於陸榮廷及多數舊桂系核心成員皆出身舊軍（巡防營），對受革命黨人滲透的新軍心存芥蒂，在其大權在握後即以各種名目驅逐、裁編新軍，並將所屬的巡防營擴編為二師，以親信陳炳焜（後改陸裕光，陸榮廷之子）、妻弟譚浩明擔任師長，其親戚、部屬亦分任要職；此外，廣西省內仍有若干舊軍編制，皆由陸榮廷所統轄，舊桂系亦自此成型。舊桂系的主要成員大多出自武緣（武鳴）、馬平（柳江）、桂平、龍州四縣¹⁰⁷，以陸榮廷個人作為核心，透過血緣、地緣、義兄弟等關係結合成派系。¹⁰⁸

¹⁰⁵ 沈秉堃為湖南善化人，王芝祥為順天通州人。

¹⁰⁶ 一說陸榮廷在 1906 年赴日本考察期間已加入同盟會，在鎮南關之役中亦刻意放水；但相關資料僅見於部分回憶錄、傳記之中，仍缺乏決定性證據，故僅註為傳聞。

¹⁰⁷ 馮祖貽、謝本書（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一集，98。

¹⁰⁸ 如譚浩明為陸榮廷之妻弟，又與陳炳焜三人結為義兄弟；部將馬濟則為陸之義子；另一幹將莫榮新為軍中部屬，又與沈鴻英為親家。

三、1912 至 1915 年間的舊桂系

民國成立後，陸榮廷之勢力已乎支配全省，僅有梧州、柳州兩地尚由非舊桂系勢力統治。其中梧州為袁世凱親信龍濟光之地盤，柳州則為親近革命黨的地方武裝劉古香¹⁰⁹控制。二次革命爆發後，廣西省位處關鍵，陸榮廷自然成為兩方競逐的對象，革命黨人爭取陸榮廷以牽制龍濟光，並影響西南各省；北京方面則期望其按兵不動，使進軍廣東的龍濟光可以無後顧之憂。

由於陸榮廷仍將龍濟光的存在視為威脅，故傾向與北京方面合作，換取龍濟光離桂入粵，自己則全力壓制柳州的劉古香勢力。劉古香雖在二次革命期間已與廣東的革命黨人聯繫，但自認其力量尚不足與陸榮廷相抗，故傾向暫緩行動；然而其侄劉震寰決心響應二次革命，遂發動兵變挾制劉古香。但劉部貿然起事，軍心不穩，在部將沈鴻英¹¹⁰反戈一擊後隨即崩解，劉古香遭到捕殺，劉震寰則脫逃而去。

在龍濟光入粵、劉古香兵敗後，陸榮廷在廣西省內即無對手，唯一可能威脅其統治基礎者只剩下北京政府。袁世凱對陸榮廷並不放心，一方面以高官厚爵進行籠絡，另一方面亦先後派遣張鳴岐、王祖同¹¹¹出任入桂任職，試圖瓜分陸榮廷之權力。為應付來自北京的企圖，陸榮廷計劃將省城由地處偏北的桂林遷往其發跡之地、位於全省中央的南寧¹¹²，以強化其統治力量，並避免來自外省的襲擊；此外又以彌補財政赤字為由，截留各項稅賦並自行印發紙幣，提高財政上的獨立性以作為抗衡北京的籌碼。此外，陸榮廷仍持續與其舊上司岑春煊¹¹³有所聯繫，並在護國戰爭中再度扮演關鍵角色。

¹⁰⁹ 劉古香（1874 - 1913），原名起今，字古香，廣西馬平（今柳州市柳江區）人，廣東將弁學堂畢業，1907年時加入同盟會，於廣西北部活動，辛亥革命後控制柳州一帶。

¹¹⁰ 沈鴻英此後亦加入舊桂系，成為舊桂系中相當重要的一股力量，對舊桂系的發展與兩廣政局皆留下深刻影響。

¹¹¹ 即清末之兩廣總督張鳴岐，早年擔任廣西布政使、巡撫等；王祖同則曾於廣西擔任知府，皆具有地緣上的關係。

¹¹² 北京方面並未答應此項，但陸榮廷並未理會。

¹¹³ 岑春煊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遭袁世凱逼退，兩人關係極為惡劣；岑氏在二次革命期間亦遭通緝，被迫逃亡南洋。

第二節 桂軍入粵

舊桂系在民國初年仍留在本省發展，少有機會離境活動，但也因此得以休養生息、充實力量，在 1916 年的護國之役中一鳴驚人，成為影響西南政局的強大勢力。

一、護國戰爭

1916 年 3 月，¹¹⁴陸榮廷在蔡鍔、梁啟超、岑春煊等人策動下，宣布投向護國軍陣營，與李烈鈞的護國第二軍聯手消滅了窺伺雲南的廣東龍觀光部隊，隨後共同進軍廣東。在滇、桂軍及廣東本地武裝的包圍下，龍濟光亦被迫宣布獨立，但仍滯留廣州，所部濟軍亦不斷與護國各軍發生衝突。¹¹⁵在此種混亂之下，護國軍於 5 月 8 日在肇慶成立軍務院，將滇、黔、粵、桂諸省的軍政領袖統括而入，以求暫時緩解護國軍內部的對立，並圖謀北伐。在舊桂系成員中，陸榮廷、陳炳焜任撫軍，與舊桂系關係密切的岑春煊擔任副撫軍長；部將莫榮新、譚浩明分任護國軍第三、第五軍軍長，進入廣東、湖南作戰。

當袁世凱逝世後，龍濟光隨即取消廣東的獨立，依附於皖系以對抗周邊各路勢力。龍濟光的動搖隨即招來了滇、桂軍的反彈，除了滇軍在韶關的反擊外，陸榮廷亦下令駐三水的莫榮新率先朝廣州進發，以逼迫龍濟光交出廣州城。

二、舊桂系的擴張

在護國戰爭後期，舊桂系兵分二路擴張地盤，陸榮廷、譚浩明之主力進入湖南；莫榮新、陳炳焜偏師進軍廣東，配合廣東本土武裝對付龍濟光。陸榮廷過去極少出省作戰，此次卻親入湖南，足見此時湖南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似乎略高於廣東。龍濟光與陸榮廷早年曾在岑春煊麾下共事，兩人在護國戰爭期間雖互為對手，但陸榮廷放緩入粵的行動說明了兩人之間仍保有合作的可能，對龍濟光的態度亦是合作多於壓迫。而在與龍濟光的討價還價之間，舊桂系也開始爭取廣東本

¹¹⁴ 廣西在 3 月 15 日宣告獨立，但數日前已將龍觀光部包圍繳械。

¹¹⁵ 如 1916 年 4 月 12 日的「海珠慘案」。

的勢力的合作，如李耀漢、魏邦平、林虎等部，以提高在廣東的影響力。

在龍濟光倒向皖系後，迫於桂軍的壓力，執掌北京政權的段祺瑞不得不向南方妥協，調龍濟光為兩廣礦務督辦，移駐海南，並任命陸榮廷出任廣東督軍；但同時又以陸榮廷兼署湖南督軍，未到任前仍由龍濟光暫代署廣東督軍職務，一方面拖延陸榮廷回粵的計畫，一方面則挑動夾在中間的李烈鈞駐粵滇軍與龍、陸衝突。

然而，陸榮廷並未受此策略牽制，隨即退出湖南，南下廣東，將龍濟光逐往海南，廣東亦自此成為舊桂系之地盤。在龍濟光失敗後，北京方面轉而以舊桂系作為交涉對象，於 1917 年 4 月提升陸榮廷為兩廣巡閱使；舊桂系要員亦安插於各重要職位，包含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廣惠鎮守使莫榮新、欽廉鎮守使沈鴻英等；同時桂軍亦擴編為七個軍、五萬餘人，儼然成為西南地區數一數二的龐大集團。

在陳炳焜、莫榮新兩任舊桂系督軍的推動下，舊桂系逐步分化、控制廣東地方武裝；利用中華革命黨黨內的溝通問題¹¹⁶削弱了護法軍政府與海軍的合作；又透過駐粵滇軍與雲南方面的不合¹¹⁷將其壓制，逐一破壞孫中山的武力基礎，最終改組護法軍政府，將孫中山排擠出權力核心。

自護國之役以來，廣東地方武裝的名目繁雜，但實力相當有限；當桂軍入粵後，不少勢力大多選擇與舊桂系合作，但亦與護法軍政府保持關係，前者如李耀漢之「肇軍」，後者則有李福林、魏邦平等部之勢力。同時，舊桂系為強化對廣東的控制，亦開始提拔非廣西出身的軍官擔任幹部，作為與廣東地方武裝合作的橋梁與樣板，此類人物有劉志陸、申葆藩等人，其廣東之出身亦有助隨後融入粵軍。而儘管舊桂系全面控制廣東，但仍有少數武裝仍堅定支持孫中山，如活躍於南路地區的黃明堂，但此種勢力通常規模更為弱小，難以與桂軍相抗。

舊桂系的控制看似穩固，集團內部亦相當團結，但私下仍有派系之爭，以廣東之狀況為例，兩任督軍陳炳焜（柳州派）、莫榮新（潯州派）即分屬不同派系，前者與陸榮廷為結義兄弟，後者僅是廣西舊軍同袍之關係，又與國民黨政學會關係密切，其親疏不言而喻。兩派系

¹¹⁶ 指程璧光遇刺案，使親近舊桂系的林葆懌得以控制海軍。

¹¹⁷ 駐粵滇軍師長張開儒出任軍政府陸軍總長，引來唐繼堯不滿，遂默許舊桂系消滅張開儒勢力。

的爭執可以以對李耀漢之態度切入研究，¹¹⁸李耀漢為依附於桂軍的廣東本地勢力之一，並獲任命為廣東省長，作為收攏人心的重要招牌。但李耀漢之地盤位於兩廣交通要道，又與陳炳焜為姻親，和接任督軍的莫榮新關係不深，遂一面倚靠陳炳焜、陸榮廷為後盾，一面擴大自身力量，也因此招來莫榮新之反彈，藉故一舉剪除李耀漢之武力。此舉雖使舊桂系內部的矛盾暫時和緩，但也引來其他廣東本地勢力的不安。

第三節 盛極而衰

1920年8月，舊桂系藉北方直皖戰爭結束之機，向控制閩南、支持孫中山的陳炯明援閩粵軍發動進攻。但桂軍前鋒遭到擊退，側翼的浙軍、滇軍見狀則按兵不動，使陳炯明得以長驅直入；並在李福林、魏邦平起兵響應下，一舉將桂軍逐出廣東。第一次粵桂戰爭的失敗對舊桂系的決策圈造成嚴重打擊，為重建自身威信，陸榮廷在北方直系支持下，又於次年準備進軍廣東。而廣州政府則為鞏固北伐根據地，再度派出陳炯明粵軍「援桂」，接連擊潰桂軍反撲，攻入陸榮廷之根據地南寧。陸榮廷見大勢已去，遂退守龍州，隨後離省流亡，失去領袖的桂軍亦隨即土崩瓦解。

陳炯明之粵軍實力有限，難以控制廣西全省，僅能扶植馬曉軍、劉震寰等勢力作為代理人，主力後亦退回廣東。舊桂系儘管解體，但大多數地盤仍由桂軍控制，並揭起「自治軍」名號四出活動，陸榮廷本人亦在1922年回到廣西，趁廣東陷入孫陳之爭時重建勢力。陸榮廷雖得以復出，但廣西省內早已陷入割據，舊部沈鴻英、林俊廷、陸雲高等人早已各自為政，不受調遣；又有新興的定桂軍、討賊軍追逐前浪，其勢力早已不如以往。

一、劉震寰桂軍

劉震寰（1890－1972），原名瑞廷，字顯臣，廣西馬平（今柳州）人，原為同盟會員，其叔父劉古香在二次革命期間於柳州起事，但因

¹¹⁸ 黃益謙之《陸榮廷與廣西》一文對此段發展有所詳述。黃益謙，《陸榮廷與廣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1986年6月），160-161。

劉震寰行事躁進，最終兵敗被殺。劉震寰在護國戰爭期間獲得同樣出身柳州的陳炳焜招募，進入舊桂系軍中擔任巡防營副司令，駐防廣西省境。

1921年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劉震寰部被派往梧州迎戰粵軍，但卻臨陣倒戈，受陳炯明委任為桂軍第一師師長，收集潰兵後將部隊編成兩個旅（旅長韋冠英、嚴兆豐）四個團及一支隊，活動於桂北地區。當粵軍開始撤出廣西後，廣西各「自治軍」紛紛起兵，依附粵軍的劉震寰成為眾矢之的，只得退往邊境梧州一帶盤據，接受廣東方面的庇護。

1922年10月，流落黔桂邊境的滇軍響應孫中山的號召，抵達廣西藤縣，與桂軍沈鴻英、劉震寰等部於白馬廟會盟，一同東進對抗陳炯明粵軍。劉震寰隨後將所部四千餘人擴編為三個師，委韋冠英、嚴兆豐、黎鼎鑑為師長，以廣東東莞、虎門一帶為根據地¹¹⁹，雖然持續擴編部隊，但實際補充的兵員、軍械卻相當稀少；在與沈鴻英、陳炯明交手的過程中也是勝少敗多，只得依附於實力較強的滇軍。「滇桂軍」一名也由此而來。

劉震寰於1924年就任建國桂軍總司令，但所部戰力依然貧弱，且須仰賴滇軍楊希閔援助使得存續；劉震寰雖有意返回廣西發展，但此時廣西局勢已傾向新桂系，不樂見劉震寰前來爭奪地盤，其計畫亦落空，後於1925年6月與楊希閔滇軍一同遭到消滅，劉震寰敗逃香港，從此淡出軍政界。

二、定桂軍與討賊軍

新桂系的三位核心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皆出身新式軍校，在偏重舊軍的舊桂系之中升遷較慢。李宗仁（1891－1969）畢業於廣西陸軍小學堂，原屬桂軍林虎部，當林虎在第二次粵桂戰爭中兵敗去職後，李宗仁即率部分桂籍官兵進入六萬大山地區活動，逐步壯大勢力。白崇禧（1893－1966）與黃紹竑（1895－1966）則皆自保定軍校畢業，原在馬曉軍的「模範營」擔任基層軍官，在粵桂戰爭後亦

¹¹⁹ 卜漢池，〈桂軍劉震寰的興起及其覆滅〉，收入：《廣東文史資料》第15輯，（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4），45-46。

¹²⁰ 即顧品珍與唐繼堯之爭，最終以唐繼堯重奪權位告終，顧派滇軍殘部撤往廣東，成為第二次駐粵滇軍之始；其細節將在後文詳述。

隨馬部依附於廣州政府。馬曉軍在廣西各路自治軍圍攻下辭職離桂，其部隊交由黃紹竑指揮，退往廣東邊境與李宗仁合作，又透過與在廣州休養的白崇禧建立與廣州政府之間的聯繫，兩支部隊分別改稱「定桂軍」（李宗仁）、「討賊軍」（黃紹竑），在粵桂邊境擴張地盤。

定桂、討賊兩軍雖為盟友，但初期仍各自努力，與廣州政府的關係亦有所差異，如黃紹竑即以討賊軍自號，公開接受廣州方面的支持；李宗仁之態度則相對中立，雖親近廣州政府，但仍與省內其他勢力有所聯繫，兩者即便各自為政，但在關鍵之時而不吝合作，在沈鴻英、陸榮廷開戰之時襲取南寧，徹底擊垮捲土重來的陸榮廷；隨後再消滅沈鴻英勢力，完成廣西的統一。



第四章 滇軍

自護法軍興，作為軍政府核心的廣東省成為南方諸路勢力群集之處；儘管高舉護法大旗，但各派各系仍各懷其志，表面上通力合作，私下則各據山頭，相互爭執不休。在護法軍政府旗下的勢力之中，來自雲南的滇軍對廣東省政的局勢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這股力量與軍政府亦敵亦友，有時扮演關鍵的同盟，有時又是難纏的對手，雙方的分分合合不斷左右著護法運動的發展，甚至國民政府的形成。

滇軍前後曾兩度進入廣東，首次為 1916 年護國戰爭之尾聲，由李烈鈞等人率領的護國第二軍在粵、桂各地武裝的協助下開入廣東，驅逐了支持北京政府的龍濟光，隨即又成為支持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的重要支柱。然而，第一次駐粵滇軍捲入了護法軍政府內的派系鬥爭，自身亦陷入分裂而逐漸衰弱，在 1920 年的第一次粵桂戰爭中，殘餘的駐粵滇軍隨著舊桂系的失敗而崩解，暫時退出了廣東省的政治舞台。

1922 年，雲南內部爆發了另一場政治風暴¹²⁰，其中落居下風的一支滇軍輾轉抵達了廣東，與陷入危局的孫中山結為暫時的同盟，一同對抗擁護陳炯明的粵軍勢力，是為第二次駐粵滇軍。但隨著孫中山重掌廣東，與滇軍之間的分歧亦逐漸顯露，雙方的關係終至劍拔弩張。在國民政府成立前夕的變局中，滇軍最後的反撲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摧毀，其殘留最終被消融於歷史的洪流之中。

前後兩次駐粵滇軍皆對軍政府的發展具有顯著的影響，包括護法軍政府的興起、孫中山與舊桂系、陳炯明的衝突、以及國民革命軍的成立等，駐粵滇軍即使未必擔綱主角，但屢屢是推動歷史的關鍵配角。本章將詳述兩次駐粵滇軍的興衰始末，並分析滇軍與廣州政府及粵、桂各勢力之間的互動。

第一節 第一次駐粵滇軍

一、護國戰爭與滇軍入粵

1915 年 12 月 25 日，護國戰爭揭開序幕，由蔡鍔、李烈鈞、唐繼

¹²⁰ 即顧品珍與唐繼堯之爭，最終以唐繼堯重奪權位告終，顧派滇軍殘部撤往廣東，成為第二次駐粵滇軍之始；其細節將在後文詳述。

堯分別出任護國第一、第二、第三軍總司令，向四川、兩廣發動進攻。1916年3月，廣西將軍陸榮廷轉而響應護國軍，偕同李烈鈞護國第二軍入粵，順利擊敗並迫使廣東將軍龍濟光宣布獨立，不久又將其殘部逐往海南島。5月8日，肇慶軍務院宣告成立，負責統轄廣東境內響應護國戰爭的各路武裝，包括李烈鈞的護國第二軍在內。

隨著袁世凱逝世，護國戰爭告一段落，但廣東省內的局勢卻顯得相對詭譎多變。在護國戰爭結束當下，廣東境內實力最強者為桂軍莫榮新部，不少廣東境內的地方武裝亦依附於桂軍¹²¹。由於陸榮廷亟欲控制廣東，身兼雲南及革命黨力量代表的李烈鈞即成為必須排除的對象之一，雙方的矛盾也開始加深。在黎元洪就任大總統後，名義上主政廣東的龍濟光也開始尋求新的盟友，找上了國務總理段祺瑞，試圖藉此維持對廣東的控制；但此舉也讓陸榮廷獲得了動武的藉口，促使龍濟光與李烈鈞相互削弱彼此。

北京政府為安撫陸榮廷，遂將龍濟光調任兩廣礦務督辦，移駐海南；並以陸榮廷接任廣東督軍，但未到任之前仍由龍濟光署理，而陸榮廷也同時署理湖南督軍。此一任命的目標在於將陸榮廷暫時滯留於湖南，並讓龍濟光得以集中力量對抗此時駐防粵北的李烈鈞。但陸榮廷並未理會北京政府的任命，反而直接率部回師廣東，將留在廣州的龍濟光逐出，完成對兩廣的全面控制。

不久，李烈鈞在北京與廣州的壓力下宣布辭職，仍然駐留粵北一帶的護國第二軍亦被唐繼堯重新整編為兩個師，以張開儒任第三師師長，駐韶關；方聲濤為第四師師長，駐廣州近郊，這兩支部隊即為第一次駐粵滇軍之始。

二、第一次駐粵滇軍與軍政府

在護法軍政府成立之際，廣東省仍是舊桂系的天下，此外尚有駐留肇慶的張開儒、廣州的方聲濤兩支滇軍，代表雲南唐繼堯的勢力；以及退往海南島重整旗鼓的龍濟光，與依附北方，盤據粵東的潮梅鎮守使莫擎宇等部。

高舉護法大旗的孫中山實際上幾乎沒有可以指揮的武力，除了部

¹²¹ 諸如林虎部粵軍、李耀漢之肇軍等勢力。馮祖貽、謝本書(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一卷，193。

分海軍艦隊之外，只有少量廣東地方武裝¹²²，以及廣東省長朱慶瀾所轄的二十營親軍¹²³可供調遣，但只是杯水車薪。儘管陸榮廷、唐繼堯等西南地方實力派紛紛響應護法，但並無與孫中山全面合作的計畫，僅藉著護法之名行擴張之實。唐繼堯的目標在於進圖川、黔，並成為南方的實際領袖，藉此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駐粵滇軍便扮演了牽制舊桂系與護法軍政府的重要角色。然而，駐粵滇軍自身的行動卻出乎唐繼堯的策劃。

(一)、張開儒事件

在孫中山抵達廣州之前，滇軍第三師師長張開儒即明確表示支持護法，在軍政府成立後也隨即就任陸軍總長；第四師師長方聲濤出任廣州衛戍司令，為護法軍政府提供了武力基礎，也反而牽制住了唐繼堯與陸榮廷。

張開儒（1869 – 1935），字藻林，雲南巧家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後在雲南新軍中擔任教官，也是同盟會會員，是孫中山在滇軍高層中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張開儒的明確表態打亂了唐繼堯的佈署，後者或電令張、方等人須「行動一致」¹²⁴、或派人疏通¹²⁵、或強硬要求駐粵滇軍返回雲南¹²⁶等，但張開儒皆不為所動，雙方關係趨於惡化。然而，張開儒與方聲濤、李烈鈞的關係亦不佳，此時方聲濤正在福建鏖戰，並遭狙擊負傷，張開儒亦曾以此為藉口，試圖派人奪其指揮權¹²⁷，引起方部將領的反彈¹²⁸，此事反而使得張開儒在駐粵滇軍內部陷於孤立，也成為昆明與南寧方面的主要施力點。

¹²² 如林虎、黃明堂等民軍。

¹²³ 由龍濟光殘留的部隊，以及部分地方武裝改編而來，往後成為陳炯明粵軍的基礎。

¹²⁴ 「唐繼堯告誡駐粵滇軍須行動一致密電」（1917年10月21日），《雲南省長公署檔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編），《護法運動》，（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693。

¹²⁵ 「唐繼堯囑葉荃就近查酌辦理方聲濤密電」（1917年8月16日），《護法運動》，頁691。以及「唐繼堯請李烈鈞設法融合駐粵滇軍密電」（1917年10月23日），《護法運動》，694。

¹²⁶ 「唐繼堯令張開儒部入川或回滇密電」（1917年12月12日），《護法運動》，695。

¹²⁷ 「張開儒建議由李鴻祥接任滇軍第四師師長與唐繼堯往來密電」（1917年12月至1918年2月），《護法運動》，700-704。

¹²⁸ 「朱培德反對更換方聲濤師長與唐繼堯往來密電」（1918年1月），《護法運動》，707-708。

張開儒與滇軍的態度除了引起雲南方面的不滿外，對孫中山沒有好感的舊桂系也將其視為欲除之而後快的大敵，南寧與昆明雙方也有意無意地展開合作¹²⁹。首先，唐繼堯以張開儒已出任護法軍政府陸軍總長為由，免去其師長職務；並將駐粵滇軍的兩個師合編為「靖國軍第六軍」，指派李根源擔任軍長、鄭開文（後又任命楊晉）接任第三師師長¹³⁰。此命令毫不意外的遭到張開儒部官兵的拒絕，也使得廣東督軍莫榮新決定以武力解決。

4月18日，江西督軍陳光遠遣軍越過大庾嶺，佔領南雄，張開儒隨即率部還擊，雙方陣地多次易手。在粵贛邊境衝突爆發後，莫榮新隨即任命李根源擔任「粵贛湘邊防軍務督辦」赴韶關助戰；名義上為協助張開儒，實際上則是運用其影響力拉攏第三師的官兵。

5月12日，張開儒回到廣州後突遭莫榮新逮捕，擔任陸軍部次長的秘書崔文藻遭到槍殺；李根源亦順利接管滇軍第三師。張開儒的勢力自此遭到拔除。隨後，護法軍政府即由大元帥制改組為七總裁制，舊桂系與政學會掌握實權，其中李烈鈞、方聲濤分別出任參謀部長與次長，足見當時駐粵滇軍已轉與舊桂系合作。

（二）、滇軍與粵桂軍系之分合

在兩支駐粵滇軍之中，張開儒部分駐粵北韶關與廣州近郊，在護法戰爭中僅負責防守粵贛邊境；主要擔綱作戰任務的則是方聲濤的第四師。1917年10月，駐防粵東的潮梅鎮守使莫擎宇投向北方，福建督軍李厚基亦派所部「援粵」，兵鋒直逼惠州。護法軍政府遂決議出擊福建，開闢第二戰場以牽制北軍，投入陳炯明、許崇智等部粵軍、方聲濤部滇軍¹³¹，以及海軍擔任主力，配合閩南各路地方武裝發動反攻。

方聲濤（1885－1934），字韻松，福建侯官（今閩侯）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四期騎兵科，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返國後曾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後在李烈鈞麾下任職，被視為李烈鈞的重要幹將。由於方聲濤出身福建，自然是護法軍爭取福建地方勢力支持的重要關鍵。

¹²⁹ 此時正值南北議和之時機，舊桂系與滇系傾向主和，而護法軍政府則強硬主戰；為削弱主戰派之勢力，處理駐粵滇軍的議程自然被提前。

¹³⁰ 馮祖貽、謝本書（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一卷，259-260。

¹³¹ 實僅投入伍毓瑞第八旅，朱培德的第七旅仍留守後方。

儘管陳炯明、方聲濤等人皆不信任後方的莫榮新，但各部彼此間仍有齟齬，實際上各自為戰。1917年12月，護法軍消滅了莫榮新的部隊，並擊退閩軍的進攻，在閩粵邊界佔有地盤¹³²。由於後方的支援有限，陳炯明、方聲濤等部必須就地籌措資源，使得軍事行動中斷長達四月餘，直到1918年4月底，贛軍佔領南雄，局勢出現變化後，閩粵邊境的各軍才正式攻入福建。

但護法軍政府不久即宣布改組，使得援閩粵軍出現不穩，閩軍也乘勢反擊，一度攻入粵境，分別擊退陳炯明與方聲濤。但因浙軍陳肇英陣前倒戈，造成閩軍全線潰退，陳炯明得以順利進佔漳州，方聲濤亦取得閩南數縣的控制；在閩、粵雙方於11月1日宣布停火後，方、陳隨即因爭奪地盤與地方武裝收編等理由爆發爭執¹³³，也使居於下風的方聲濤逐漸倒向舊桂系。

二、二李相爭

張開儒失勢後，李根源成為了駐粵滇軍實際上的領袖。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雲南騰越（今騰衝）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曾任雲南講武堂總辦，不少滇軍中階軍官皆出自於其門下，在軍中擁有一定號召力。此外，李根源也是政學會的重要幹部，與舊桂系親近，也成為舊桂系拉攏駐粵滇軍的關鍵。而李根源控制滇軍第三師後，仍以粵贛湘邊防軍務督辦之名留駐韶關，控制粵北地區；並在韶關開辦講武堂、招募士兵以壯大實力。到1919年6月，李根源部滇軍已有一萬四千人（不含留在閩粵邊境的伍毓瑞一旅）¹³⁴，兵力甚至多過駐防廣東的桂軍。

然而，李根源與舊桂系接近的態度也引起唐繼堯的不滿，遂一面派人拉攏其部下軍官，一面改派李根源擔任駐粵滇軍代表，以軍政府參謀部長李烈鈞接任其職¹³⁵，揭開駐粵滇軍「二李相爭」的序幕。

¹³² 陳炯明駐潮汕、許崇智駐蕉嶺、方聲濤駐大埔。馮祖貽、謝本書（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一卷，307。

¹³³ 閩南各路民軍有「護法軍」、「靖國軍」、「自治軍」等番號，以縣為單位相互衝突，陳炯明與方聲濤等人皆曾試圖爭取其支持，但卻使衝突惡化。楊錦和、洪卜仁，《閩南革命史》，（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0），87-89。

¹³⁴ 謝本書，《民國勁旅：滇軍風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161。

¹³⁵ 孫代興，〈論駐粵滇軍〉，收入《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五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174-175。

李烈鈞與李根源分別做為唐繼堯、莫榮新的代理人，雙方的爭執也使駐粵滇軍一分為二，由於滇軍軍官家屬也被唐繼堯扣押，故有三分之二的駐粵滇軍倒向李烈鈞，其餘則支持李根源¹³⁶。李烈鈞被唐繼堯任命為靖國軍第六軍軍長後，在 1920 年 2 月 24 日突然率部前往韶關，準備與支持他的楊益謙、朱培德等旅長會合，桂軍與李根源聞訊後隨即出兵攔截，雙方在粵漢鐵路沿線爆發衝突，幾乎使滇、桂兩系兵戎相見。後在岑春煊介入調停下，李烈鈞部改編為三個旅，由朱培德率領，經湘、黔邊境撤回雲南，準備投入四川戰局；李烈鈞則本人回到廣州擔任參謀部長，但不久即被迫離職而去。

至於李根源所部滇軍則從此成為舊桂系的附庸，改稱「海疆軍」，並移防海南島。而海疆軍在其經營下仍繼續擴軍，在粵桂戰爭前夕雖號有一萬三千之眾，但其士氣、戰力已不如以往。

三、粵軍回粵與第一次駐粵滇軍的結局

1920 年 7 月，直皖戰爭爆發，舊桂系亦欲藉此一舉消滅留在閩粵邊境發展的陳炯明粵軍，即以進攻福建為名發兵；投入桂軍沈鴻英、劉志陸等部，以及浙軍陳肇英、閩軍方聲濤¹³⁷、及林葆懌海軍艦隊等。然而桂軍本身軍紀不佳、指揮失當，又加上客軍身分，更難爭取一般民眾的支持，而暫時寄居籬下的粵籍軍官見到前線兵敗，即紛紛率部改投粵軍，使得桂軍的潰敗一瀉千里。而陳肇英、方聲濤、林葆懌等部見桂軍失敗，也各自退回駐地，靜觀局勢發展。

9 月 27 日，廣東省警察廳長魏邦平、廣惠鎮守使李福林趁廣州防衛空虛之際發起兵變，要求莫榮新離開廣州，桂軍必須撤出廣東。儘管莫榮新極力拖延，試圖等待援軍開到，但桂軍主力沈鴻英、馬濟等部先後脫離戰局，李根源的海疆軍也遭到擊潰，莫榮新與岑春煊遂在 10 月底離開廣州，逃往香港；殘餘的桂軍到 11 月時也皆遭肅清。

而李根源自兵敗後即棄職前往香港避禍，由參謀長張鑒桂收拾殘部後，重新迎出被囚於廣州的張開儒出任護法滇軍總司令。但這支部隊並未獲得粵軍支持，反被視為潛在的威脅；最終在 11 月底時也遭到繳械遣散，第一次駐粵滇軍的活動自此劃下休止符。

¹³⁶ 謝本書，《民國勁旅：滇軍風雲》，162。

¹³⁷ 實際上已脫離滇系控制，所部多為閩人。

然而，由朱培德所率領的一支滇軍此時仍在湘、黔邊區活動，但因滇軍在四川兵敗，朱培德部遂滯留外地，直到 1921 年粵桂戰爭蔓延至廣西後，才又在廣西重振聲勢，成為第二次駐粵滇軍的一部份。

第二節 第二次駐粵滇軍

1920 年，川軍劉湘、熊克武¹³⁸、劉存厚等部結成聯盟，向占據四川富庶地區的滇黔軍發動攻擊，滇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在瀘州陣亡，第一軍軍長顧品珍敗退至貴州。滇軍經此一敗，自護國戰爭以來在四川的戰果完全煙消雲散，而長期在外作戰的雲南官兵人心厭戰，對唐繼堯強硬擴張政策的反彈與日俱增¹³⁹。因此，以顧品珍為首的滇軍高層開始積極醞釀「倒唐」，也成為第二次駐粵滇軍形成的遠因。

一、唐顧之爭

1921 年 1 月底，滇軍第八軍軍長葉荃在昆明起兵反抗唐繼堯，但因事跡敗露，不久即被壓制。但當時駐防滇東的顧品珍趁昆明防備空虛，率軍長驅直入；而唐繼堯的親信鄧泰中、楊綦亦舉兵呼應，通電要求唐繼堯辭職下野。唐繼堯見勢不可為，遂於 2 月 8 日離開昆明，經越南避往香港。隨後，顧品珍於昆明就任滇軍總司令，後兼任雲南省長。

在兩廣方面，第二次粵桂戰爭以粵軍的勝利落幕，舊桂系解體；但粵軍無力治桂，由護法軍政府任命的廣西省長馬君武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桂軍殘部仍各自割據一方。在粵桂戰爭期間，又有兩路滇軍入桂活動，其中之一是滯留湘黔邊境的朱培德、楊益謙部滇軍，駐防於桂林；其二為唐繼堯垮台之後，其親信李友勳、胡若愚、龍雲等人指揮之滇軍，以支持粵軍攻桂為名進入廣西，控制柳州一帶¹⁴⁰。此二路滇軍名義上皆由滇黔贛軍總司令李烈鈞統轄，但私下皆與避居香港的唐繼堯有所聯繫，密謀反攻雲南¹⁴¹。

¹³⁸ 熊克武雖為國民黨人，但屬政學會，與舊桂系遙相呼應；故在四川的國民黨人如楊庶堪、石青陽等部皆在孫中山示意下，與滇黔軍站在同一陣線。

¹³⁹ 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144-145。

¹⁴⁰ 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166-167。

¹⁴¹ 馮祖貽、謝本書（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二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在唐繼堯的運作下，楊益謙首先脫離李烈鈞的指揮，率部前往柳州與李友勳等人會合。儘管孫中山力圖說服唐繼堯支持北伐，但掌握粵軍的陳炯明則抱持反對態度，並暗中與唐繼堯互通聲氣，一方面削弱李烈鈞的實力，一方面推遲孫中山的北伐計畫¹⁴²。

唐繼堯在 1922 年 1 月率軍返回雲南，儘管在人數上居於劣勢，但顧派滇軍倉促成軍，向心力不足；其執政能力亦不如唐，遂使唐繼堯得以順利進軍。3 月 20 日，顧品珍在天生關的大本營遭到支持唐繼堯的土匪吳學顯部奇襲，本人當場陣亡，所部隨即瓦解，唐繼堯遂輕易重掌雲南大權。顧品珍敗亡後，其殘部包括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等人推舉張開儒為首，率部經由貴州撤往廣東，與支持孫中山的朱培德會合，圖謀再起。

二、滇軍二度入粵

六一六事變後，正在粵贛邊界作戰的許崇智、朱培德等部緊急回師，但卻陷入南北夾擊的局面。隨後，朱培德部退往湖南邊境，許崇智部則折往福建，改與閩軍王永泉部聯兵攻占福州，驅逐福建督軍李厚基¹⁴³，在福建暫時取得根據地。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等部粵軍於 10 月 17 日整編為東路討賊軍，集結於閩粵邊境，準備反攻廣東；孫中山並以鄒魯派駐香港，聯繫西南各路勢力，其中也包括了在黔、桂邊境苟延殘喘的滇軍。

（一）、「滇桂軍」的形成

此時，以張開儒為首的滇軍¹⁴⁴此時正困於廣西、貴州邊境，遭到廣西各路自治軍的攻擊，處境相當危殆，僅能勉強存活。其中張開儒雖名為總司令，但徒擁虛名而已，實權掌握在旅長楊希閔、滇桂聯軍總司令盧燾¹⁴⁵之手。而盧燾試圖以滇軍為後盾爭奪廣西大權，遂鼓動

1994)，55-56。

¹⁴² 陳炯明一派粵軍在粵桂戰爭後損耗過大，對北伐既無興趣，也無信心，故孫中山必須透過李烈鈞拉攏滇軍，擔當北伐主力。

¹⁴³ 此為徐樹錚向孫中山提出的借刀殺人之計，以許崇智一軍協助推翻李厚基，達成其控制福建的目的。

¹⁴⁴ 共五個旅，分別以楊希閔、楊池生、楊如軒、范石生、蔣光亮為旅長，約一萬兩千人。

¹⁴⁵ 盧燾原為黔軍將領，廣西慶遠人，在 1921 年時被推為黔軍總司令，在立場上接

滇軍與廣西自治軍林俊廷部交鋒，但徒然損兵折將，盧燾本人亦在 9 月被迫離開，由楊希閔獨掌滇軍，並與桂軍達成協議。借道前往廣東。滇軍在 10 月底抵達桂平，與駐紮藤縣，原依附廣東方面的桂軍將領劉震寰接觸，準備入粵支援孫中山。

劉震寰部桂軍實力貧弱，部眾僅四千餘人¹⁴⁶，須依附陳炯明才得以生存；當孫、陳反目後，劉震寰的處境亦十分危險，隨時有被其他廣西勢力吞併的可能，而滇軍的到來勢必影響其態度，往後也成為楊希閔的盟友之一，所部亦成為滇軍之附屬，滇桂軍之名也自此而來。

(二)、白馬會盟

12 月 6 日，滇、桂軍各路將領齊集藤縣白馬廟，此次會議被稱為「白馬會盟」，會中決定將各部統一改稱討賊軍，以楊希閔出任討賊滇桂聯軍總司令，與劉震寰、沈鴻英、朱培德等部越境攻入廣東。討賊滇桂聯軍，或稱西路討賊軍儘管聲勢浩大，但實際上各懷鬼胎，多數滇、桂將領響應孫中山的號召僅是表面功夫，實際目的皆為趁亂擴張地盤，而非服膺於特定的政治理念。各路勢力的矛盾在即退共同敵手後也隨即爆發，引發下一波的政治版圖改組。

12 月底，滇軍主力沿西江而下，部分在六一六事變後保持觀望的粵軍將領見滇桂軍聲勢浩大，遂則紛紛起兵響應。陳炯明派粵軍節節敗退，在 1 月 15 日前後即撤出廣州，退往惠州重整旗鼓。東、西兩路討賊軍於 1 月 16 日即進入廣州城，也揭開第二次駐粵滇軍的序幕。

三、第二次駐粵滇軍與軍政府

(一)、江防會議事變

楊希閔（1886 – 1967），字紹箕，雲南賓川人，畢業於江西講武堂，早年曾跟隨李烈鈞、蔡鍔，後轉入顧品珍部下，在顧品珍身亡後離開雲南，成為第二次駐粵滇軍的實際領袖，在廣州軍政府中權傾一

近孫中山；但因其出身外省，難以控制黔軍，在袁祖銘於 1922 年初返回貴州後即去職，又與滇軍合作，圖謀回到廣西發展。廖百芳，〈十二年西南一幕〉，收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革命文獻》第五十二輯，(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70 年)，304-305。

¹⁴⁶ 劉震寰部桂軍在改編為討賊軍之前已編成三個師，12 個團；入粵後雖發展到五千餘人，但擴編為七個師，足見其浮濫程度。趙列潘諾夫(著)、王啟中(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25。

時。

滇桂軍驅逐陳炯明後，隨即在廣東省內劃分地盤，引起廣東本土武裝的反彈，便利用滇、桂將領間的矛盾進行分化。1月18日，廣州附近的各路粵軍武裝推舉廣東警察廳長魏邦平出任廣東賊聯軍總司令，意在牽制入據廣州的各路客軍，也引起滇桂軍的留意，並以沈鴻英的反應最為激烈。26日，沈鴻英邀請省長胡漢民、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特派員鄒魯，以及魏邦平至江防司令部¹⁴⁷出席軍事會議，而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則稱病未至。

沈鴻英則鼓動部將在會中挑釁，甚至開槍射擊，魏邦平在混亂中被扣，胡漢民、鄒魯等人則在楊如軒保護下逃離，此即「江防會議事件」。儘管魏邦平所部遭到瓦解，但沈鴻英已與楊希閔、劉震寰一派決裂，不久即重啟戰火。沈鴻英雖然獲得來自江西與湖南的支援，但仍在滇、桂、粵各軍的攻擊下撤出西江、北江一帶的地盤，率殘部轉回廣西，遺留的地盤則為滇桂軍所據。

（二）、第二次駐粵滇軍內部的派系

江防會議事件後，同床異夢的廣州軍政府與滇桂軍又站在了同一陣線。孫中山於3月2日在廣州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並重新分配各路武裝的勢力範圍，楊希閔所部滇軍約一萬五千人，駐防北江流域；朱培德的直轄滇軍則駐防廣州近郊，但兩者互不統屬。

朱培德（1889－1937），字益之，雲南鹽興（今屬祿豐）人，畢業於雲南講武堂第一期，在護國戰爭時即隨李烈鈞的護國第二軍來到廣東，後擔任駐粵滇軍第四師第七旅旅長，屬方聲濤部，但並未隨其入閩；由於親近李烈鈞，在廣州政府的歷次動盪之中大多是孫中山的支持者。朱培德的滇軍可視為第一次駐粵滇軍的遺緒，但其在廣東長期滯留，缺乏來自雲南的補充，故實力較弱¹⁴⁸，又與廣州軍政府關係密切，與楊希閔一派扞格不入，對楊希閔一系滇軍的影響力有限，通常也不被視為第二次駐粵滇軍的一份子。

在楊希閔一系滇軍中亦有派系存在；在脫離雲南的五名旅長中，楊如軒、楊池生兩部為北方拉攏，在1923年時已先後轉入江西，脫離

¹⁴⁷ 當時屬滇軍楊如軒之防區。

¹⁴⁸ 大約有五千人上下，其中也有少數來自廣東或其他地區的兵源補充，如桂軍劉玉山部；第二次駐粵滇軍消亡後，部分雲南籍士兵被編入朱培德麾下，往後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的一部。

廣州方面控制，其餘駐粵滇軍則整編為三個軍¹⁴⁹，各以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為軍長。其中蔣光亮部之軍紀、戰力最弱，本人因剝削士兵而在 1924 年因兵變去職，後以胡思舜代之，仍依附於楊希閔。

范石生（1887－1939），字筱泉、小泉，雲南峨山人，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原為蔡鍔、顧品珍（顧、范兩人關係極差）部下。顧品珍身亡後，范石生隨張開儒離開雲南，較傾向於應孫中山之邀，藉討伐陳炯明為名入粵發展，再圖反攻雲南。滇桂軍擊敗沈鴻英後，范石生出任滇軍第二軍軍長，駐防廣九鐵路沿線，並控制石井兵工廠。范石生部之評價略高於楊希閔的第一軍¹⁵⁰，但兩人私下的關係水火不容，僅因避免駐粵滇軍分裂而為粵軍所乘，故仍保持表面上的親善。

（三）、第二次駐粵滇軍的廣東的活動

在沈鴻英敗退後，駐粵滇軍成為廣東各路勢力中，實力首屈一指者，控制了廣州到西江、北江流域的廣大地盤，另有桂軍劉震寰部相互呼應，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滇桂軍畢竟仍是無根的客軍，兵源、軍餉、裝備¹⁵¹等多須自行籌措，必須盡可能的開源，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徵稅。由於駐粵滇軍所佔之處多為廣東富庶之區，包含廣州、佛山、東莞、韶關等地，除截留稅收之外更巧立各種名目獲取資金，也嚴重壓迫到廣州政府的收入¹⁵²¹⁵³。

在對廣州政府的態度上，滇軍高層多半敷衍了事，以保存自身實力為首要目標。儘管楊希閔被任命為東征聯軍總司令，主持對陳炯明派粵軍的軍事行動，但滇、桂軍在實戰中表現低劣、難以指揮，更使孫中山大感失望，決心另求援助，間接促成了廣州政府與蘇聯的合作，以及黃埔軍校的成立。廣州政府與駐粵滇軍的矛盾不斷累積，使雙方最終仍走向決裂一途。

¹⁴⁹ 朱培德部則編為滇軍第四軍，原稱中央直轄滇軍、大本營拱衛軍等。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年11月，增訂4版)，頁1351。

¹⁵⁰ 亞·伊·趙列潘諾夫(著)、王啟中(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18-20。

¹⁵¹ 如佔有石井兵工廠的范石生即具有穩定的軍火來源，甚至可以與其他勢力交易。孫代興，〈論駐粵滇軍〉，180。

¹⁵² 馮祖貽、謝本書(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二卷，207-208。

¹⁵³ 亞·伊·趙列潘諾夫(著)、王啟中(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26。

四、孫中山逝世後的駐粵滇軍

（一）、廣西局勢的變化

1924年10月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北方的政治版圖重新洗牌，孫中山亦應邀北上「共商國是」。同時南方局勢也出現變化，廣西的混亂局勢逐漸明朗，陸榮廷的勢力徹底消滅，僅剩北部的沈鴻英與南部的李宗仁兩大集團，不論廣州方面或雲南的唐繼堯皆十分關注廣西的情勢發展。

在雲南方面，孫中山在1924年9月任命唐繼堯為大本營副元帥兼建國川滇黔聯軍總司令，期望說服唐繼堯響應北伐。但唐無意屈居孫中山之下，遂未就副元帥之職，僅願擔任聯軍總司令，但實際上僅能指揮雲南的滇軍¹⁵⁴。而為爭奪南方的主導權，唐繼堯也積極爭取兩廣各派勢力的支持，包含陳炯明、李宗仁、楊希閔皆在接觸的範圍內；除李宗仁明確拒絕外，陳炯明派粵軍與楊希閔的滇桂軍都與唐繼堯達成默契。

對廣東的滇桂軍而言，因與廣州政府的關係急遽惡化，介入廣西或與雲南合作的選項並非不可能。其中劉震寰已被孫中山任命為廣西省長，故亟欲返回廣西發展，但因廣州政府支持李宗仁一方，劉震寰遂轉與雲南方面聯繫。而作為滇軍首領之一的范石生也有返回雲南的打算，但其目的在於推翻唐繼堯，而非與其合作¹⁵⁵，然而范石生的計畫亦遭拒絕，廣州方面則以李濟深、鄭潤琦部粵軍防守邊境，阻止劉、范兩部離開。

1925年2月，在國民革命軍展開第一次東征之時，唐繼堯在劉震寰策動下派出滇軍進入廣西，企圖乘勢一統南方；廣州政府則同意范石生率部入桂，助李宗仁對抗唐繼堯，所部稱「定滇軍」。然而，范石生部在廣西作戰失利，其副手楊綦遭變兵刺殺，殘部反而得倚賴桂軍保護，尚得存續，但已元氣大傷，不堪再戰，更無法介入廣東政局。

（二）、第二次駐粵滇軍的終結

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逝世後，唐繼堯在19日突然宣布就任大本營副元帥之職，意圖以此取得影響廣州政府的合法性，但未見成

¹⁵⁴ 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172-173。

¹⁵⁵ 馮祖貽、謝本書（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二卷，210。

果，只得加緊運作駐粵滇軍做為內應。而當國民革命軍擊敗陳炯明派粵軍後，赫然發現楊希閔與陳炯明、唐繼堯、陳廉伯等聯繫之電文¹⁵⁶，而留在廣東的滇桂軍則開始向廣州集結，雙方的合作已走向終點。

由於范石生在廣西的失敗，使廣州政府內部對唐繼堯、楊希閔的實力有所高估，一度不願以武力解決，直到5月中旬才取得共識¹⁵⁷。在確認粵東的陳炯明派粵軍殘部、廣東南路的鄧本殷皆不會與滇桂軍協同作戰，廣西的滇軍也不構成威脅後，廣州政府即將政府機關遷至河南、黃埔辦公，避免遭到戰火波及；而國民革命軍也在5月21日兵分三路回師，對廣州近郊的滇桂軍構成包圍。

此時的滇桂軍似乎仍未下定決心攤牌，雙方在5月底仍持續談判，但拖延戰術也使滇桂軍一方失去作戰先機。6月4日，廣州附近開始出現零星的軍事行動¹⁵⁸；廣州政府則在次日下命免去楊希閔、劉震寰各職務，而滇桂軍部分將領也暗中向政府¹⁵⁹輸誠。6月12日，國民革命軍向廣州城內的滇桂軍發動總攻擊，滇桂軍迅速潰敗，大部分官兵皆遭繳械，其中部分被改編至朱培德部滇軍。楊希閔、劉震寰等高階將領在兵敗後逃亡香港，第二次駐粵滇軍也隨之灰飛煙滅。

自護國戰爭以來，滇軍便是南方最重要的一支武力，其領袖唐繼堯也有席捲南方之勢；但其自視甚高，難以服眾。廣東的孫中山儘管名滿天下，但在亂世之中缺乏可靠的武力後盾，其革命事業經常難以為繼。駐留在廣東的滇軍在此因緣際會下，成為孫、唐兩人互動的管道之一，在南方的兩大軸心間扮演重要角色。

兩次駐粵滇軍都曾是廣州政府的重要助力，但雙方最後都走向分道揚鑣，相互傾軋的結局，令人不勝唏噓。縱觀駐粵滇軍的發展，作為客軍的滇軍始終無法在廣東站穩腳跟，主因在於其內部方針分歧，缺乏長期戰略，不知為誰、為何而戰；只好盡可能的榨取資源，依附於其他大型勢力下消極求存。而廣東在南方諸省中最为富庶，自民初

¹⁵⁶ 孫代興，〈論駐粵滇軍〉，頁182。

¹⁵⁷ 主要是許崇智反對。亞·伊·趙列潘諾夫(著)、王啟中(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178。

¹⁵⁸ 湘軍在當天率先解除了滇軍一個團的武裝；原文指該事件發生於汕頭，但當時僅有滇軍第三軍駐在惠州，且未與湘軍交手，可能為廣州「大沙頭」之誤。亞·伊·趙列潘諾夫(著)、王啟中(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194。

¹⁵⁹ 馮祖貽、謝本書(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二集，218。

以來一直是周邊勢力競逐的目標，使本地居民對這些不懷好意的外來勢力極為反感，這也是駐粵滇軍無法擺脫的客軍原罪。



第五章 護法海軍

1917年7月，孫中山率領海琛、應瑞¹⁶⁰兩艘軍艦抵達廣州，護法運動正式揭開序幕，民初政局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孫中山與海軍的到來雖然大幅提高了南方諸勢力的政治籌碼，但也加深了各派系之間的矛盾。粵、桂、滇各省的本土地方武力皆有染指護法軍政府的企圖，彼此的明爭暗鬥使得南方政局更加混沌，立場特別的海軍也成為各方勢力交相籠絡的目標。儘管如此，護法海軍本身亦非一個團解的整體，其內部派系的鬥爭也牽動著南方政局的變化。

對護法運動中南北各股勢力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護法海軍的相關著作則相對較少，目前較為完整的著作包括湯銳祥的《護法艦隊史》、《孫中山與海軍護法研究》等，對護法海軍的始末以及和護法軍政府的互動皆有深刻描述。本章將在其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探討在1922年六一六事變之前，護法海軍本身的政治活動，以及對護法軍政府架構、政策的影響。

第一節 護法海軍的派系問題

自清末以來，中國各地為了訓練新式軍官，便建立了各類軍事院校，這些軍校的畢業生們往後成為清末民初的軍隊中堅，但在傳統的地域主義影響下，這批軍官往往透過師徒、地緣、血緣關係的結合而成為派系，以此作為基礎，彼此相互爭奪政治利益。海軍雖然在民國初年屬於較為弱勢的軍種，但其內部仍然著嚴重的派系鬥爭。

一、海軍閩粵之爭

民國初年的海軍規模及影響力雖然不比陸軍，但其內部派系分野與爭鬥的激烈程度並不亞於後者。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中，由於黎元洪具有海軍背景，並任命曾在廣東水師中為同袍的程璧光擔任海軍部長，因此在海軍中掌握了較高的支持度。而由段祺瑞所任命海軍臨時總司令薩鎮冰雖然亦為海軍元老人物，但其政治態度消極，對黎、段之爭興趣缺缺。

¹⁶⁰ 應瑞艦將孫中山送抵汕頭後即在北京方面壓力下返航，並未加入護法艦隊。

當府院之爭越演越烈之時，海軍內部也開始出現分裂。1917年6月22日，駐上海高昌廟的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¹⁶¹在程璧光授意下發表《海軍獨立宣言》，公開表態支持護法；不願表態的薩鎮冰則自請離職，此舉也造成海軍正式分裂為南北兩派。而孫中山於次日即與程璧光會面，並願意資助海軍糧餉補給，更提高了海軍支持護法的信心。

孫中山抵達廣州後，林葆懌、程璧光亦率領支持護法的七艘軍艦¹⁶²南下，與原駐廣州的永翔、楚豫；護送孫中山的海琛三艦會合，使護法海軍的實力大增，但作為海軍「四大主力」的四艘巡洋艦之中，海容、海籌兩艦原預計北上接載黎元洪，但反遭段祺瑞說服而留下，而駐上海的聯鯨、肇和、應瑞三艦亦因故未南下，使得護法海軍只佔了全體海軍艦艇數的四分之一、噸位的三分之一¹⁶³；但因包含兩艘主力巡洋艦，仍具有不容小覷的實力。

自清末以來，由於福州船政學堂、廣州黃埔水師學堂等海軍學校的持續運作，使得大批海軍官佐多為兩校校友，但也造就了海軍內部閩、粵籍官兵的派系之爭。在護法海軍中，第一代的首領是率領艦隊南下的程璧光，程璧光為廣東香山人，與孫中山有同鄉之誼，對其較有好感；而程璧光自福州船政學堂第五期駕駛班畢業，曾參加甲午戰爭，在海軍中資歷極高，因而成為閩、粵籍官兵的共主。

當程璧光於1918年遇刺身亡後，原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繼任為護法海軍的領袖。林葆懌，福建侯官人，在護法海軍中是僅次於程璧光的第二把交椅，當程璧光擔任軍政府海軍總長時，林葆懌即擔任護法海軍總司令。但林葆懌與粵系海軍較無淵源，僅能主導海軍中的閩系；加上他在孫中山與舊桂系的對抗中保持中立，更使得傾向支持孫中山的粵籍官兵不滿，使得海軍內部的對立更加尖銳。

當林葆懌在粵桂戰爭中陷入兩難時，護法海軍中的粵系首領湯廷光也挺身而出，加入戰局。湯廷光，廣東花縣人，為黃埔水師學堂第一屆學生，在護法艦隊南下時即擔任海圻艦艦長。粵桂戰爭期間，湯廷光利用海軍中閩、粵籍官兵的矛盾以及對舊桂系的普遍不滿，而成功逼退閩系的林葆懌、魏子浩等人，取得了海軍主導權，更進一步被

¹⁶¹ 林葆懌在護國戰爭期間即與陸榮廷有舊，加上自己面臨遭免職的可能，遂在程璧光鼓動之下首先發難。湯銳祥，《護法艦隊史》，9。

¹⁶² 包含海圻、永豐、同安、豫章、舞鳳、飛鷹、同安七艦，此外肇和艦則於1918年才南下；湯銳祥在《護法艦隊史》一書中對護法海軍艦隊的組成有詳細考證。湯銳祥，《護法艦隊史》，21-26。

¹⁶³ 未計入受各省管轄的江防等艦隊。湯銳祥，《護法艦隊史》，100-101。

推舉為廣東督軍；但如此發展也讓閩系海軍與護法軍政府漸行漸遠，最終帶來了嚴重的分裂。

二、廣東諸勢力與海軍

在護法運動之前，廣東本地已有本土的武裝力量各據一方，在加上護國戰爭期間大舉進入廣東發展的舊桂系、以及龍濟光的殘餘勢力，形勢相當早已極為混亂，孫中山與海軍的到來更是使得各方力量的大洗牌，在 1920 年粵桂戰爭爆發之前，廣東省內部的局勢大致可以分為三派：

（一）、舊桂系

舊桂系在護國戰爭期間將勢力擴張到廣東，前後兩任督軍陳炳焜、莫榮新皆為舊桂系要員¹⁶⁴，在擊敗龍濟光後，成為廣東最強的勢力。舊桂系首領陸榮廷在北方的段、馮之爭中支持馮國璋以抗衡謀求武力統一的段祺瑞，在維持自身勢力的考量下，在南方各省中首先宣布擁護護法，並將主力派入湖南作戰，爭取戰略主動。在此當下，桂軍在廣東的兵力約有 60 營，但編制不一¹⁶⁵，裝備亦落後於滇軍、粵軍。雖然掌握廣州省城，但內外各方面皆未穩固，除須倚賴本地武裝勢力協助，更拉攏新加入的海軍作為盟友之打算。

（二）、廣東本地武裝

廣東省在護國戰爭期間民軍迭起，與桂軍、滇軍聯手對抗龍濟光的濟軍，並將其驅逐至海南島。在舊桂系入主廣東後，在粵東地區有潮梅鎮守使莫擎宇；肇慶、羅定一帶有李耀漢的肇軍；而龍濟光的殘部仍不時圖謀雷州半島，威脅舊桂系的後方。其中龍濟光、莫擎宇的背後皆為北京政府撐腰，與本地的聯繫較弱，在 1917 至 1918 年間先後為護法軍政府所擊敗，其勢力大多為桂軍、粵軍收編。

而李耀漢的勢力則自成一格，並接受舊桂系的支配，作為對抗廣東省長朱慶瀾及孫中山力量的代理人。但李耀漢私下也與北京方面交好，又透過駐紮閩粵邊境的陳炯明而向孫中山聯繫，試圖在各股力量

¹⁶⁴ 1917 年 10 月至 1918 年 9 月間由李耀漢兼署。

¹⁶⁵ 程潛，〈孫中山南下護法前後廣東內部的鬥爭〉，《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35。

中維持平衡，但最終仍在 1919 年遭到桂軍擊敗，殘部退往粵西南新興縣一帶，後在粵桂戰爭中為陳炯明收編。

除了以上三部實力較大的地方勢力之外，廣東本地仍有李福林、魏邦平、黃明堂等本地武裝，但早先實力較弱，故多依附於舊桂系之下生存。

（三）、親孫中山的國民黨武裝

除了由孫中山帶來的海軍力量外，廣東本地也有響應孫中山的小股力量，包括在護國戰爭期間回到廣東發展的陳炯明、胡漢民等人組織的民兵；尚有親孫中山的滇軍李烈鈞部、廣東省長朱慶瀾的力量等。

胡漢民等革命黨人在護國戰爭中後期曾回到廣東組織民軍，但多隨戰事落幕而遣散，或為其他派系收編。其中收編最多民軍的便是廣東省長朱慶瀾，在護國戰爭後收容大批龍濟光殘部及各地民軍，並將其整編為 40 營省長親軍¹⁶⁶；但這支部隊在舊桂系的壓力下有一半遭到吞併，另一半則撥交予陳炯明，成為往後陳炯明的勢力基礎。

此外，駐粵滇軍亦有兩個師的兵力，總司令為老革命黨人李烈鈞，下轄張開儒、方聲濤¹⁶⁷兩師，名義上屬於唐繼堯，實際上則支持孫中山。然而滇軍以「客軍」身分遠離家鄉作戰，缺乏錢糧、人力、彈藥的補充，又為當地人所敵視，儘管久經戰陣但實力有限。

第二節 軍政府與海軍的分合

一、程璧光時期的護法海軍

以舊桂系為主的南方各勢力與孫中山之間的合作基礎實來自於北方的壓力，但即便在北京政府的威脅下，雙方仍私下鬥爭不斷，先有 1917 年後半的粵督之爭，後有孫中山砲擊督軍府之危機，海軍在這兩次衝突中皆有所表現。

護法運動演變為南北之間的戰爭後，北軍於 8 月進入湖南，進逼

¹⁶⁶ 程潛，〈孫中山南下護法後廣東內部的鬥爭〉，《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35。

¹⁶⁷ 李烈鈞、張開儒在立場上傾向孫中山，方聲濤雖偏中立，但仍與李烈鈞一同行動。

兩廣；這個威脅使得廣東的局勢掀起波瀾。10月3日，陸榮廷召開南寧軍事會議，宣布兩廣各派系一致對外，此舉也獲得孫中山的響應，組織粵桂聯軍北上援湘，並趁勢剷除了廣東省內傾向北方的莫擎宇、龍濟光等武力。在莫、龍等勢力被除去後，以皖系為首的北京政府宣布罷免廣東督軍陳炳焜、廣惠鎮守使莫榮新之職務，並以廣東本地軍人李耀漢¹⁶⁸、李福林繼任。儘管此任命僅為一只空文，但仍挑起了積怨已久的省籍矛盾。

為避免矛盾惡化，陳炳焜與李耀漢找上了海軍的領袖程璧光，試圖推其擔任督軍，一方面可以暫時做為緩衝，另一方面則是程璧光手上僅有海軍，在陸軍方面毫無影響力，且不論革命黨人、粵籍將領與海軍本身皆贊同，海軍的第二把交椅林葆懌更是大為支持¹⁶⁹，也可能是程璧光轉任督軍後將有利於提高他在海軍中的影響力。然而，陳炳焜與陸榮廷隨即變卦，桂軍大舉集結粵桂邊境，使程璧光為避免內鬥而退讓，由莫榮新繼任、李耀漢暫時署理。

莫榮新接任督軍後，為避免革命黨對其造成威脅，仍然儘可能的壓制革命黨的勢力發展。對此，孫中山則試圖籠絡滇軍及粵軍各派武裝聯合驅逐莫榮新，以奪取廣州的主導權。然而，程璧光本人反對躁進，因此海軍只有豫章、同安兩艦在孫中山的指使下於1918年1月4日砲擊觀音山，但在滇、粵各軍未有響應，莫榮新一方也刻意冷處理的態勢下，孫中山貿然行事反而使得自己進退失據，不但遭到輿論抨擊，更使得孫中山與程璧光之間出現分歧。

在孫中山的盤算失敗後，以舊桂系為首的各派力量於1月15日召開「護法各省聯合會議」，試圖組織一個與護法軍政府分庭抗禮的組織，程璧光亦代表海軍與會，並聯合伍廷芳、唐紹儀等人，勸孫中山暫時妥協。然而，孫中山周邊的部分親信對程璧光兩面討好的舉動相當不滿，在先前已有行刺滇軍將領方聲濤的行動¹⁷⁰，而程璧光在砲擊觀音山¹⁷¹及聯合會議的表現使他成為下一位受害者¹⁷²。2月26日，程

¹⁶⁸ 時已接替朱慶瀾，就任廣東省長。

¹⁶⁹ 湯銳祥，《護法艦隊史》，56-57。

¹⁷⁰ 方聲濤在唐繼堯指示下保持中立，但漸孫中山逐漸疏遠，故於1917年12月17日時遭到朱執信等人刺殺未遂。

¹⁷¹ 在砲擊觀音山事件後，程璧光將參加砲擊的豫章艦艦長吳志馨、同安艦艦長溫樹德撤職。

¹⁷² 過去多認為程璧光之死為舊桂系人物主使，但由羅翼群在1964年發表的〈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一文揭露，刺殺程璧光之舉實為中華革命黨內部人士所

璧光在廣州遇刺身亡，軍政府與督軍方面雖各自下令緝拿兇手，但無疾而終。而接替程璧光掌控護法海軍的林葆懌對軍政府的態度則明顯不如程璧光的擁護。

二、粵軍援閩與海軍立場轉變

林葆懌接掌護法海軍後，與軍政府方面關係更加冷淡，更使得孫中山陷入孤立，遂試圖與駐粵滇軍的後台唐繼堯聯繫。但唐繼堯亦有在兩廣擴大自身影響力的企圖，便聯合黔系、舊桂系一同提出改組軍政府的要求。在非常國會中政學會的推動下，軍政府的改組案成功通過，孫中山亦於5月4日辭職。20日，非常國會改選唐紹儀、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孫中山、林葆懌、岑春煊七人為軍政府政務總裁，使護法軍政府由總裁制轉為七總裁制；但孫中山在選後次日即離開廣州，後赴上海活動。

在七總裁中，唐紹儀、伍廷芳兩人亦先後離職，但直到1919年5月才與孫中山一同被撤職，唐繼堯不久也與軍政府脫離關係。在僅存的三總裁¹⁷³之中，陸榮廷為舊桂系之首，岑春煊屬政學會，與舊桂系全面合作，只有林葆懌以海軍代表的身分繼續留在軍政府中，但仍保持較為中立的態度，之後又接收了在粵軍進攻福建時轉換陣營南下的肇和艦，使護法海軍的軍艦數量達到11艘，也對舊桂系掌握的軍政府造成壓力。

肇和艦南下的背景是陳炯明的粵軍在閩南迅速攻城掠地的結果，但也使得軍政府對其提高警戒，切斷其糧餉支援，並派出部隊監視。此外，軍政府也積極干預護法海軍的人事調動，試圖在海軍部與艦隊中安插部屬；後又任命林葆懌、陳炯明、方聲濤分任福建督軍、省長、軍務會辦，希望挑起粵軍、滇軍、海軍之間的衝突。由於林葆懌、方聲濤皆為福建人，對閩南地盤有野心；但林葆懌仍忌憚海軍中的粵籍官兵有所不滿，故僅宣布就任但從未前往廈門，陳炯明亦拒絕就任。

在此同時，孫中山再次與護法海軍搭上線，在海軍參謀長饒鳴鑾

為。湯銳祥，《護法艦隊史》，92-93。

¹⁷³ 在撤去孫、伍、唐三人職務後，又補選熊克武、溫宗堯、劉顯世三人繼任，前兩人屬政學會，後者為黔系首領，親近唐繼堯。

¹⁷⁴的居中聯繫下，海軍開始由傾向舊桂系轉為中立，並約定擊敗舊桂系後，讓林葆懌取得福建的地盤¹⁷⁵。這項協議雖未實現，但已成功切斷了海軍與舊桂系的合作，但也讓海軍內部的衝突惡化。

由於護法海軍內部閩系勢力仍強，孫中山便決定向尚未遭閩系支配的廣東海防、江防艦隊尋求支持，透過陳策找上廣東江防艦隊年輕軍官丁培龍、李福遊、招桂章等十餘人，策動廣東江防艦隊舉事。陳策與丁、李、招等人皆出身廣東海軍學堂，時稱「學生派」，與依附舊桂系、俗稱「緝捕派」的高階軍官勢如水火。學生派在省籍之見下難以打入護法海軍，而舊桂系又控制了廣東本地艦隊的晉升之路¹⁷⁶，使得下級軍官忿忿不平。

1919年7月15日，學生派軍官計劃奪取江防艦隊的江固、江鞏、江大三艦，其中僅江大艦成功奪下，駛往澳門，但因燃料不足又遭葡萄牙軍艦發砲驅趕而擱淺，李福遊等人上岸後與葡萄牙駐警爆發衝突，15名軍官與1名水兵遭射殺，江大艦起事宣告失敗。

三、粵桂戰爭與海軍派系消長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並以皖系迅速戰敗而落幕；8月11日，軍政府突以皖系的閩軍入侵為由，調動桂軍、滇軍、浙軍及海軍進攻駐守閩南的粵軍。16日，粵軍開始反攻，並迅速越過邊境，反攻廣東。在粵軍的節節勝利下，滇軍、浙軍皆刻意按兵不動，坐視桂軍的潰敗；而由林葆懌親自率領的海軍也在汕頭海面駐足不前。其中，出身舊桂系的海軍將領王懋與閩派的海軍軍務司長魏子浩皆主張按照原計畫行事，阻止粵軍攻佔汕頭，並北上接管漳州；但以海軍次長湯廷光為首的粵派以及肇和艦艦長林永謨則支持粵軍。林葆懌最終在粵派的壓力下宣布海軍中立，不參與粵桂戰爭。

9月，粵軍進逼惠州，廣州附近的反桂民軍四起，廣東督軍莫榮

¹⁷⁴ 饒鳴鑾（1886–1961），字子和，福建閩縣人，煙台海軍學校出身，為護法艦隊中閩派的中堅人物。

¹⁷⁵ 湯銳祥，《護法艦隊史》，113。

¹⁷⁶ 廣東本地艦隊多半執行緝私捕盜任務，艦長出身行伍，人稱「緝捕佬」，與年輕一代出身新式學堂的軍官頗有隔閡，出現「緝捕派」與「學生派」的對立，其中緝捕派多與舊桂系合作。胡應球，〈孫中山驅逐桂系莫榮新發動江大等艦起義的計劃和經過〉，收入《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5），162-163。

新陷入四面楚歌之境。海軍方面見粵軍勢不可擋，以湯廷光為首的粵系將領取得了較大的發言權，並將海軍推往粵軍一方。在防守廣州的粵軍李福林、魏邦平等部宣布脫離桂軍後，留在廣州近郊的桂軍仍有萬人之眾，也是莫榮新的最後籌碼，並試圖以此拖延撤離廣州及交卸督軍職務的時間。

由於陳炯明的粵軍主力尚在惠州，廣州周邊僅有李福林、魏邦平的部隊以及海軍，戰力略高於桂軍，但若繼續拖延談判時間，陸榮廷則得以調兵來援，將使局勢又有變化。在陳炯明及各路粵軍首領要求下，湯廷光與 10 月 8 日宣布接掌廣東督軍之職，並於次日在海軍總部召開「海珠和會」，確定以 200 萬元作為殘餘桂軍的「送行費」；但莫榮新在數日後又拒絕粵方的條件，並不承認湯廷光為督軍，談判再次陷入停滯。

而在此同時，林葆懌突與北方海軍聯名通電，宣布南北海軍統一，打亂了正在進行中的粵桂談判，並使護法海軍的閩粵派系之爭正式破裂。林葆懌此舉的時機極為湊巧，雖有可能為舊桂系方面所促成，但就當時局勢而言，桂軍若失敗退回廣西，林葆懌所部海軍將無法在兩廣甚至閩南獲得補給，進而失去對海軍的控制；林葆懌此舉真正的目標應是打擊以湯廷光為首的粵派海軍勢力。在粵桂戰爭爆發前，護法海軍的兩艘主力巡洋艦海圻號、海琛號的艦長分別為湯廷光、程耀垣¹⁷⁷，兩人皆為粵籍，但林葆懌在當年 5 月時將程耀垣調職，另以閩派的永豐艦艦長魏子浩兼任，以削弱粵派的力量。在湯廷光兼任督軍後，林葆懌更要求湯廷光辭去海圻艦艦長職務，以掌控艦隊的運作。但在粵派軍官的反彈下，絕大多數的中低階軍官大多拒絕隨艦隊北上，林葆懌亦因此遭到免職，在離開廣東後淡出政壇，閩派海軍在林葆懌失勢後亦陷入低潮。

10 月 22 日，粵軍攻佔惠州，數日後進入廣州城，湯廷光亦宣布辭去過渡性的督軍職務，暫時轉任省長，並準備向陳炯明交接。當陳炯明正式就職後，即以湯廷光擔任海軍部長、林永謨任海軍總司令。然而，湯廷光一直到月底才半推半就地宣布就職；而林永謨私下仍繼續與林葆懌有所聯繫，對粵派的湯廷光並非真心誠服。

¹⁷⁷ 程耀垣為程璧光之侄。

第三節 六一六事變前的海軍動向

一、海軍派系演化

在程璧光時期，護法海軍並沒有明確的架構，軍政府中雖有設置海軍部但未有部長，僅有海珠的海軍辦事處負責統理海軍事務。林葆懌接掌海軍後，軍政府於 1918 年 10 月頒布了〈海軍部組織條例〉，當時的架構如下：

職務	人選	派系(籍貫)	備註
海軍部部長	林葆懌	閩派(福建閩侯)	
海軍艦隊司令	林葆懌(兼)	閩派(福建閩侯)	
海軍部次長	湯廷光	粵派(廣東花縣)	海圻艦艦長
艦隊參謀長	饒鳴鑾	閩派(福建閩縣)	
參謀部海軍局長	毛仲芳	閩派(福建閩侯)	
海軍部參事	林永謨	閩派(福建閩侯)	肇和艦艦長
	程耀垣	粵派(廣東香山)	海琛艦艦長
軍衡司長	鄭祖怡	閩派(江蘇江寧)	楚豫艦艦長
軍務司長	魏子浩	閩派(福建閩侯)	永豐艦艦長
軍備司長	李國堂	粵派(廣東梅縣)	飛鷹艦艦長

表 5-1 1918 年 10 月護法海軍組織表

〈海軍部組織條例〉在粵桂戰爭後重新修訂，並因為林葆懌的去職¹⁷⁸而使得海軍高層出現大風吹：

職務	人選	派系(籍貫)	備註
海軍部部長	湯廷光	粵派(廣東花縣)	
海軍艦隊司令	林永謨	閩派(福建閩侯)	
海軍部次長	林永謨(兼)	閩派(福建閩侯)	
艦隊參謀長	毛仲芳	閩派(福建閩侯)	海圻艦艦長

表 5-2 林葆懌離任後的護法海軍

其中，海圻艦艦長原為林永謨接任，後因出任艦隊司令而改由同屬閩派的毛仲芳繼之。林永謨、毛仲芳兩人在林葆懌離去後成為閩派海軍的實質首領，繼續與以湯廷光為首的粵派相互傾軋；也由於兩派

¹⁷⁸ 除林葆懌外，同屬閩派的饒鳴鑾、魏子浩亦隨之離職。

的惡性競爭，使得護法海軍在粵桂戰爭後幾乎毫無動作。當湯廷光因心力交瘁而於 1922 年初請假後，林永謨代理海軍部長職務，並在孫中山與陳炯明分歧之時，又與已退居幕後的林葆懌重新展開聯繫。

1922 年 4 月，在孫中山下令免去陳炯明的職務後，海軍也出現動搖；孫中山遂決定趁此機會徹底接管海軍，並聯合海軍中的非閩籍人物展開兵變，於當月 27 日順利奪下全體艦隊，林永謨等人被捕。其後，海軍又面臨了第三波的大改組：

職務	人選	派系(籍貫)	備註
海軍部長	湯廷光	粵派(廣東花縣)	
海軍艦隊司令	溫樹德	魯派(山東益都)	海圻艦艦長
海軍部次長	李國堂	粵派(廣東梅縣)	
陸戰隊司令	孫祥夫	魯派(山東昌邑)	非海軍背景
廣東海防艦隊司令	陳策	粵派(廣東瓊山)	江防艦隊出身
艦隊參謀長	何瀚瀾	粵派(廣東南海)	

表 5-3 六一六事變前的海軍改組

其中以溫樹德為首的魯派是護法艦隊中較小的派系，以山東籍官兵為主，在閩粵之爭中依附於粵派。在清除閩派後，為填補海軍中的空缺，廣東江防艦隊的軍官大舉進入護法海軍任職，形成以陳策為首的一股力量，掌握永豐、永翔、楚豫、同安、舞鳳五艦¹⁷⁹，並與粵派海軍合作。然而，以溫樹德為首的魯派儘管人數雖少，然仍控制了海圻、海琛、豫章、肇和四艦，在海軍中又形成粵派與魯派的對抗。此外，剩下的飛鷹號則由歐陽格擔任艦長，其後台為李烈鈞，直接受到孫中山的信任。

二、護法海軍與陳炯明粵軍

孫中山強行改組護法海軍後，艦隊內部的不穩定因素暫時遭到壓制，即便粵、魯兩派仍有矛盾，但陳策與溫樹德皆為孫中山的親信，故在短時間內尚稱穩定。

在六一六事變爆發當下，孫中山仍然擁有海軍的支持，並藉此順利脫困，撤往白鵝潭暫避。但在廣州仕紳的請求，加上海軍補給不足

¹⁷⁹ 湯銳祥，《護法艦隊史》，158-159。

的情況下，湯廷光再次被推上火線，試圖調停孫陳雙方的衝突；溫樹德亦在海軍官兵的動搖下，先後將海圻等四艘軍艦駛離白鵝潭，向親陳炯明的粵軍妥協。遲至 8 月 9 日，孫中山終於離開艦隊，經香港而赴上海蟄伏；海軍高層中僅有同安艦艦長歐陽林、楚豫艦艦長招桂章、永豐艦艦長馮肇憲等四人同行。

溫樹德收束護法海軍後，並未接續與廣州政府的合作，反而開始與北方接洽艦隊回歸之事宜；而湯廷光自感護法已敗，遂於 9 月 1 日辭去海軍部長職務，海軍部亦隨之撤銷，由溫樹德掌控海軍大權。

即便孫中山在滇桂軍開始反攻後返回廣州，並繼續試圖重塑分崩離析的護法海軍，但效果極為有限，雖然一度出現短暫的統一，但在自身難保的局勢下，已無法阻止海軍與軍政府走向分道揚鑣。1923 年 10 月，溫樹德率領海圻、海琛等七艘艦隊北上，僅留下永豐等四艦¹⁸⁰，改編為練習艦隊的名號，繼續於軍政府中服役，但已無太大的影響力。

護法海軍自 1917 年南下廣州以來，即成為支持軍政府的重要助力之一，然而，海軍的實際表現並不突出，在歷次軍事行動中既無表現，政治上亦與當時軍政府周邊的滇、桂、粵諸路勢力相差無幾，對外相互拉幫結派，內部彼此也鬥爭不休，對護法運動的正面影響有限。

¹⁸⁰ 由於廣州缺乏海軍維修設備，加上海軍在歷次衝突中的損傷嚴重，當艦隊出走時絕大多數的艦隻甚至無法正常航行；而飛鷹、舞鳳、同安三艦則是因處於維修中，毫無作戰能力而未隨艦隊北上。

結論

自護國、護法以來，作為革命大本營的廣東省境內興起大小武裝無數，有些僅是保鄉衛土，有些追求裂土封侯，有些出於捍衛理念，有些源於一己之私。有些終究被史書記上一筆，無論褒貶；有些徹底湮沒於洪流之中，殘跡難尋。總而言之，他們的存在都影響了歷史的軌跡。

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孫中山與革命黨人為實踐其理想，在廣東屢仆屢起，儘管革命黨人深知在亂世之中，倘若缺乏可靠的武力，無論多美好的理想都難以推行；但從零開始打造武力的風險極高，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先爭取既有的力量支持，並給予相應的利益作為交換，再將盟友之間的空隙與矛盾化為助力。

在護法運動第一階段，孫中山周旋於西南地方實力派之間，運用舊桂系與滇系對北方的抵抗推行護法的目標，並在派系的夾縫中謀求生存空間，慢慢培育屬於自己的力量。但當寄予厚望的粵軍開花結果時，也壯大了別人的理想，熱切追求儘速統一的孫中山與期望穩健發展結盟的陳炯明終究分道揚鑣，昨日的摯友反目成仇，而前日的仇敵卻成了新的朋友。

結交這些新朋友的代價也不低，對滇桂軍的示好使軍政府重蹈當年與舊桂系打交道的覆轍。若要對抗反覆無常的地方實力派，若非接受他們的遊戲規則，就是以足夠的力量改變規則，後者的難度遠高於前者，但孫中山卻在因緣際會下得到了蘇聯的支持。蘇聯的力量使孫中山有能力顛覆舊規則，儘管他來不及等到那一天，但他的決定不但影響了國民政府的走向，也影響了近代中國的命運。

對於所謂的地方實力派而言，首要的目標是保全自身的影響力，必須有軍隊保衛地盤、有地盤供養軍隊，才能在亂局中搶占一席之地；地盤越大、軍隊越多，代表著更大的影響力，但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失衡，影響力便會付諸流水。

粵軍在夾縫中圖得生存茁壯，從閩南一隅反攻廣東，再破廣西，成為孫中山手中最可靠的武力。但粵軍諸將恃寵而驕，與亟欲實踐北伐目標的孫中山難以共事，雙方的矛盾不斷累積，鑄成了六一六事變，陳炯明與麾下粵軍化友為敵；即便孫陳二人尚對對方保有一絲期望，但在多次衝突後更難以復合。

由陳炯明的言行推敲，與孫中山的決裂非其本意，但雙方皆不願

妥協卻是事實，使得陳炯明及其團體長久以來皆被斥為背叛者，其治理手腕與政治理念亦遭到忽視。陳派粵軍的結構稱不上嚴密，部下派系涇渭分明，通常只為了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威脅而合作，而陳派粵軍諸將眼中的利益卻未必是陳炯明所追求的利益。

當陳炯明與孫中山貌合神離後，許崇智成為了粵軍的接班人，其資歷與忠誠雖無可挑剔，但軍事指揮與政治權謀相較之下並不突出，幾次輕敵與誤判使他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聲望流失殆盡，反被原本的部屬蔣介石超越，落得沒沒無聞的結局。

舊桂系傳統保守色彩濃厚，地域主義極為明顯，決策圈子的範圍極為狹窄，幾乎都是與陸榮廷沾親帶故之人，此種核心儘管無比團結，卻也阻礙了他人的晉升之路。儘管舊桂系全盛時期一度雄踞粵桂湘三省，成為南方數一數二的龐大勢力，但在兵敗縮回廣西省之後，資源已無法妥善分配，進而動搖了決策圈子的信任，最終使得整個集團土崩瓦解。對舊桂系而言，護法軍政府是一塊好用的招牌，有助於提升自身的合法性，儘管軍政府偶爾也扮演絆腳石的角色，打亂他們稱霸南方的宏圖。

舊桂系崩解後，殘餘各軍若非依附外人苟延殘喘，如劉震寰或申葆藩，或如沈鴻英遊走各方勢力之間，便是留在省內相互傾軋，在猶如煉蠱般的激烈鬥爭中，又催生了影響民國政局甚深的新桂系。

滇系唐繼堯向來以護國首義自任，有稱雄西南的野心，對待川黔兩省的態度猶如舊桂系對待廣東。滇系與舊桂系具有類似的毛病，其決策集團範圍狹窄，僅有少數唐繼堯的親信才能分享權力，因此也遇上了與舊桂系類似的麻煩，當首領威望受損時，心懷不滿的下屬便會成為潛在危機，唐繼堯在 1921 年兩度遭遇下屬的反抗，兩次都幸運過關，但 1927 年的第三次就令他的霸業畫下句點。

兩次駐粵滇軍對廣東都帶來重要的影響，駐粵滇軍雖然與桂軍同屬客軍，但離家鄉更遠，難以獲得支援；若無法團結一致，其下場便是遭到拆解吞食。第一次駐粵滇軍夾在舊桂系與軍政府之間，但其內部步調不一，態度明確的張開儒淪為西南地方實力派與軍政府傾軋下的犧牲品；態度曖昧的方聲濤只得四處討好，最終一事無成。儘管有張、方二人的前例，駐粵滇軍隨即又捲入舊桂系與滇系的代理人衝突，使得隊伍幾乎瓦解，又化為舊桂系的附庸。

第二次駐粵滇軍儘管被趕出老家，但卻選在絕佳的時機進入廣東，以客軍的身分成為一方之霸。楊希閔與范石生清楚合作的重要，

儘管兩人內鬥不止，但起碼能維持表面的和平，使主人一時難以撼動這位惡客。

海軍的情況與傳統地方實力派皆不同，他們幾乎無法與艦隊分離，必須仰賴與其他勢力的合作以圖生存，而海軍艦隊的威力也使他們成為各派勢力爭奪的焦點之一。由於歷史因素，海軍幾乎為閩人所掌握，其內部結構與陸地上的地方實力派類似，非閩籍出身者晉升管道相對狹窄。

海軍響應護法卻使閩人的支配出現動搖，護法海軍以廣東為基地，使海軍內第二大派系粵人有機會與閩人抗衡，在護法海軍 3 任總長、3 任艦隊司令共 5 人中，閩粵各占兩人¹⁸¹，也使得海軍內部閩粵兩系的鬥爭與軍政府與西南地方實力派的鬥爭往往相互呼應。

除此之外尚有一些本文未及詳述的集團，尤其是程潛、譚延闓的湘系。程潛雖是老牌革命黨人，但他帶來廣東的勢力太小，在政壇幾乎不具影響力；譚延闓 1923 年才到廣東，雖具影響力但篇幅太短。李烈鈞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在本研究中主要是以滇軍領袖的身分登場，但李和江西也有很深的淵源，一些江西部隊也在他的指揮下活躍，如李明揚、賴世璜等。

其他更小的派系如陳肇英的浙軍，這支部隊在護法戰爭中從浙江投奔廣東，後依附於舊桂系，粵桂戰爭後消失，只餘陳肇英一個人留在廣州政府內。黔軍的情況也類似，多半是軍官以個人名義加入，帶來的部隊不多，活躍的時間也不長。熊克武川軍的戲份更少，該部大抵在四川活動，最後兵敗逃到廣州，但迅即遭到繳械，影響力極為有限。樊鍾秀的豫軍在 1923 年脫離北方，大老遠南下廣州支援，雖然有留下抵擋陳派粵軍、相助孫中山北伐的戰績，但很早便離開廣州政府轄下，對他們的著墨實在不多。閩南護法軍和新桂系的情況類似，雖然對廣東有影響力，但主要仍在自己的省分內活動，因此本文不在耗費篇幅敘述。

綜觀護法運動時期，所謂西南地方實力派，包含廣州的軍政府在內，通常稱不上一點向心力，即便北軍壓境，各路勢力在合作抗敵之時仍不忘勾心鬥角一番，爭取對自身集團的最大利益。就算在集團之內，次一級的小派系彼此間也展開合縱連橫，結交另一大集團中的小

¹⁸¹ 程璧光、湯廷光為廣東人，林葆懌（兩個職位都當過）、林永謨為福建人，僅第 3 任艦隊司令溫樹德為山東人。

派系，對抗同一集團的競爭對手。

無論軍政府、粵系、舊桂系、滇系或海軍，以及其他更小的集團，皆是由諸多小派系組合而成，而各個小派系仍可往下細分，直到每一個單獨的人。個人的決定都會影響派系的決策，進而推動集團的方針，反之亦然。

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半針對集團、大型派系或較具知名度的個人，他們留下的史料夠多，足以支應完整的研究，但也容易陷入觀點的侷限，必須透過更多的觀點連接成線，再建構全面性的論述。本文嘗試爬梳既有之研究成果，稍微釐清 1917 年至 1925 年間廣州軍政府與地方實力派之間的互動關係；礙於篇幅與研究者能力不足，未及引用更具權威性的史料，或詳述各派系內部成員互動關係，僅能簡單帶過。期望本文可作為未來相關研究之墊腳石，以豐富民國史的視野。



大事記（1915年12月至1926年1月）

1915年（民國4年）

12.11	參政院投票推戴袁世凱為皇帝。
12.12	袁世凱承認帝位。
12.25	蔡鍔、唐繼堯於雲南宣布獨立，組織護國軍。
12.31	袁世凱改明年為洪憲元年。

1916年（民國5年）

01.06	革命黨人在惠州舉事，不久失敗。
01.27	貴州宣布獨立。
02.08	北京任龍觀光為雲南查辦使，由廣東開拔入滇，引發陸榮廷不滿。
03.02	龍觀光軍攻入雲南。
03.12	李烈鈞護國二軍與桂軍聯兵擊破龍觀光。
03.15	陸榮廷宣布廣西與雲南、貴州合作，擁護共和。
03.22	袁世凱撤銷承認帝位。
03.23	袁世凱廢止洪憲年號。
03.28	廣東欽廉鎮守使隆世儲宣告獨立。
03.30	粵軍團長莫擎宇逐走潮梅鎮守使馬存發，自號潮梅護國軍總司令。
04.05	廣東軍艦「寶璧」等三艦響應護國軍，與民軍圍攻廣州。
04.06	廣東將軍龍繼光被迫宣布獨立。
04.12	海珠事變。
05.01	護國軍兩廣都司令部於肇慶成立，推舉岑春煊為都司令。
05.06	陸榮廷派遣桂軍大舉入湘作戰。
05.08	護國軍軍務院於肇慶成立，唐繼堯、岑春煊分任正副撫軍長；孫中山亦在上海響應之。
06.06	袁世凱病逝。
06.07	副總統黎元洪繼為大總統。
06.16	粵軍魏邦平佔領江門。
06.19	滇軍張開儒入韶州，逐走南韶連鎮守使朱福全(濟軍)。
06.21	北京仍以龍濟光兼署廣東巡按使。

06.29	民元臨時約法恢復。
06.30	段祺瑞內閣成立。
07.03	龍濟光與李烈鈞、莫榮新爆發衝突，桂軍攻佔三水。
07.06	北京調動各省首長，陸榮廷、朱慶瀾分任廣東督軍、省長。但陸暫署湖南督軍、兩廣礦務督辦龍濟光暫署廣東督軍。
07.14	護國軍軍務院撤銷。
08.17	李烈鈞離職，駐粵滇軍交由張開儒、方聲濤主持。
09.25	桂軍將領林虎、沈鴻英分任高雷鎮守使、欽廉鎮守使。
10.06	龍濟光退出廣州，轉往海南。
10.15	桂軍將領莫榮新出任廣惠鎮守使、粵軍將領莫擎宇任潮梅鎮守使。
10.30	馮國璋補選為副總統(11月8日就職)。
11.12	桂軍將領譚浩明、馬濟、莫榮新分掌廣東第一師、第一及第二混成旅。

1917年（民國6年）

03.03	國務會議決議對德絕交，引發黎元洪與段祺瑞齟齬。
03.04	段祺瑞片面宣告辭職。
03.14	對德絕交案公布。
04.10	北京任陸榮廷為兩廣巡閱使，陳炳焜、譚浩明任廣東、廣西督軍。
04.25	段祺瑞召開督軍團會議，主張對德宣戰。
05.01	國務會議決議對德宣戰。
05.19	府院之爭升級，督軍團要求解散國會。
05.23	黎元洪將段祺瑞免職，以外交總長伍廷芳代理。
05.26	黎元洪以李經羲組閣，督軍團叛變，各省先後宣布獨立。
06.01	黎元洪向張勳求助。
06.08	張勳率軍抵天津，要求黎元洪解散國會。
06.12	伍廷芳卸職，由步軍統領江朝宗代理國務總理。
06.13	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
06.20	兩廣宣布自主。
06.23	海軍總長程璧光在上海召集海軍諸將，支持孫中山並擁護臨時約法。
6.24	陳炳焜要求接管朱慶瀾所屬的警衛軍，為朱所拒。

- 07.01 張勳復辟。
- 07.02 黎元洪再以段祺瑞組閣、馮國璋暫代大總統。
- 07.04 段祺瑞於馬廠誓師討伐張勳。
- 07.08 孫中山自上海啟程前往廣州。
- 07.12 張勳敗走，復辟失敗。
- 07.13 宣統帝再度退位。
- 07.14 黎元洪通電去職。
- 07.17 第二次段祺瑞內閣成立。
孫中山抵廣州，護法運動正式開始。
- 07.22 程璧光、林葆懌率第一艦隊離滬赴穗
- 07.25 南下國會議員在廣州集會，籌組軍政府。
- 08.01 馮國璋就任代理大總統。
- 08.11 雲南督軍唐繼堯通電響應護法。
北京政府對德國宣戰。
- 08.14 唐繼堯組織靖國軍，令駐粵滇軍援湘，張開儒、方聲濤以糧餉不濟未動身。
- 08.25 廣州非常國會召開。
- 08.26 廣東省長朱慶瀾離職，省議會推選胡漢民繼任，但為督軍陳炳焜反對。
- 08.31 非常國會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
北京任李耀漢任廣東省長(由陳炳焜推舉)。
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
- 09.01 陳炳焜意圖收編已撥歸陳炯明的省長親軍 20 營，爆發衝突。
- 09.02 非常國會選舉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兩人皆未就職，桂系亦與軍政府保持距離。
- 09.10 廣州軍政府正式成立。
桂軍出兵入湘。
- 09.15 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旅長林修梅宣告自主，護法戰爭一觸即發。
- 09.26 廣州軍政府對德國宣戰。
- 10.06 南北兩軍在衡山接戰，護法戰爭爆發。
- 10.10 廣州以譚浩明任粵桂湘聯軍總司令(10 月 26 日就職)。
- 10.22 桂軍劉志陸逐走依附北方的張天驥，攻佔惠州。

10.23	潮梅鎮守使莫擎宇投向北方，宣布獨立。
11.04	程璧光、唐紹儀等計劃籌組西南各省聯合會議，商討南北議和。
11.08	北京以龍濟光接任兩廣巡閱使(12月10日就職)，由海南反攻廣東。
11.10	陸榮廷同意調離陳炳焜，以莫榮新繼任廣東督軍，20營省長親軍由陳炯明統帶入閩作戰。
11.18	直系長江三督主張停戰議和。
11.21	莫榮新就任廣東督軍，20營省長親軍撥歸孫中山，仍由陳炯明統帥。
12.02	陳炯明就任援閩粵軍總司令。
12.14	龍濟光率軍佔領廣東陽江。
12.22	陸榮廷以陳炳焜討伐龍濟光、沈鴻英、林虎等部亦調往南路作戰。

1918年(民國7年)

01.03	孫中山令海軍砲擊廣東督軍署。 駐粵滇軍第四師方聲濤部入閩作戰。
01.08	護法各省聯合會在廣州成立。
01.12	陳炯明援閩粵軍誓師開拔。
02.25	李根源就任駐粵滇軍總司令。
02.26	程璧光遇刺身亡。
04.10	護法聯合會提議改組廣州軍政府。
04.21	駐粵滇軍第三師張開儒部在南雄擊退入境贛軍，相持於粵贛邊境。
05.11	莫榮新逮捕張開儒，殺陸軍次長崔文藻。
05.14	龍濟光敗走廣州灣。
05.20	廣州軍政府改組為七總裁制，孫中山拒絕接受，次日離穗。
06.01	孫中山轉赴日本。(6月25日再抵上海)
06.15	吳佩孚與湘軍停戰，南北衝突停止。
07.05	廣州軍政府七總裁就職，僅孫中山、唐紹儀未就。
08.19	廣州軍政府推岑春煊為主席總裁(8月21日就職)。
08.31	援閩粵軍佔領漳州，浙軍陳肇英、呂公望倒戈至粵軍一方。
09.01	粵軍擴編，許崇智任第二軍軍長。

09.04	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
09.22	廣州軍政府將省長李耀漢免職，以其部屬翟汪繼任。
10.09	廣州軍政府聲言不承認徐世昌，以軍政府攝行大總統職權。
11.13	粵軍攻克瓊州，肅清濟軍殘部。
11.16	北京下令南方前線停戰罷兵。
12.06	陳炯明與福建督軍李厚基停戰。

1919年（民國8年）

02.20	南北議和在上海揭幕。
05.04	五四運動開始。
05.13	南北雙方議和代表全體辭職。
06.12	莫榮新下令通緝李耀漢，取消肇軍總司令部。
06.25	陳炯明與李厚基達成劃界停戰協定，準備回師。
06.29	護法湘軍總司令程潛任桂系及譚延闓壓力下去職。
10.10	中華革命黨易名為中國國民黨。
10.21	廣州非常國會決議改組軍政府，迫岑春煊辭職。
12.31	駐粵滇軍方聲濤部與閩南護法軍爆發衝突。

1920年（民國9年）

02.03	莫榮新將駐粵滇軍第三師師長鄭開文與駐粵滇軍參謀長楊晉對調。
02.10	唐繼堯解除駐粵滇軍(靖國聯軍第六軍)軍長李根源職務，駐粵滇軍由李烈鈞節制。
02.13	駐粵滇軍爆發二李相爭，鄭開文、朱培德等師旅長支持李烈鈞，與桂系撐腰的李根源分裂。
02.15	莫榮新以李根源任粵湘贛邊防軍務督辦兼南韶連鎮守使，以抗衡李烈鈞。
02.23	莫榮新撤銷駐粵滇軍第三、第四師番號。
02.29	兩派駐粵滇軍爆發衝突，李烈鈞部敗退。
03.07	吳佩孚自湖南撤防北上(3月18日啟程)，直皖兩系關係緊張。
03.26	岑春煊出面調解滇軍衝突，朱培德、楊益謙等部滇軍退入湘境。
03.29	廣州軍政府總裁伍廷芳、參眾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離穗赴

- 港，否認廣州政務會議。
- 04.13 李根源部屬包圍廣州軍政府參謀部，欲捕李烈鈞不果。
- 04.27 李烈鈞避往香港，後赴上海。
- 05.04 廣州國會補選熊克武、劉顯世、溫宗堯為總裁。
- 05.15 離粵國會議員計劃赴雲南重新開議。
- 05.28 援閩粵軍與桂軍在閩粵邊境爆發衝突。
- 06.14 譚延闓湘軍在滇、贛軍協助下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進駐長沙。
- 07.09 徐世昌下令免去曹錕、吳佩孚職務。
- 07.10 段祺瑞自任定國軍總司令。
- 07.14 直皖戰爭爆發。
- 07.21 皖軍潰敗，直軍進入北京，直皖戰爭結束。
- 08.11 廣州軍政府令各軍進攻陳炯明援閩粵軍。
- 08.12 陳炯明在漳州誓師，第一次粵桂戰爭開始。
- 08.17 民元國會在雲南開議，計劃將軍政府移往重慶。
- 09.12 粵軍將閩南交還李厚基。
- 09.14 陳炯明主力進攻惠州。
- 09.16 朱執信策動虎門要塞獨立(朱於9月21日在調停駐軍衝突時被殺)。
- 09.26 廣東警察廳長魏邦平、廣惠鎮守使李福林、桂軍營長陳銘樞等起兵響應粵軍。
- 09.28 廣東江防司令申葆藩響應粵軍。
- 09.30 許崇智在河源擊敗李根源海疆軍。
- 09.30 粵軍及護法海軍推舉湯廷光為廣東督軍(10月8日就職)。
- 10.11 林葆懌宣布南北海軍統一，未獲護法海軍支持。
- 10.11 莫榮新拒絕卸職，不承認湯廷光地位。
- 10.24 廣州軍政府宣告岑春煊、陸榮廷、溫宗堯、林葆懌解職
- 10.28 莫榮新卸職離穗，粵軍進駐廣州。
- 10.31 孫中山重組廣州軍政府，護法運動繼續。
- 11.01 陳炯明接任廣東省長，湯廷光調海軍部長，林永謨任第一艦隊司令。
- 11.10 陳炯明就省長職務並宣言廢除督軍。
- 11.10 林葆懌離粵。
- 11.13 許崇智與陳炯明不和，離職赴滬。

11.29	廣州軍政府以陳炯明出任陸軍部長。
12.29	北京以陸榮廷任廣西邊防督辦，譚浩明、李靜誠任廣西督軍、省長。

1921年（民國10年）

01.12	舊國會在廣州重新開會。
01.20	靖國聯軍第八軍軍長葉荃起兵反抗唐繼堯，不久事敗。
02.05	滇軍軍長顧品珍亦起兵反唐。
02.08	唐繼堯出走安南，轉赴香港。
03.31	唐繼堯受邀出席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
04.02	廣州非常國會決議取消軍政府。
04.10	廣州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
05.05	孫中山就職，以陳炯明兼任陸軍、內政部長，並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
05.09	粵軍、桂軍分別向邊境增援。
05.28	孫中山令陳炯明、許崇智、李烈鈞等部進攻廣西。
06.13	陸榮廷在內部壓力下下令桂軍攻粵，第二次粵桂戰爭開始。
06.20	陳炯明就任援桂軍總司令，粵軍大舉入桂。
06.26	桂軍劉震寰部倒戈。
07.10	桂軍沈鴻英脫離陸榮廷指揮，自任救桂軍總司令，與廣東方面一致。
07.19	陸榮廷卸廣西邊防督辦，退守龍州。
08.04	粵軍攻克南寧。
08.08	陳炯明以桂軍將領韋榮昌、黃培桂等善後廣西軍事。
08.13	李烈鈞率滇黔贛濂鈞入桂林，逐走沈鴻英並開始籌備北伐。
09.30	粵軍入龍州，陸榮廷逃往安南，第二次粵桂戰爭結束。
10.24	滇軍楊益謙部脫離李烈鈞指揮，投奔唐繼堯。
11.09	陳炯明自梧州回粵，消極抵制孫中山的北伐計畫。
11.18	雲南顧品珍響應北伐，實為阻止唐繼堯回滇。
12.04	孫中山於桂林設置北伐軍大本營。
12.09	唐繼堯得陳炯明之助，在柳州召集舊部李友勳、胡若愚等。
12.23	孫中山於桂林接見第三國際代表馬林。

1922 年（民國 11 年）

01.04	廣州政府任命的廣西省長馬君武請辭。
01.19	孫中山任命谷正倫為中央直轄黔軍總司令。
02.13	北伐軍進入湖南。
02.17	唐繼堯出兵雲南。
02.27	孫中山在桂林誓師北伐。
03.20	顧品珍兵敗陣亡。
03.21	粵軍參謀長鄧鏗在廣州遇刺身亡。
03.24	唐繼堯重返昆明，顧派滇軍撤往黔桂邊境。
04.16	北伐軍退出湖南折返梧州，準備改道江西進軍。
04.20	孫中山准陳炯明辭去省長、粵軍總司令及內政部長職務，陳炯明避居惠州。
04.22	孫中山返回廣州。
04.24	梁鴻楷接任粵軍第一師師長。
04.27	護法海軍兵變失敗，孫中山藉此整肅閩系海軍，以溫樹德接任海軍總司令。
04.28	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
05.06	孫中山赴韶關準備北伐。
05.11	奉軍兵敗出關，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
05.13	北伐軍開始進攻江西。
05.14	吳佩孚主張恢復民元國會及臨時約法，藉以抵制徐世昌。
05.18	陳炯明派粵軍向廣州集結，要求陳炯明復職。
05.27	孫中山以陳炯明主持兩廣軍務，陳未就職。
06.01	孫中山再返廣州，鎮撫陳派粵軍。
06.02	大總統徐世昌在直系壓力下辭職，曹錕等電請黎元洪復職。
06.11	黎元洪復職。
06.12	孫中山公開斥責陳派粵軍諸將，令其退離廣州。
06.15	陳派粵軍諸將要求孫中山兌現承諾，與徐世昌一同下野。
06.16	六一六事變，孫中山避往永豐艦。
06.19	孫中山下令北伐軍回師。
06.20	廣東省議會推舉陳炯明為臨時省長。 陳派粵軍攻佔韶關，切斷北伐軍退路。
06.29	梁鴻楷部粵軍爆發內訌，投向陳炯明。
07.04	護法海軍要求孫中山下野。

07.09	陳派粵軍佔領長洲砲台，孫中山退往白鵝潭。
07.10	北伐軍在韶關與陳派粵軍接戰，失利。
07.20	滇軍張開儒、楊希閔等部由黔入桂，擊退廣西自治軍，與桂軍劉玉山部會合。
07.30	北伐軍向閩粵、湘粵邊境退卻。
08.09	孫中山離開白鵝潭，轉赴香港、上海。
08.13	粵軍黃明堂部在高州起兵抵抗陳炯明。
08.21	李烈鈞率滇、贛、湘各軍入湘南。
08.25	胡漢民赴閩與王永泉、徐樹錚談判合作。
08.28	孫中山在上海會晤第三國際代表越飛。
09.09	廣東省議會推選陳席儒為省長。
09.16	滇軍朱培德、贛軍賴世璜入廣西。
09.17	陳炯明就任粵軍總司令。
09.23	孫中山與張作霖、盧永祥展開合作，國奉皖三角同盟成型。
09.27	陳派粵軍擊敗黃明堂，黃逃往安南。
10.02	許崇智、王永泉合作起兵驅逐福建督軍李厚基。
10.12	徐樹錚在福建延平成立「建國軍政制置府」。
10.18	李厚基敗走，粵軍黃大偉部入福州。
10.23	孫中山任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10月28日就職)。
10.27	孫中山遣鄒魯等人聯繫流落廣西的滇軍。
11.24	孫中山向譚延闓部湘軍求助。
12.06	朱培德、沈鴻英、張開儒部等在桂平會師。
12.10	滇桂軍於藤縣白馬廟會盟，推張開儒為滇桂聯軍總司令。
12.28	東路討賊軍第一軍軍長黃大偉與許崇智不和，離榕赴滬。
	滇桂聯軍總司令張開儒去職，楊希閔代之。
	滇桂軍開始進軍廣東。
	滇桂軍攻佔梧州，粵軍不戰而退。

1923年（民國12年）

01.03	西江粵軍陳濟棠部脫離陳炯明指揮，倒向討賊軍。
01.09	滇桂軍攻克肇慶，擊退陳派粵軍葉舉部。
01.13	粵軍師長梁鴻楷、陳章甫通電擁魏邦平主持粵局。
01.15	陳炯明宣布下野，轉赴海豐、再往香港。
	陳派粵軍洪兆麟部在汕頭宣告獨立，與討賊軍接觸。

- 01.16 滇桂軍進入廣州。
- 01.20 孫中山以胡漢民為廣東省長、許崇智為粵軍總司令。
《孫越宣言》發表。
- 01.26 廣州江防事變。
- 01.28 魏邦平部粵軍遭滇桂軍繳械，魏被扣留(2月6日獲釋)。
- 02.02 許崇智部粵軍離閩回粵。
- 02.16 許崇智擊敗洪兆麟。
- 02.21 孫中山重返廣州，重設大元帥府。
- 02.22 孫中山以徐紹楨接任廣東省長，胡漢民卸職赴滬。
- 02.24 孫中山任命楊希閔、沈鴻英分任滇軍總司令、桂軍總司令，
並劃分各軍防地。
- 03.17 孫中山任命李烈鈞為閩贛邊防督辦，收編東江的陳派粵軍，
許崇智部移駐潮汕地區。
- 03.29 孫中山以楊希閔為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
- 03.31 孫中山以劉震寰為西路討賊軍總司令。
- 04.03 大元帥府遷移至士敏土廠。
- 04.10 沈鴻英與吳佩孚相結，據韶關。
蔣中正辭大本營參謀長，張開儒繼任。
- 04.16 沈鴻英就任北京所委之廣東督理，發兵攻擊廣州(4月19日
退卻)。
- 05.07 孫中山任命廖仲愷接任廣東省長。
- 05.09 東江地區陳派粵軍再度起兵反抗。
許崇智舊部黃大偉投向陳派粵軍。
- 05.11 李耀漢於江門起兵響應沈鴻英。
- 05.25 許崇智退出潮汕地區。
- 05.30 陳派粵軍進窺廣州，為滇桂粵聯軍逼退，廣州周邊局勢危
急。
- 05.31 海軍譁變，孫中山免海軍總司令溫樹德職，直接指揮各艦。
黎元鴻在直系壓力下出走，遭到攔截，隨後辭去大總統職
務。
- 06.13
- 06.26 孫中山以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北伐討賊軍總司令。
- 07.04 滇、粵軍攻下韶關，沈鴻英部退往湖南、江西。
- 07.11 贛軍賴世璜部投向陳派粵軍。
- 07.16 楊希閔以通敵罪名逐走楊如軒、楊池生，迫孫中山免張開儒

	職，並將駐粵各路滇軍改組為 4 個軍(軍長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朱培德)。
	孫中山以譚延闓任湘軍總司令。
07.18	梧州桂軍黃紹竑部接受廣州任命，逐走沈鴻英殘部。
08.06	沈鴻英、方本仁(贛軍)再攻韶關，為滇軍所敗。
08.26	陳派粵軍大舉進攻博羅，滇軍拒絕增援(9 月 10 日擊退之)。
09.05	鄧本殷在廣東南路擴張地盤，呼應陳派粵軍。
09.18	沈鴻英部將李根澐(李根源弟)投向范石生。
09.24	滇桂軍攻惠州，不克。
09.30	鄧本殷、申葆藩攻佔廉州。
10.05	曹錕以賄選成為總統。
10.06	第一批蘇聯軍事顧問抵達廣州。
10.10	國民黨展開改組。
10.13	鄧本殷、申葆藩佔據化州。
10.24	孫中山派粵軍第四軍軍長梁鴻楷主持南路軍事。
10.28	陳派粵軍攻石龍，鄧本殷攻陽江。
11.06	豫軍樊鍾秀部脫離吳佩孚，投奔廣州政府。
11.08	陳派粵軍攻佔博羅，滇桂軍潰退。
11.12	陳派粵軍再佔石龍，蘇聯顧問巴甫洛夫意外身亡。
11.14	譚延闓湘軍退出湖南，轉進湘粵邊境。
11.17	陳派粵軍逼近廣州，為樊鍾秀所阻。
	鄧本殷佔領羅定。
11.19	湘、滇、豫各軍解廣州之圍。
11.21	孫中山任許崇智為粵軍總司令、魯滌平為湘軍總指揮。
11.27	滇桂粵各軍收復石龍、增城。
	鄧本殷佔領陽江。
12.17	溫樹德率海軍艦隊北返，護法海軍至此告終。
12.18	江西第三旅旅長高鳳桂投奔廣州政府。

1924 年（民國 13 年）

01.04	孫中山指出「現在護法可算終了」，宣告護法運動落幕。
01.05	滇軍將領蔣光亮以部屬通敵罪名被免職，滇軍第四師由朱世貴接任師長。
01.07	北京以申葆藩任欽廉護軍使、蘇廷有任高雷鎮守使。

- 01.11 滇軍第四師師長王秉鈞轉投陳炯明。
- 01.20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召開。
- 01.24 孫中山以蔣中正擔任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
- 02.07 孫中山以楊庶堪任廣東省長。
- 02.20 孫中山以范石生、李福林任籌餉總局督辦、會辦，藉以統一財政。
- 02.23 北京以鄧本殷為瓊崖護軍使。
- 02.29 先前遭排擠而去的滇軍楊池生、楊如軒部改投江西方本仁部下。
- 03.22 孫中山以吳鐵城為廣東警衛軍司令。
- 03.31 西江善後督辦李濟深、廣西討賊軍黃紹竑將直屬大本營的桂軍陳天太部繳械，後為孫中山所拒。
- 04.09 滇桂粵聯軍進攻惠州。
- 04.19 陳派粵軍洪兆麟部攻佔漳州，臧致平、何成濬等退往閩贛邊境。
- 05.03 孫中山以蔣中正出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任粵軍參謀長(6月19日就職)。
- 05.18 北京任林虎為廣東督理、葉舉為省長、沈鴻英為粵桂邊防督辦、洪兆麟為潮梅護軍使。
- 05.24 許崇智就任粵軍總司令(1923年11月21日任命)。
- 06.02 廣東省長楊庶堪辭職。
- 06.12 孫中山以廖仲愷接任廣東省長。
- 06.14 孫中山任梁鴻楷、李福林為粵軍第一、第三軍軍長；李濟深、張民達、鄭潤琦為第一至第三師師長。
- 06.16 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
- 07.03 鄧本殷部將呂春榮佔領恩平、開平(7月9日被奪回)。
- 07.09 湘軍師長王德慶投奔林虎。
- 07.11 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成立。
- 08.06 廣州政府設置統一訓練處，管理各軍所設軍官學校、幹部學校、講武堂等。
- 08.09 孫中山下令收繳商團軍武器。
- 08.11 孫中山下令查辦滇軍將領蔣光亮、李根澐，以胡思舜接滇軍第三軍軍長。
- 08.12 廣州商團成立聯防總部，展開罷市抗議。

08.26	滇軍將領范石生、廖行超出面調停商團衝突。
09.03	江浙戰爭爆發。
09.05	孫中山決定再次北伐，以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並兼任廣東省長、李福林任廣州市長。
09.15	第二次直奉戰爭開始。 唐繼堯就任川滇黔建國聯軍總司令。
09.16	欽廉軍務督辦林俊廷宣布服從廣州政府。
09.21	陸榮廷在廣西兵敗下野。
10.06	孫中山以譚延闓兼任建國軍北伐總司令。
10.13	江浙戰爭結束，皖系盧永祥兵敗下野。 孫中山將討賊、靖國各軍統一改稱建國軍。
10.14	廣州商團遭到武力鎮壓。
10.19	北伐軍前鋒樊鍾秀部為贛軍所敗，退往湘贛邊境。
10.23	北京政變。
10.24	馮玉祥組織國民軍，迫曹錕下令停戰。
11.03	直軍潰敗，吳佩孚登艦逃離，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
11.05	孫中山任劉震寰為廣西省長，令其率部回桂。
11.06	贛粵邊防督辦方本仁轉投北伐軍。
11.11	廣西善後會議推李宗仁為首，拒劉震寰返桂。
11.14	孫中山啟程北上。
11.24	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 沈鴻英就任建國桂軍總司令，李宗仁、黃紹竑分就全省綏靖督辦、會辦。
12.01	
12.14	北京以方本仁督辦江西軍務，方復與北伐軍為敵。
12.25	段祺瑞籌組善後會議。
12.27	陳炯明於汕頭自任救粵軍總司令。
12.31	孫中山抵達北京。

1925 年（民國 14 年）

01.04	北伐軍為方本仁所敗，撤出贛州。
01.09	沈鴻英與林俊廷、劉震寰相結，抗衡李宗仁。
01.15	陳派粵軍再次威脅廣州，楊希閔亦組成滇桂粵等建國聯軍抵抗。
01.24	唐繼堯派滇軍入桂援助沈鴻英。

- 02.01 廣州政府發動第一次東征。
- 03.01 范石生退出東征，計畫由廣西入滇。
- 03.04 陳炯明退出汕頭，轉赴上海，陳派粵軍多退往閩粵邊境。
- 03.12 孫中山於北京病逝。
- 03.18 唐繼堯宣布就任副元帥，意圖干預廣東，廣州政府拒絕承認。
- 03.20 廣州政府下令討伐唐繼堯。
- 04.08 粵軍將領張民達在潮安意外身亡。
- 04.20 陳派粵軍楊坤如部退出惠州。
- 04.28 蔣中正、許崇智、廖仲愷等於汕頭集會，決定武力消滅滇桂軍。
- 05.03 沈鴻英桂軍被消滅。
- 05.12 楊希閔辭去聯軍總司令職務，前往香港(5.23日與劉震寰俱返廣州)。
- 05.20 滇桂軍於廣州周邊集結。
- 05.21 建國各軍及黃埔軍回師廣州，準備解決滇桂軍。
- 06.02 滇桂軍與朱培德部滇軍爆發衝突。
- 06.03 廖仲愷策動廣州鐵路工人等集體罷工以牽制滇桂軍。
- 06.04 大本營遷往河南，代理大元帥胡漢民下令免去楊希閔、劉震寰職務，以朱培德任滇軍總司令。
- 06.06 湘粵各軍包圍滇桂軍。
- 06.12 蔣中正指揮各軍對滇桂軍展開總攻擊。
- 06.13 滇桂軍潰敗，楊希閔、劉震寰逃往香港，其殘部先後遭繳械。
- 06.17 許崇智讓出東江地區予陳派粵軍，以全力對付滇桂軍。
- 07.01 國民政府於廣州成立。
- 07.03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
- 07.27 范石生為唐繼堯所敗，退回廣西。
- 08.01 各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 08.20 廖仲愷遇刺身亡。
- 08.25 蔣中正、汪兆銘藉廖案整肅粵軍，將梁鴻楷、魏邦平等部繳械。
- 09.01 陳派粵軍再次起兵。
- 09.20 蔣中正將粵軍鄭潤琦、莫雄等部繳械，免去許崇智職務。

09.22	胡漢民赴俄「考察」，國民黨右派元老先後遭排擠而去。
10.01	陳派粵軍威脅潮汕，鄧本殷、熊克武亦相互呼應。
10.03	熊克武部川軍於廣州遭到繳械遣散。
10.06	第二次東征開始。
10.12	陳銘樞、李宗仁合兵進軍廣東南路，討伐鄧本殷。
10.13	熊克武殘部由湯子模統率退往粵北，復被湘、滇軍逐走。
10.14	東征軍攻佔惠州。
10.26	鄧本殷攻江門(10.29日被擊退)。
10.30	陳派粵軍林虎部被殲滅。
11.04	東征軍攻佔汕頭，陳派粵軍退往閩粵、贛粵邊境。
11.08	陳銘樞於南路反擊，鄧本殷部全線退卻。
11.16	熊克武殘部被白崇禧消滅。
11.22	郭松齡起兵反奉。
11.23	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於北京成立。 李濟深接掌南路軍事，鄧本殷敗退至雷州。
12.09	陳派粵軍大將洪兆麟遇刺身亡。
12.25	鄧本殷退回瓊州。

1926年（民國15年）

01.04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01.06	國民革命軍編成6個軍、20個師。
01.17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登陸海南，於瓊州再敗鄧本殷。

徵引書目

檔案史料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合編)，《護法運動》，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

《香港華字日報》

《廣州民國日報》

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陳予歡(編)，《民國廣東將領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

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上下兩卷，臺北：桂冠，1995。

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增訂4版)，1351。

西文專書

薛立敦 (James E. Sheridan) 著，丘權政、陳昌光、符致興譯，《馮玉祥的一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譯自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戴安娜·拉里 (Diana Lary) 著，陳仲丹譯，《中國政壇上的桂系》，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譯自：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 - 193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中文專書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

余炎光、陳福霖(主編)，《南粵割據——從龍濟光到陳濟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

李成錫，《民國英傑——李根濤將軍傳》，臺北：薪傳國際，2018。

李烈鈞，《李烈鈞將軍自傳》，收入：《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

亞·伊·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俄國軍事顧問的

- 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 亞·伊·趙列潘諾夫(著)、王啟中(譯)，《蘇聯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5。
- 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1912－1945）》，臺北：獨立作家，2015。
- 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第一卷，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
- 段云章、沈曉敏、倪俊明(編著)，《歷有爭議的陳炯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
-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臺北：稻禾，1991。
- 陳先初，《程潛與近代中國》，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
- 陳利明，《程潛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 陳定炎、高宗魯，《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97。
- 陳欽國，《護法運動：軍政時期之軍政研究（1917－1921）》，臺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 湯銳祥(主編)，《孫中山與護法海軍論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湯銳祥，《護法艦隊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
- 馮祖貽、謝本書，《西南軍閥史》三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1994。
- 黃旭初(原著)、蔡登山(主編)，《黃旭初回憶錄》五冊，臺北：獨立作家，2016。
- 楊錦和、洪卜仁，《閩南革命史》，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0。
- 謝本書，《民國勁旅：滇軍風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 謝本書，《唐繼堯評傳》，商丘：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 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國政局》，臺北：大安，1991。

專文

- 王文裕，〈北伐前的桂系與國民政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 佟義東，〈粵軍虎將鄧本殷〉，《文史春秋》，2007年第2期，南寧：文史春秋雜誌社，2007。

- 李潔之、郭翹然，〈粵軍史實紀要〉，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粵軍史實紀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 汪祖澤，〈李耀漢與肇軍〉，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11輯，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8。
- 孫代興，〈論駐粵滇軍〉，《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五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 胡應球，〈孫中山驅逐桂系莫榮新發動江大等艦起義的計劃和經過〉，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5。
- 秦蕙萍，〈民初地方主義之研究——元年至五年間中央與地方權力之衝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 張世瑛，〈陳炯明研究：以孫陳關係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張長壽，〈清末廣東政治變遷之研究(1868-191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 張淦侑，〈中華民國欽廉將領志〉，《方輿》第18期，2012。
- 陳曼玲，〈陳炯明與粵軍(1917-19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 彭智芳、龔志鏐，〈廣東肇軍始末〉，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19集，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5。
- 程潛，〈孫中山南下護法前後廣東內部的鬥爭〉，《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 黃益謙，〈陸榮廷與廣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6。
- 黃乾甫，〈我所知道的李福林〉，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9輯，廣州：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1963。
- 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 廖百芳，〈十二年西南一幕〉，收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革命文獻》第五十二輯，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70。
- 劉好榕，〈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 劉鵬佛，〈譚延闓與民國政局〉，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謝蕙風，〈桂系與廣州軍政府（1917－1920）〉，《聯合學報》，第七期，
苗栗：聯合大學，1990。

羅翼群，〈記孫中山南下護法後十年間粵局之演變〉，《廣東文史資料》
第25輯「孫中山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

